111 COMMON THERAPEUTIC BLUNDERS

全美销售最快的心理学经典之作
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督导的权威教材
（第2版）



111个失败的案例

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

[美]杰拉德·斯考尼沃夫(Gerald Schoenewolf) 著　徐光兴 译



案例故事 短小精悍 滴水藏海

分析点评 鞭辟入里 发人深省

新版《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水平超越了旧版《101个常见的心理治疗失败案例》，是各层次临床心理医生的必读之书。读者将会如释重负地发现，令人困惑的逆向阻抗和逆向移情只是临床治疗过程中最正常的部分。本书加入了大量最新案例，还有一章专门讲述心理督导中易犯的错误。伴着妙趣横生的插图，斯考尼沃夫博士使读者对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治疗情境豁然开朗。因困惑不解而深陷泥沼的治疗师们，在分析这些错误时可以深深地体会到斯考尼沃夫博士的理解和同情之心。本书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给人以愉悦和享受，所以我郑重推荐本书。

杰弗里·赛思菲尔德博士，《空洞的核心》的作者

111 COMMON THERAPEUTIC BLUNDERS



上架建议：心理学·心理治疗

ISBN 978-7-301-12610-3

9 787301 126103 >

定价：35.00元

111 COMMON THERAPEUTIC BLUNDERS

全美销售最快的心理学经典之作

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督导的权威教材

(第2版)

111个失败的案例

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

[美]杰拉德·斯考尼沃夫(Gerald Schoenewolf) 著 徐光兴 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6—46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第2版）/（美）斯考尼沃夫（Schoenewolf G.）著；徐光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培文书系 · 心理学译丛）

ISBN 978—7—301—12610—3

Ⅰ. 1… Ⅱ.①斯…②徐… Ⅲ.精神疗法 Ⅳ.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601 号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 LLC.

THE 111 COMMON THERAPEUTIC BLUNDERS/ by Gerald Schoenewolf .—— second edition

EISBN：0-7657-0374-2

书　　名：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第2版）

著作责任者：[美]杰拉德 · 斯考尼沃夫（Gerald Schoenewolf）著；徐光兴译

责任编辑：苑海波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610—3/C · 0452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18印张　280千字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序　言

从1985年起，我就告诉理查德·罗伯特先生自己想写一本关于心理治疗师逆向移情、逆向阻抗的书，当时所拟的书名是《101个常见的心理治疗失败案例》。他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听起来像本通俗心理学的书。"但是，最终他意识到，在明快的标题背后，隐藏着严肃而有雄心的主题：描述不同的治疗师逆向移情、逆向阻抗的失误，并探究这些失误的根源。余下的，一如他们所说，则是心理治疗的研究史。

几年之后，这本书一经面世，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没有料到其销售量会攀升得如此之快，也没有料到它会被大学、心理治疗研究所作为逆向移情及心理咨询课程的教材。我们也没有料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出现了许多新的迷茫、新的治疗问题和观点，以及应对这些迷茫和观点的新技术。所有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地提示我们应当对本书修订再版了。

这些年来，似乎所有心理治疗师均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移情和阻抗的问题上来。正如心理督导及治疗师所提示的那样：尽管有相关的纠错技术的知识，但他们一遍遍地犯同样的错误。另外，诊所的来访者也呈现出多样性来，寻求心理治疗的不同种族和各类病人越来越多。同时，保险公司在决定疗程长短过程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时甚至决定治疗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保险公司常常成为治疗过程的第三方（就像一个干涉者）。

本书新版本定名为《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书中不但包括更多的治疗失误和全新的章节，而且进行了更深入的修订，重新组织编排及增添了有关表演型、人格型、强迫型以及消极型的逆向移情等章节，并且还修订了已有的章节，用以反映由于患者的多样性、保险公司介入治疗过程等出现的新

情况。新加章节主要介绍和强调治疗工作中无意识的重要性；另外还增添了一个章节“督导性的逆向阻抗”。书的终篇是“职业病理的逆向阻抗”——该章节重新审视了我个人最有戏剧性的几个治疗失误。此外，结论——“心理治疗师宣言”为本书作了精彩的结尾。

新版本的格式与老版本完全相同。将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案例分析和教育，以增强阅读的娱乐性及启发效果。运用这些案例故事，反映了我整合东西方心理教育概念的一贯兴趣。希望这一修订版本能够继续成为心理治疗师及心理督导师有用的辅助工具，成为心理治疗实践课程的教材。

杰拉德·斯考尼沃夫



谢　辞

本书中的案例源于临床实践，对于大多数心理来访者来说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个案，它们并不是为了要针对或揭秘某些特定心理患者的情况。诸多的案例是基于著者自己的临床心理经验的记录，或者是受到研究逆向移情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海因里希·拉克尔、哈洛德·塞尔斯、赫曼·斯波涅特、拉尔夫·格恩松以及弗莱达·弗洛姆莱切曼等著作的启发，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衷心感谢的是，我以前的同事理查德·曼伯特埃洛，感谢他的创意，他的良好愿望，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模式，即治疗者应如何处理好自我的情感，并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中。



本书解说：

心理治疗师的错误与职业病

这是一本关于心理治疗者与咨询师成长、督导和临床案例指导的珍贵教材。书中收集了111个心理治疗的失败案例，其错误主要集中在治疗者无法处理好自我的情感问题，因而犯下的逆向移情和逆向阻抗等错误。全书以案例故事来体现，小中见大，滴水藏海。这些案例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说出了治疗者和心理患者相处的一段人生经历。每个案例内容短小精悍，思想深邃隽永，融哲理性、智慧性和讽喻性于一炉，可以说，是滴水汇成的充满魅力的智慧大海，因此说它是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珍贵教材一点也不为过。

每当我们谈到“移情”和“阻抗”问题时，首先会想到心理治疗和咨询中来访者的问题。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移情和阻抗的过程也可以发生在治疗过程之外，例如在生活中一对夫妻开始由一些非理性的理由来憎恨对方，双方都移情别恋；你也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观察到这一现象，两个国家的相互好感、同情、结成战略同盟关系，或相互憎恨、天生敌对、不信任、在外交关系上的阻抗、一言不和立即开战等。

心理治疗者和咨询师也会有上述情感问题，这在理论上就称做“逆向移情”和“逆向阻抗”。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心理治疗者或咨询师，必须抹杀自己的一切情感。本书著者杰拉德给“逆向移情”下的定义是：在各种状况下治疗者对心理患者所持有的情感、想法和冲动等超过了正常的强度范围；而“逆向阻抗”是指，治疗者因这些情感问题而见诸行动，影响到治疗关系。当然也有学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由心理患者诱发的；另一类是主观的，由于治疗者自身的因素，例如人格、精神和情绪健康问题所导致的。

毋庸置疑，每一个治疗者和咨询师都会面临移情和阻抗问题的存在或困扰，

正如本书著者所指出的，治疗者不是要问自己："我有没有逆向移情问题？"而是要问："我有哪种逆向移情的表现？"

在一个心理治疗者完成学业后开始执业的最初阶段中，他们会试图运用自己训练中所学的理论去帮助不同类型的患者，这时常见的技术错误是不能正确地进行诊断或评估，以及选择恰当的干预手段；到了中期阶段，则会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上，提高面询质量而不要有失误。通常，治疗者只要花短短几年的时光，就能掌握上述这些技术。但到最终，督导和成长的重心几乎会完全转移到心理治疗师自身的逆向移情和逆向阻抗的问题上来。

不幸的是，当治疗师发生逆向移情和逆向阻抗时，由于潜意识的驱动，他一开始并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当治疗者体验到相当强烈的焦虑、恐惧、气愤和性兴奋时，即治疗者已被逆向移情情绪所"控制"时，他（她）可能会发现自己已不可抗拒地被患者吸引了，或害怕患者的到来，或只会对患者生气。当治疗师处在逆向阻抗情绪中，他（她）可能会拥抱患者，错过某次治疗机会，或者对患者大吼大叫。例如当一个患者冲着治疗者发火，说一些难听的话，如"我恨你这无用的家伙！你是个讨厌的白痴"，而治疗者出于本能的气愤以及对失去患者的恐惧，便迅速打断了患者的话，马上向患者解释这一愤怒不是针对治疗者的，而是指向患者父母或其他社会关系的。打断了患者，治疗者就无法提供给患者一个公开情绪的机会，并让患者自己去发现这一情感的源头；也无法了解和观察到案例的线索和内涵，以及这种移情背后的本质性问题。

另外一些治疗者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特别是性方面的和攻击性的情绪）；还有一些治疗师害怕被这些情绪的浪潮所卷走。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者更乐意隐藏在"治疗客观中立"或"理性"的面具下来防御这些情感，提供不恰当的解释来迅速消除这种情感，或者丝毫不为患者着想，恣意放纵自己的情绪。于是这就强化了患者本来就很强烈的阻抗心理，使治疗者有可能失去因移情问题而带来的一个"信息库"，或者被患者牵着鼻子走。

这种移情和阻抗的问题，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课程的讲

授和研究中，称之为是一种必然要发生的“文化环境”，即它是一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也是一种治疗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情感摩擦。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弄不好就会掉到治疗或咨询的“陷阱”中去。

如今，各种心理疗法和心理咨询技术纷纷登台亮相，炫耀着各种各样的成功案例，不见有失败的案例报告，这可能是一种无知，也可能是一种回避、抹杀或一种故意的误导。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常胜将军”吗？难道在心理咨询的世界里永远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案例吗？难道“走麦城”之类失败案例不比“过五关斩六将”更具有启示意义吗？日本著名的心理治疗权威霜山尔德先生曾说过，心理治疗的大专家和“名医”们，是踏着患者的“受创伤的心灵”走过去才成名的。宛如中国的名言“一将功成万骨枯”，意即由于一部分患者的牺牲和贡献才成就了“名医”们的伟业，这一点我们心理治疗的专家和权威们必须谦虚地牢记。因此，以失败的案例为镜，认真地接受督导训练，这是减少“牺牲”的一个重要保证。

心理治疗和咨询能夸耀其绝对有效性的时期尚未到来，就像医学中的药物治疗有其副作用一样，对心理治疗中的“副作用”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日本的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一次碰到一位年轻时代就已成名的心理治疗专家，这位专家受治疗成功的虚荣心驱使，陶醉于自己治疗技术的不凡，向铃木大拙夸耀说，自己用某种心理学技术是如何迅速地成功治疗了某个案例，并且暗示自己的治疗技术是无所不能的。铃木对于这个受治疗功名心狂热驱使的心理治疗师，只是流着眼泪说：“啊，是吗？那真是太感谢您了！”短短一句话，这两人的精神境界和品位的高低就能看分明。多年后，那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家才真正为自己的夸耀而惭愧，他知道了迅速治疗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带有副作用或损害性的。

心理治疗和咨询即使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对于人的人格成长、完善和发展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如失败的话，那它与药物的副作用一样，甚至比“药害”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加以清除，因为它常常导致人格的歪曲、心理的创伤或社会问题行为的出现。这一点，在本书的案例故事中有不少的反映。心理治疗是一把双

刃剑，能够救人也能害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心理治疗或咨询后，竟会出现精神病发作者和自杀者的原因。因此，我们对于心理治疗者和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不能不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对心理治疗和咨询工作者的督导和训练，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心理治疗工作中，心理咨询师自身也可能会失去健康的心态，或者出现自我人格的扭曲、异常，或遭受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等。上世纪以来，拼命地从事心理治疗事业，像蜡烛一样“燃烧殆尽”，突然从心理咨询“战场”上消失的心理治疗工作者为数不少，心理治疗者自身患上严重的精神障碍或疾患的事例在世界各国也屡见不鲜。

这一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燃烧殆尽症候群”，也被称为“职业耗竭”或“职业病”，这一症候群的主要表现有倦怠、抑郁、衰弱乃至意志消沉，自以为似乎走到人生的尽头等。这种症候群在从事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专业人员中人数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已经引起各国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当然，“燃烧殆尽症候群”不仅限于心理治疗工作者，在教师、护士、社会福利事业及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中也会出现。在心理治疗人员中，有些人具有真挚的理想信念，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灵魂的拯救者”，那种强迫性的“过剩治疗”的倾向就会时有所现。然而，一旦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背离，自我心理苦恼无法调节时，他们的心理压力就会达到极点，这时各种心理症状也就容易出现。但他们对自己的健康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甚至对自己潜在的精神病理采取否定的态度，有些心理咨询工作者由于无法解决自己内心中的危机，便采取了自杀的极端做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清除幻想，提高治疗者自身的心理健康素质是当务之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我国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工作者，克服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是“简单化”倾向，认为只要具备了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人人都可以从事心理治疗和咨询。其实从专业上讲，一般的心理学理论和知识，与临床心理学的诊断、干预和咨询的理论和技术相去甚远，即使具备了临床心理学的知识，没有经过一定的实践训练和督导，仍然做不好心理治疗和咨询工作。第二是“庸俗化”倾向，即抱着一种认为心理治疗和咨询可以凭个人的经验、

摸索或短短两三个月的“带教”，而不必经过严格、规范的督导和训练，就能从事这一行业，其结果常常会给患者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两个误区，在本书中已有大量的案例展现，并作了深刻的警示。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心理治疗者的逆向移情的错误，共分六章。每一章都涉及一种导致治疗者失误的主要人格因素：性爱的、强迫型的、虐待型的、表演型的、消极型的、自恋型的逆向移情问题。第二部分讨论治疗者的逆向阻抗的错误，共分三章，指出由于性格化的、文化性的和督导性的阻抗问题，治疗者和咨询师明显屈从于自我的逆向移情情绪，从而妨碍了治疗的进程开展。终篇职业病理的逆向阻抗，用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了治疗师或督导者如何处理逆向移情和阻抗问题时9个失败的实例，表明即使一个专业有成的治疗师和督导也会犯与新手同样的错误，尽管他们的职责是把治疗者和咨询师的错误降低到最小限度，但由于他们处理不当，反而导致更严重的失误出现。这样，全书共收录了111个案例，每篇都有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思想，既短小精焊，犹如沧海之一粟，又博大精深，犹如智慧的江海，读来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本书的初版是《101个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是译者所指导的华东师范大学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专业的研究生必读的研修教材，他们对书中的案例有着精辟的分析讨论，并进行了试译。这次新版《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由笔者全部重新整理译出，为了增加可读性，对部分案例的标题作了调整。本书可推荐给心理治疗和咨询从业人员作为督导和训练的教材，也可作为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核的参考依据。

在我国，心理治疗和咨询是一项新兴事业，也是一种治病救人、助人自助的产业，相信只有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我国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前景变得无限美好。

徐光兴

2007年元月新春于华东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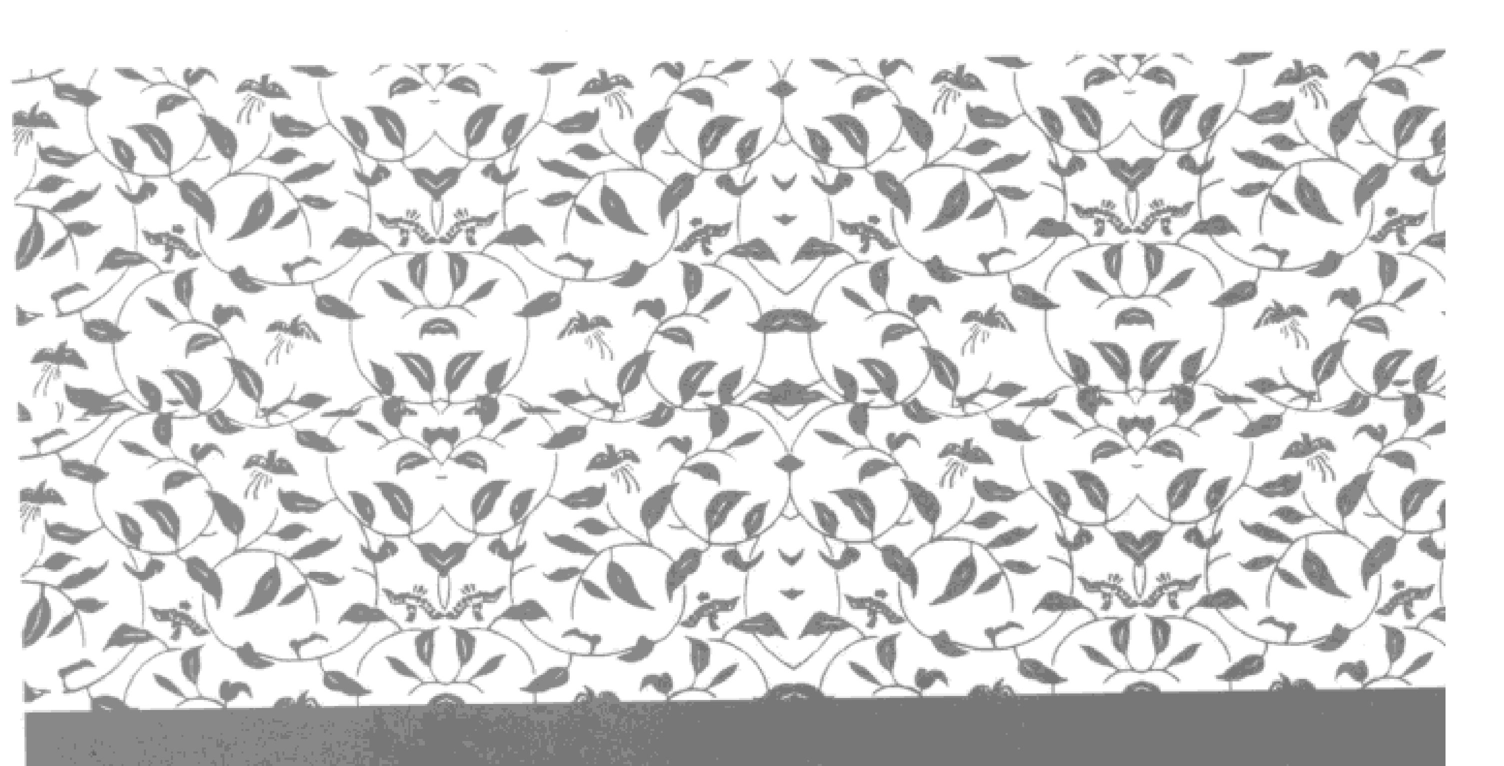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二部 | 逆向阻抗的错误

第一部 逆向移情的错误







一、性爱的逆向移情

案例（1）
治疗者与女舞蹈演员

这位年轻的心理治疗者刚出道不久，经验还浅，接待这个女舞蹈演员的案例咨询费也相当便宜。此时，他感到性的兴奋、不安，其中还掺杂着愤怒的情感。他已被这种情感完全压倒，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总是想要诱惑任何一个我所中意的男人，"在第一次心理咨询面接时，一位女性来访者就对一位年轻的男性治疗者这样叙述道。她坦白地告诉他一些她所具有的强迫性行为："问题是，一旦成功诱惑了他们我又会马上失去兴趣。而且我总是喜欢吸引那些坏男人。说起来让人有些不好意思，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习惯卷入到已婚男人的感情中去。事实上，有好几个男人为了我，现在都与他们的妻子离婚了。然后，我就开始蔑视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他们了。"

在接下来的几次面接中，她还是用这种方式详细告诉治疗师有关她生活中的其他细节。她是一个漂亮的女性，拥有一张天真无邪而又丰满的脸，翘嘴唇、蓝眼睛。为了谋生，她在一家夜总会做了多年的舞蹈演员。现在她已经35岁了，为了找到一个不依赖自己长相的职业，她参加了一个舞蹈治疗方面的硕士进修班。另一方面，她提到自己在少女时期的滥交经历，和男人、女人都发生过关系。

她在诉说自己与男性的关系、自己的职业及幼年期心理问题时，神情满不在乎，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心理咨询面接时，她每隔几分钟就叉开双腿，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治疗者面前（在面接时她通常穿套装短裙）。在第四次面接中，她突然中断叙述，一边若无其事地将右手伸入腋下，整理自己的内衣，一边对治疗者说："我想它的纽带断了。"然后，带着少女般迷人



的微笑斜瞄了一下治疗者，继续对男人进行评价道："男人都是不可信的，我算是看透了。"突然，她又停下来，对着治疗者叫道："对于这些您又是怎么看，怎么理解呢？"

"好，我说，"治疗者狼狈地回答着："你或许会感到愤怒。"

"你这样解释等于什么也没说。你坐在那里就像一块木头，我是想听听你的评价或反应，我是为这个才来这儿咨询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评价或反应？"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都行！"她愤怒地看着他。

这位年轻的心理治疗者经验还浅，刚出道不久，接待这个女人的案例咨询费也相当便宜。此时，他感到性的兴奋、不安，其中还掺杂着愤怒的情感。他已被这种情感完全压倒，不知道说什么好。

女来访者像对待以前的治疗者一样，强烈地移情而又阻抗于他。她在多个心

理治疗师那里都进行过治疗，但是与每个治疗师面接次数都不多，因为她总觉得他们有欠缺。她觉得每位治疗师都是伪善的、自私和性滥交的权威人士（就像她的父母一样），所以她对每位治疗师都是持这种态度。事实上，她将治疗师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她的诱惑行为作出反应，她就会蔑视他们；如果不作出反应，她又会觉得受了污辱。

从治疗师的角度来看，他身不由已地接受这种感情的冲突。一方面，他想和她做爱；另一方面，他又想扼死她，或至少晃动她。潜意识中，患者让他逆向移情到他幼年记忆当中曾令他烦恼不已的母亲身上。小时候，他经常满身泥巴站在母亲面前炫耀，当他尝试做出任何远离母亲的举动时，母亲都会说他是个淘气的孩子。他现在对这个女人做的，就像幻想是对他母亲的所作所为的反应一样。所以，他不能让别人移情于他，使自己处于那种让人无法信任的局面，而这正是女来访者拼命想寻找的、他可以给予的父亲般的援助角色。于是，他开始反击了。

"你真的想要我的评价和反应吗？"他定了定神说道，"我想问问，你觉得你的坐姿如何？"

"什么意思？"她感到有些吃惊。

"你穿着短裙，这样叉开腿坐着，实在令我无法入目。"他的语气有些恼怒。

她突然弯下腰，惊慌失措地盘起腿，神经质地整理着裙子，红着脸说："哦，我没有注意到。我穿裤子的时候一直喜欢用这样的姿势坐着，我不知道你能看得见。"

"可就在刚才，你还若无其事地整理自己的内衣。"

"你想暗示我什么？"她也开始表现出愤怒的情绪。

"我指的是，你似乎想要诱惑我。"

"你是否确信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实际上，这位年轻的治疗者本想用一种激将法让这个女演员意识到她正像诱惑其他难以得到的男人那样在诱惑着治疗师，而且这种行为方式就在他俩的眼皮底下发生着。然而，治疗者生气了，他没有集中重视她的积极情感需求，并与她

建立相互信任的咨访关系。因为他没有把握好干预的时机，所以她也就一句话听不进去了。

在面接的最后，她愤怒地离开了。几天以后，她就打电话给他，说她决定中止咨询，并打算请一位女治疗师重新治疗。他祝她好运，并试探性地说："如果你的想法有所改变，我任何时候都愿意恭候你来咨询。"

"我不会来了。"她回答道，挂断了电话。



案例（2）
治疗者与“处女”

他认为他的患者是个娼妓，是和别人有着性关系并对此撒谎的女巫。同时，他也有点自恋般地感到受了伤害，好像有人给他喝了劣质牛奶。

这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子，当第一次见到这位年轻的男性心理治疗师时，她就告诉他：她是一个处女。她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们都是在一个崇尚贞洁的文化环境中长大，所以彼此形成一种默契：他成了她倾诉的神父，她成了没有污染的贞洁圣女。他们的治疗关系是移情和逆向移情的关系。

然而，有一天她告诉他，她对他并不诚实。她说：“事实上，我并不是处女。在开始来治疗之前，我已经有过一次性关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告诉你这个。我想我是为了你，而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处女。”

她猜对了。治疗者对她的坦白感到十分愤怒，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说分析这件事了。因此，在这次面接剩余的时间里，治疗者一直保持沉默，并且在以后的面接过程中，他对她也越来越冷漠。

她的坦白被视为一种背叛，这源于治疗者幼儿时期产生的情感。那时他第一次发现母亲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和父亲有着性关系的，并因此感到很困惑。之前，母亲在他眼里是圣洁的，而后来他就把母亲看成女巫。同样，现在他认为他的患者是个娼妓，是个和别人有着性关系并对此撒谎的女巫。同时，他也有点自恋般地感到受了伤害，好像有人给他喝了劣质牛奶。

结果，他的态度改变也引起了来访者的态度改变。治疗者的沉默和冷淡令她感到深深的愤恨，就像她的性爱情感遭到拒绝一样，这种拒绝令她重新体验到记

忆中的精神创伤。在她有着恋父情结的少女时期，她想与父亲发展一段罗曼蒂克的情感，却遭到父亲的冷淡对待。为了抵抗治疗者对她的冷淡和拒绝，她一次又一次地诱惑他，以此泄愤（就像当年对她父亲那样）。但他打断了她的诱惑行为，并指责她。

“我只是跟你闹着玩的，”她回答道，并感觉受到了他的打击，“你们治疗师一点情趣都没有。”

于是，她也和治疗师一样，陷入了沉默。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默契：沉默。这种没有情感交流的僵局一直持续了几个月。



案例（3）
拥抱患者

患者成功地说服女治疗师拥抱了他。结果在第一次拥抱之后，治疗师便处于患者的控制之下。

一位年轻的男患者对比他年长的、但仍很有吸引力的女心理治疗师抱怨说，他以前的心理治疗师不同意让他拥抱。

“我要的只是一个拥抱，”他带着哀伤、痛苦的声调说道。他是个高个子、蓝眼睛和感情细腻的年轻人，让人看起来像是唱诗班里的男童歌手。“她总是说，要是被我拥抱，就会破坏治疗关系；而我则不断地告诉她，如果她不拥抱我才会破坏治疗关系。所以我现在才到这儿来了。”

“如果我拥抱你，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女治疗师问道。

“哦，上帝。您现在就能拥抱我吗？而她经常做的则是：老是对我说一堆心理分析的废话。你能不能拥抱我？我现在不想要分析，而想得到安慰。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安慰，好吗？只要给我一点点安慰、一点点舒适，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分析。毕竟，即使是布兰克斯这样的经典传统分析家也会偶尔建议做些变化。”他补充道，看起来像是精通精神分析学。

女治疗师情不自禁地被这个早熟的年轻人吸引了。在面接结束时，她拥抱了他作为道别。接下来的那次面接以及以后几次面接结束时，她同样使用这种方式与他道别。从那以后，患者表面上变得很顺从，积极投入心理分析工作。看来拥抱给治疗带来了不错的进展。然而，大约第六次拥抱时，年轻人拉住女治疗师，兴奋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女治疗师也面带羞涩的微笑注视着他，她的芳心已被

他那温柔的蓝眼睛、健康的肤色、性感的嘴唇给俘虏了。他吻了她。女治疗师则推开了他。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我知道，”年轻人回答道，“但是我们已经做了。”

“但我是你的治疗师。这……”

“你过去是我的治疗师。”

到底发生了什么？心理治疗师在给患者第一次拥抱时，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这名患者。他成功地说服女治疗师拥抱了他，在第一次拥抱之后，她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对于他的拥抱，她感到越来越兴奋，甚至无法拒绝，事实上，他已经诱惑了她。这个年轻的男人已经诱惑了治疗师，而且把她置于一种不能服输的处境。如果她拒绝他的拥抱请求，他就会离开她，就像离开他的前一位治疗师一样；如果她顺从了，就会被他控制。

在认识层面上，她原以为她可以处理好这种局面，并将它合理化为她只是给他一个拥抱而已。然后又合理化为因为拥抱对治疗有进展，所以她要继续拥抱他，而没有考虑顺从患者的依存性之不合理。从无意识层面上看，她所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攀比母亲的自恋需要，即一种援救父亲、把他从母亲身边带走的恋父情结的需要。她的父亲一直是个酒鬼，当她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时，她经常看到父亲狂饮之后被母亲严厉地斥责。这时父亲常会到她这来寻求安慰，她就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拥抱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一旦父亲清醒后，他便会忘记女儿所有的帮助。他清醒的时候，如果女儿过去要求拥抱他，他就会指责她：“我正要看报纸。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受挫的拥抱行为、拯救父亲并幻想和父亲私奔的渴望，以及掺杂着对母亲排斥的自恋需要，引起了她对患者的逆向移情。因此，治疗遭到了破坏。

案例（4）
轻微乱伦的“好父亲”

在经历了彼此的相互依赖，和一种永恒的、无需回报的亲爱关系之后，治疗师和患者都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幸福。结果，心理治疗就不能完成了。

无疑，这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男性心理治疗师，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可爱、心地善良和温柔，以及在精神上和行为上都很有雅量的人。所有的患者（大多数是年轻女人）都很爱他，她们之中几乎没有人离开过他。因为对每个患者来说，他就是一位聪明的、积极反应和善解人意的“好父亲”，一位帮助年轻女人处理好与男朋友或丈夫之间问题的长者。并且实际上，他与每个患者之间都有一点浪漫，而且这种浪漫从表面来看一直没有结束，年复一年。当患者感到痛苦或发狂时，他经常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安慰她；在她离开时，他通常会送她到门口，亲她的脸颊或额头，有时甚至是嘴唇。

的确，他在心理治疗职业训练期间学习过性爱的移情问题，知道这样的移情是需要分析的，以解决潜意识中的复杂情结、自恋偏执以及其他被压抑的情感冲突。然而，不知为何，他对自己却没进行这种分析。他告诉自己，他并不想伤害患者的感情。事实上，他受到了恋母情结和自恋情感的驱使。小时候，他能迅速感觉到母亲想从他这里获得什么。母亲称他为“我的小宝贝”，每当母亲和父亲打架之后，她就会紧紧地拥抱他。这时，男孩子就为能给母亲带来安慰而感觉良好。

如今，他为能给这些年轻的女患者带来安慰，而同样感觉非常好。因此，在



经历了彼此的相互依赖，和一种永恒的、无需回报的亲密关系之后，他和患者都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幸福。结果，心理治疗就不能完成，他自我内心的深层冲突，即“轻微乱伦”的恋母情结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案例（5）
坠入情网的治疗者

在此次面接和下次面接之间的这个星期里，治疗师不断地想起这位患者。他幻想自己爱上了她，和她结婚，跟她生孩子，远走异国他乡。他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急切的渴望期盼与她的下次面接快些到来。

一位迷人的年轻女人在第三次面接时，给她的中年心理治疗师送来了一束雏菊。她说道："我送这束雏菊给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人很好。"这位最近刚离婚、孤独的心理治疗师，对她送的这束花表示了感谢，刹那间他产生了将搂她入怀中并亲吻她的幻想。但幻想转瞬即逝。

在第六次面接时，她给咨询师带来了一个咖啡杯，因为她注意到他一直使用的咖啡杯打碎了。他再次对她表示了谢意，这时性幻想又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这位年轻女人来到他跟前，大声说道："我想我已经爱上了你。"

"好极了"，这位心理治疗师迫不急待地说道。

接着她对他讲述了一个梦。她梦到昨天晚上她来到了他的心理治疗室，他们彼此相爱，快乐幸福地拥抱在一起。她面带害羞之情、微笑地对他讲述了这个梦。

听了这个梦后，感觉更为急切的心理治疗师试图遵循常规程序进行分析。"要是我们彼此相爱了，这意味着什么？"他问道。

"我猜这意味着你欣赏我，同样我也欣赏你。"

"你为什么欣赏我呢？"

"我认为你是我曾经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人。"

这位心理治疗师被这个年轻女人毫不遮掩的直率吓呆了。“可你并不真正了解我。”

“我只相信我的感觉。”

“好的，”这位心理治疗师回过神来说道，“很好。那么我是否可以推测，你也希望我认为你是我曾遇到过的最优秀的女人？”

她像个小孩似的耸耸肩膀说道：“我想可以吧。”

“但是事情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恋爱，我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将被迫停止治疗，并建立一种普通的男女关系。”

“我明白。但是你的问题怎么办呢？你的空旷恐惧症，以及你难以与男人相处的问题怎么办呢？正是这些问题使你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治疗的。”

“我不知道……”她直盯着这位心理咨询师的眼睛。他也长叹了一口气，疏缓着自己的不安情绪。

在此次面接和下次面接之间的这个星期里，他不断地想起这位患者。他幻想自己爱上了她，和她结婚，跟她生孩子，远走异国他乡。他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急切的渴望期盼与她的下次面接快些到来。然后，在接下来的那次面接时，她高兴地走进来告诉他，她和男朋友分手了。

“我想我喜欢年长的男人，”她凝视着他的眼睛说道。

他试图再次分析她对他的移情，但此时他的内心并不真正关心这个了。当他想探究她对他的感受时，他的嘴唇边露出了一丝微笑，同时在她的眼中和嘴唇边也同样流露出了微笑的表情，一切看起来好像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的秘密。面接结束时，他站起来走到桌子边写下了一些东西。她漫步走到他后面停住了脚步。当他转身时，她站在他面前对他微笑。突然，他搂住了她，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会儿，盯着她的眼睛（这时她的眼睛像个小孩的眼睛一样明亮），亲了她一下。然后她抽身离开了他，笑容从脸上马上消失了，她用一种古怪的眼神呆呆地看着他。接着她冲出了治疗室。

在这一周之内，她打电话告诉他说她决定放弃继续治疗。她说她已经跟她男

朋友说了这些事，他们又在一起并且和好了，她男朋友建议她找另外一个治疗师做治疗。她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这可能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显然，心理治疗师已经被他的逆向移情俘虏了，因而他受到了情绪刺激。他自己从未得到过被满足的爱和被认可的体验（这不仅是由于他最近刚离婚，也是由于他跟母亲脱离关系的缘故），这令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的患者说爱他，是基于对他的逆向移情的情感作出的反应，并不代表她的真正情感。她所谓的对他的爱和情感，实际上是歇斯底里地再现了她对父亲压抑的情感、是对父亲的一种被禁止的爱和强烈的性渴望（父亲严禁女儿对他有这种行为）在强迫性地重复。要是这位心理治疗师能够理解这些情感，而不是屈服于它们或者谴责它们，也许他能够帮助她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他不能解决自己的恋母情结，并且老是和以前的恋母情结发生冲突，他最终失去了这名患者。



案例（6）
害怕性爱的治疗者

一个心理治疗师对他的患者产生的所有这类情感和幻想都是正常的，然而，他对这些情感的反应却是非常的焦虑、内疚和困窘，并且想竭尽全力在患者面前隐藏它们。

一位年轻的男心理治疗师为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做了几年治疗。起初，她难以建立起自我性别的同一性，这严重地压抑了她的女性特点。然而，过了几年之后，她变成了一个热情、聪明、性感的女人。

治疗师发现自己经常幻想跟她在一个浪漫的地方性交、跟她结婚、买房子、生了小孩，和她白头偕老。一个心理治疗师对他的患者产生的所有这类情感和幻想都是正常的，然而，他对这些情感的反应却是非常的焦虑、内疚和困窘，并且想竭尽全力在患者面前隐藏它们。然而，在他们开始讨论终结治疗时，治疗师发现自己不想让她走了。而且面接结束时，她对即将到来的分离表现出来的悲伤，又令治疗师感到很快乐。

"我真的开始喜欢你，思念你了。"她说道，"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感觉很难过。"眼泪从她的眼眶中涌出来。

治疗师不安地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泪水，然后，他流利地说道："为什么我的感觉总像是一个母亲送她刚学走路的小孩到托儿所一样呢？"

这位年轻的女士看起来很震惊，她皱起了眉头，感觉明显受到了伤害。"你认为我是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吗？"她低声地说道，"那真是让人感到有点失望。"

治疗师以不承认她是一个性成熟女人的方式，把朝向她的爱情感觉给牢牢地防御住了。为了避免留意她已经变成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女人，一个他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的女人，他继续把注意力集中于她的婴儿期的需求和欲望上，这个问题很久之前已经解决过了。通过这种方式，在对患者的逆向移情中，他也无意识地重复了以前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母亲同样把他当作一个小孩，不想让他离开自己。事实上，治疗师的母亲十分不情愿送他到学校去，为此，在要上一年级的时候，她还找借口让他推迟了一年的入学时间。她想让她的儿子停留在婴儿期依赖阶段，以此否认她对儿子的爱情。

这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内外不断地重复发生的恶性循环。



案例（7）
躺椅上的犹豫不决

此时，这位心理治疗师才意识到在同这个特殊患者的治疗关系中他融入了情感的内容，他向她示爱，示爱的仪式伪装在治疗的幕后。而每次面接中的气氛和情绪，就像是两个情侣在约会。

这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分析治疗师，患者是位特别迷人、有魅力的年青女子。在多次面接中，围绕着她要不要躺在睡椅上这个问题，他们经常陷入僵局。

“为什么你要我躺在睡椅上呢？”每次当他提出这个要求时，她总会傻笑着问道。

他总是不理会她这种傻乎乎的表情，尽可能用他专业性的习惯回答着她的问题：“你的幻想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你幻想？”

“我不知道。”她注视着这个睡椅，猛一转头，使得她的几缕金发垂落在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上。“你真的要我躺在那儿吗？”

“是的，躺在睡椅上。”

“背靠着它。”

“是的，就是那种规范的姿势。”

她侧着眼用一种狡猾的表情看着他：“那是规范的姿势吗？”

“是的，的确如此。”

两个人互相凝视对方片刻，都笑了。

“为什么让我躺在睡椅上这么重要呢？”

“它并不是很重要。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坐起来，也可以快速地躺下去。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



“可以吗？谢谢，你真是太好了！”

“不客气。”

从表面上看每次面接显现的内容都是患者是否要躺在睡椅上的问题。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发生了的却是其他事情，而这些事情治疗师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诱使她跟他一起睡，而她则是在嘲弄他。直到他递呈了这个案例给他的督导时，他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表现出了性爱的逆向移情反应。听到一些有关最近面接的报告，他的督导(一位保守的维也纳心理分析家)敲着桌子说道：“这不是心理分析……这像是在谈情说爱！”此时，这位心理治疗师才意识到在同这个特别患者的治疗关系中融入了情感的内容，他向她示爱，示爱的仪式伪装在治疗的幕后。而每次面接中的气氛和情绪，就像是两个情侣在约会。患者和治疗师两人都在将以前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感付诸行动，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治疗就在这个地方停滞不前。

如果年轻的治疗师掌握了督导一针见血的信息，真正的心理分析和治疗就会开始了。

案例（8）
恐惧爱情

女咨询师没有鼓励来访者谈论他对她的温柔情感，也没有在来访者谈论了另一个轻松话题之后引导他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因为她心里被这位来访者突然的内心表白给吓晕了。

一位男性来访者对他的女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温柔、脆弱和幼稚的感情。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有一天，他决定开始向她表白他的情感。

“我想我……开始感觉到……嗯……爱你，”他突然脱口而出，“我想我开始爱上了你。”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等待她的回应，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位来访者，早年正当恋母情结达到最高顶点时，却被他的母亲给抛弃了。现在他又开始担心他会被这个心理咨询师抛弃。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他重复说道，“我说我爱你。”

女咨询师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回答道：“是的，我听到了。那……很好。”

“难道你没有感觉？”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或许有，又或许没有。”

说实话，女咨询师真不知如何回答好，她的沉默让这位来访者感觉到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来访者也陷入了沉默中，然后他把谈话转向了一个较为轻松的主题。从内心来说，他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件事情使得此次面接变得尤为重

要，但对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来说却是一种失败。在这方面，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要想重新建立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

女咨询师没有鼓励来访者谈论他对她的温柔情感，也没有在来访者谈论了另一个轻松话题之后，引导他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因为她心里被这位来访者突然的内心表白给吓晕了。她感觉她对于来访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她又害怕面对这种感情，所以她只能用一种冷淡、疏远的方式作为回应来保卫自己。从更原始的层面来看，那一刻，来访者成为了一个渴望爱情但又受压抑的对象，在两性之间他突然成为了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受伤者。

女咨询师对这种情境的害怕和防卫引起了她的督导的注意，在督导的帮助下咨询师学会了应对这种情境。由于这位来访者是个特殊的、有创造性的、久经世故的人，所以她不能轻易消除他对她的冷漠反应所作出的批评。当她认识到自己对这位来访者的吸引力有多深时，而她又把这种感情给隐藏时，她脸红了。在随后的面接中，她向患者承认，当他开口向她表白时，她没有探究其中的原因，就用了防卫方式来应对，并明确地对他说，这是她的逆向移情问题。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他回答道，“我很欣赏您承认错误时的诚实态度。”

在心理咨询中，如何处理来访者最脆弱、最原始的情感是最为棘手的事。咨询师必须允许来访者倾诉这些情感，或者把他或她当作一个客体，让来访者重新体验和完成早期的固恋情结。心理咨询师必须接受这些感情，而不是仓促地把它们判断为是一种移情；但是，另一方面，咨询师必须足够谨慎不去引诱来访者，因为这样会使来访者心智倒退，产生一种性爱的移情神经症，这很容易让来访者相信在他们自己和咨询师之间的浪漫之情确实将会发生，并且，只要咨询师稍有轻微的情感流露迹象，就会使他们的这种信念更加牢固。因此，在治疗中那种浪漫之情是不应该，也不允许出现的，因为这将会给来访者带来失望之痛，对治疗进程的效果来说，即便没有受到决定性的破坏，也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在这类个案中，当心理咨询师踌躇不决时，少许的坦白之言通常会促使咨询关系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并且对心理咨询的进程会大有帮助。

案例（9）
诱惑

做为一名女演员，她的漂亮和富有魅力是让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来说，这一切却成为一种阻碍。

在成为心理治疗师之前，不管是在舞台的戏剧中，还是在电视台的影视剧中，她一直是位成功的女演员。做为一名女演员，她的漂亮和富有魅力是让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来说，这一切却成为一种阻碍。在她的心理治疗活动中，因为她从未真正把握好她的魅力，所以她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地加以控制。

例如，她对某些男性患者有一个见面打量一番的习惯。这种扫视，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当她的母亲想讨好她父亲时，也同样用这种扫视方法来进行，而且这种扫视通常都会让她的父亲“触电”。如今，这种习惯对她的男性患者来说，逐渐成为了一种莫名的性兴奋源头。在这种习惯下，她头脑中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憎恨，一种对男人阴茎和男性傲慢态度的轻蔑念头。这种扫视行为好像在对别人说：“是的，我很迷人，并且我也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们这些下流的坏蛋真正想打我的是什么主意。”这些扫视持续的时间仅仅是一到两秒，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扫视背后的意思，它们实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由于她并不知道她所做的这些有何影响，因而她的患者老觉得她是在戏弄他们。

在她许多的男性患者之中，有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年轻人，不久就对她很生气，却又无法表达他的愤怒。在他小时候，母亲很会戏弄人，因此，他长大后对戏弄行为非常敏感，也极易受其影响。在谈话中，女治疗师的瞬间扫视让他觉得

很激动，并认为一定是他把她给吸引住了，她特别想要他。然而，在接下来几次面接中，她说了些对他来说并没有性吸引力的暗示话语。随着治疗时间的慢慢推移，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郁闷。

“你看起来很生我的气，”女治疗师有一天突然说道。

他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闷闷不乐，一声不吭。

“看起来，好像你很难直接表达对我的愤怒感。”她说道。

他瞪着她，仍旧一声不吭。

最后，女治疗师本能地采取了这种扫视行为。她尽力地扫视了他一眼，目的是想挑逗他说话。这时，扫视起了作用。

“当你用这种眼神看我时，”他带着责问的口气说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这看起来……好像……这看起来对我，好像是一种性挑逗的眼神暗示。”

“你领会错了，”她匆忙地回答道。

“我想你在逃避它。这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说的原因。”

“我并没有逃避。我喜欢你但是我对你并没有任何性的暗示。至少在那一刻我没有这种想法。”

“忘了它吧。”

“你对我感到生气吗？”

“是的。”

“你想发泄出这种愤怒吗？”

“不。”

在面接的余下时间里，年轻的患者低着头看着地板，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感到比他来这儿治疗之前更为困惑。

案例（10）
感觉要死的性欲高潮

面对她的性要求，咨询师感觉到很失望和充满压力。他被她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

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心理咨询室，对一位男心理咨询师抱怨说她有性困难。尽管她性生活很频繁，但是她从未感到过满意。一般说来，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她所遇见的男人都有些毛病。撇开这些抱怨来说，她看起来像是个相当有责任心的人，有一个好的职业，又看起来像是有心理学的头脑，并且还有足够的社会生活经验。

她的这位心理咨询师是个很正统的心理分析家，他很快让她躺在睡椅上。立刻，她对他产生了性爱移情。她开始对他说起了她的性渴求，并坦白告诉他，躺在睡椅上让她感觉到有一种性兴奋。她坦白道："每当我达到性欲高潮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快要死了。你曾经接触过像我这样的患者吗？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咨询师对这个女患者很感兴趣，虽然他知道治疗有点难度，但他还是尝试着去分析这种移情。

"如果我们做爱，这对你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咨询师问道。

"我不知道。我不想谈论这个。我只想做这事。你想不想睡在我旁边？"她用手指敲敲躺椅。

女性患者想和咨询师发生性关系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困惑，也越来越急切。还在孩提时期，她就跟她父亲和叔叔之间有过性关系。性对她来说意味着吸收、融合和占有。她经常利用性欲来达到控制和占有男人的目的，但是，事后她又对他

们很恼火，并且将他们抛弃。

咨询师发现不管他如何尽力，都不能使患者配合治疗。而且，她的移情反应完全是一种自恋，不太容易自我洞察。同时，她又拼命宣称对这位咨询师有爱意。起初看起来这种一般的性诱惑，现在却变成一种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强烈的欲望。她对她的女性魅力坚持做最后的尝试。她没有那种同性恋的感觉（她也曾跟同性恋爱过，但她事后发现这要比她接触的那些男性感觉更为不满）。看起来，她对自我的情感和肉体感受并不考虑，只在意咨询师是否会接受她的性要求并和她交往。

面对她的性要求，咨询师感觉到很失望和充满压力。他被她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每次面接都变成一种斗争，她的性要求与他尝试分析这种要求的愿望在相互斗争。她深信她需要和咨询师有“矫正性的性体验”，每次他尝试去分析她的这种性需求时，她要么被激怒般地长叹、挖苦，要么就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督导的建议，把她转介给另外一个治疗者去做治疗。

然而，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她时，她放弃治疗了。这次，她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责备他。

“为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放弃吗？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她生气但却很有分寸地对他说道。“因为你并不了解一个女人。你很想知道真相，但你却很傲慢。我很抱歉，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我认为你并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不该拒绝一个女人对性的请求。你不该用这种方式去嘲笑一个女人。这样真的很不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真正所想的是，你是个令人讨厌的有点可怕的怪物，我希望我再也不要遇见像你这样的咨询师。”她甚至没有结束这次面谈就走了。

这种治疗关系真的无可救药了吗？也许是，又或许不是。然而，要是这位咨询师没有如此仓促地让这位女性患者躺在睡椅上，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针对这种患者，让她躺在睡椅上的做法太具危险性了。这会让她觉得是一种引诱，一种发出想做爱的邀请。然而想象中的这一切并没有来临和发生，这会让她觉得受到了嘲弄和欺骗。对于他的逆向移情感觉（一种性吸引与害怕和生气的混合），

这位咨询师必须能很快就处理好：他可以让患者躺在睡椅上，但为了消除矛盾，他必须向患者解释说明为什么要如此做。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咨询师在年幼时被母亲抛弃了，他想重新获得母爱但却又未能实现。在患者这方面来说，她感觉咨询师试图通过用睡椅和分析来疏远和控制她，而越是这样，她的反应也就变得越是抗拒，相反越是具有诱惑性和欲望性。

要是这位心理咨询师坚持采用一种正面的支持性的治疗结构，用一种很恰当的方式去接受她的这种性要求，不是去引诱和分析她，而是客观地去投入感情，充当她的朋友和忠实听众（直到患者症状开始有好转为止），也许，最终他会把她带到一个她想要去的地方，解开她的心结。



案例（11）
寻找性幻想的治疗者

无意中，由于治疗者自己的逆向移情，她又让这位患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了一次类似患者同他母亲的经历，即从诱惑到遗弃，最终，他对女人的害怕、不信任、愤怒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一天，女心理治疗师向一位男性患者询问他的性幻想。尽管这位年轻患者到她这儿来做治疗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但他从未向她提及过他私人的性生活。大部分时间他们所涉及到的话题是他正在进行中的离婚问题，因此，这位治疗师所做的基本上是支持性的心理治疗。然而，在这次心理分析中，治疗师问他更多的是有关他的幻想倾向，特别是他的性幻想。

“那会很尴尬，”他回答道，“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甚至包括我的妻子。”他犹豫了一会儿，尽力想告诉她最近的幻想（在他手淫时产生的持续幻想）。他曾幻想自己被一个有攻击性的女人所制服，而且并非如他所愿地被迫产生了性欲高潮。

“你曾对我有过一些性幻想吗？”女治疗师问道。

“对你？”他红着脸看着她。

“是的。”她带着一种友好的、职业性的方式笑着对他说道。

“为什么，要把我假设成这样？”

“是的，在治疗期间，有时患者会对他的治疗者产生性幻想，那是十分正常的。”

“我明白了。”这位患者考虑了一下，在他眼角边露出了一丝傻笑。“你想要我对你产生性幻想吗？”

“的确如此。”

这时，年轻男患者既感到好高兴、好兴奋，又感到很迷惑。“这只不过是心理分析，”他这样思索着，“当我手淫时，我还真对她有点性幻想的念头。让我来告诉她这些！这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他回到家后继续进行着他的手淫，并且幻想着他的治疗者。他幻想这位女性治疗者把他给制服了，而且再一次地违背他的意愿达到了性欲高潮。对于一个不习惯于治疗过程的年轻人，他真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进展。但是他觉得他跟她真的会产生某种，或者说是其他类别的性体验。她为什么要让他对她有性幻想呢？他是个有自恋倾向的年轻人，而这种年轻人的梦想通常是脱离现实的。对他来说，他最强烈的梦想就是停留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并希望重新获得母爱。

在他四岁之前，他曾是他母亲的宝贝，他母亲待他好像是个小男朋友一样，带他到各处去玩，同时他也是他父亲信任的一个小家伙。然而，在他四岁时，他的小弟弟出生了，于是，他母亲由于小弟弟而把他给忽略了。在他被母亲遗弃之前，他觉得他母亲就是他在今后生活中想要寻找的那种爱人。如今在无意识中，他感觉到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而在治疗者那边，她并没有意识到是她把这种性幻想的程度给加剧了。尽管她知道，对一个治疗者来说，试图从患者身上引出一种对性的反应的做法，通常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她觉得她和这位年轻患者的治疗配合，如果偏离了常规的治疗技术也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她对这位年轻患者产生了逆向移情。在较早的面接中，患者曾经谈到过他对女人的偏好，并且他还提到他比较喜欢胸部瘦小的女人。接着，他扫视了一下这位胸部比较丰满的治疗者，说道：“很抱歉，我希望我没有伤害到你。”但治疗者却说了些“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女性标准”之类的话回复他。实际上，他所说的话已经让她受到了伤害。她从小和年纪稍长的姐姐一起长大。姐姐不但得到父亲的宠爱，而且在中学里，也是最受男孩子欢迎的女孩之一。而治疗者本人却是位个子矮小、身材健壮、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很平常的女孩。打从她四岁起，当她第一次被迫戴上近视眼镜时，她就已经经受

了一种自恋的打击。她家的每个人都恭维她说，她戴上眼镜有多漂亮，但是她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在学校她通常成为许多人的笑柄。她经常对姐姐的漂亮外表很敏感，也很妒忌。

患者对她丰满胸部的奚落（一方面也暗示了，她对他并没有性吸引力），重新点烧了她的自恋情感及在恋父情结期的愤怒。而这位男性患者在无意识状态下充当了她父亲的角色（她父亲对她姐姐比较喜欢），在这一点上，她受到了很深的刺激。因此，她要求患者对她有性幻想，正是她企图强迫性地提醒患者对她的注意。因为她觉得她也是个有性生命力的女人。她要让他认识到在戴着深度眼镜、胸部丰满的外表下，她也是个很有内在美的女人。她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充满了智慧和机灵。

患者做到了这些，甚至表现得更为出色。在随后的几周里，他好像开始回到了四岁时的年龄。在每次的面接中，他向她表白了他对她的爱意、钦佩、敬畏。他还写了一首诗给她，当中的几句是：

某天我将拥抱你，

好像是我怀中的一颗星星。

慢慢地，在某一天

我们将融化在一起，成为一个人……

起初，女治疗者因受到他的关注高兴得不得了。接着，这种关注变得越来越充满性挑逗的气息了。于是，年轻患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跟她性交。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这使得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而她在拒绝这件事的态度上也变得越来越坚定。最后，这位年轻患者变得恼怒了。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我对你有性幻想？”他对她怒目而视，“如果你对我没有性兴趣的话，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事对你来说显得很主动，可是当我爱上你时，你却又要拒绝我？”

治疗者否认了这些，接着她又设法想分析这种移情。“你爱的人真的不是我。”

“是的，我知道。你所说的话真像我妈妈。不管你会说什么。最滑稽的是，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你就从来没有吸引过我。你……老是想劝说我相信你很有魅力、很迷人。实话告诉你吧，我认为你是个矮胖的女人。”

治疗者想设法帮助他分析他的恋母情结、被母亲遗弃后的生气感觉，并想告诉他，说他需要有一个替代的母亲。“如果我跟你上床睡觉，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忘了它吧，我不想提及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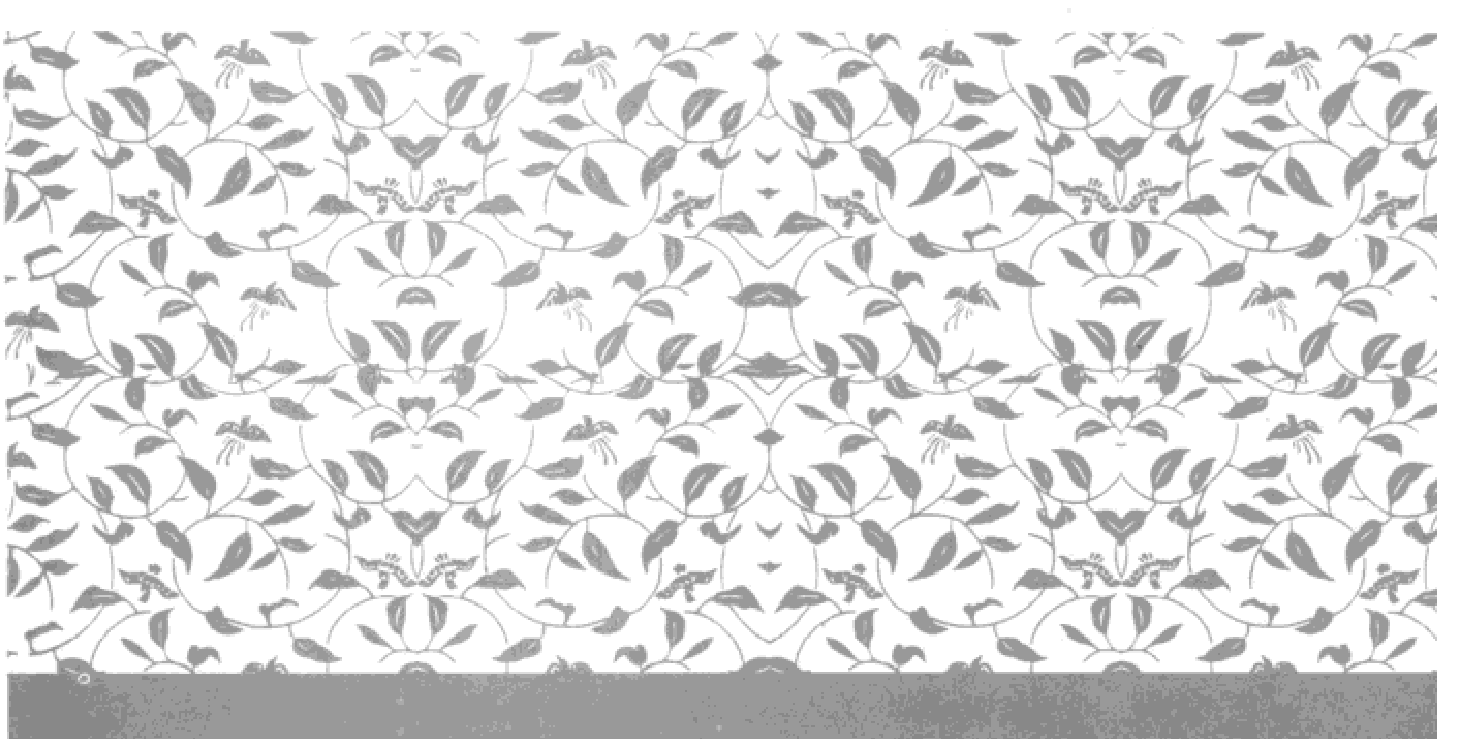
“如果你拒绝谈论你的感情，我又怎么能帮助你呢？”

“我不想要你再帮我。我也不需要你那种帮助。”

治疗慢慢变成了一个僵局，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无意中，由于治疗者自己的逆向移情，她又让这位患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了一次类似他同他母亲的经历，即从诱惑到遗弃，最终，他对女人的害怕、不信任、愤怒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治疗同盟重新建立与真正的治疗进程开始之前，可能要再花上一年的时间。有时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让数年的治疗时间与努力付之东流。







二、强迫型的逆向移情

案例（12）
奇特的治疗关系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治疗师是典型的“肛门洁癖”，而他的病人则是“肛门排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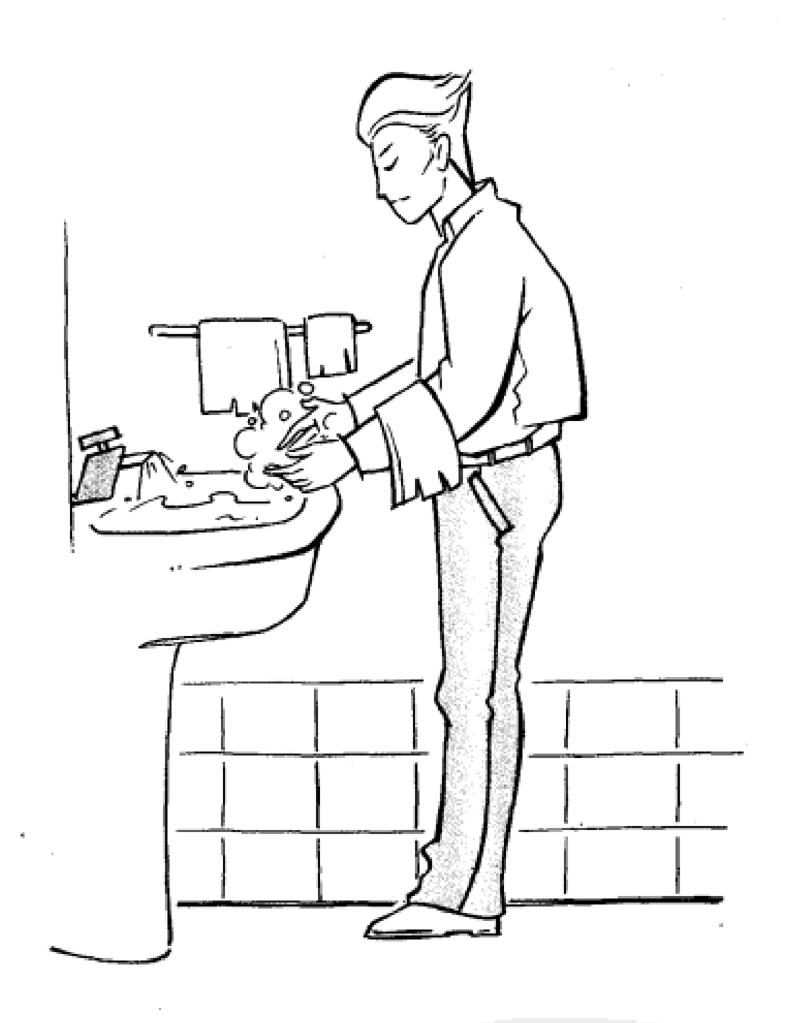
有这么一个具有强迫症行为的治疗师，一天要洗40多次手：早上在卫生间要洗3—4次手，吃过早饭要洗几次，到办公室后还要洗一次，每次做完心理治疗前后也要洗手，午餐前要洗几次，午餐后又要洗几次，下班到家还要洗几次，夜晚上床前仍旧要洗几次。他的手成了全世界最干净的几双手之一了。

这个治疗师的妈妈也是一天要洗上40多遍手，而他的爸爸好像从来都不洗手。在他长大的过程中，他妈妈常告诫他不要变成像他爸爸那样邋遢。

有一个心理患者来看这位治疗师；他跟治疗师的爸爸一样，是个邋遢之人。他进来时衣服皱巴巴的，胡子三天没刮了，身上臭烘烘的，好像几天没洗澡了。他的手不仅不干净，还常常沾着油墨污点（他是个打字员）。

这就是治疗中的奇特的“同床异梦”关系。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治疗师是典型的“肛门洁癖”，而他的病人则是“肛门排泄”。

这个有强迫症行为的治疗师，从不会让自己讨厌的逆向移情影响到他的治疗。他专心地听这个患者讲——也许比对其他患者更专心——并始终给出正确的解释。患者讲粗俗的笑话，他跟着乐；患者几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废话连篇（没完没了，毫无重点），他也尊重地忍耐下来。跟对待其他患者一样，和这位患者的每次面接他都准时到场，结束时也都和患者握手告别（只是患者走后他立马冲进卫生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而，和患者面谈时，治疗师又不停地在想他是多么令人忍无可忍，他的这种想法通过肢体语言表达了出来。他的手臂是抱紧的；两腿始终是交叉的；而他的脸总是微微偏向一边，而不是正对着患者。这位患者，表面上看起来感觉迟钝，实际上却很敏感别人对他的反应，只是他从来都不说罢了。

“我感觉好些了，好很多了，”有一天患者说道，“我喜欢到这里来跟你东扯西拉的闲聊，真的。但我开始觉得我该走了。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然后跟平时一样，患者立即转向另一个话题，继续闲聊着。

“你是说现在感觉好些了？”治疗师说，把患者又带回到原来的话题。

“是的，是的。我相信多亏了你。但你是怎么想的呢？你认为我可以结束治疗了吗？”

“当然，你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不反对你结束治疗。如果你感到需要更多治疗的话，可以随时再来。”

“你说的对。”

这位患者又造访了三次之后治疗就终止了。在最后一次面接中，治疗师把他的脸稍稍转过来了点，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这位患者见面了。出于对治疗师的尊重，患者也克制住自己不讲任何粗鲁的笑话。两人的告别十分和善。



案例（13）改造应召妓女

他改造来访者的热情逐渐膨胀，并一味固执己见。他没能从来访者的角度出发和她建立沟通关系——允许她独立，向她提供一个支持性的而非评判性的环境。

一个具有强迫性人格的治疗师，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时期中决定专门从事对妓女的改造。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女性占统治地位的家庭氛围里；家里有两个老处女阿姨，经常义愤填膺地抱怨美国社会对妇女的剥削。每当她们看到一个妓女，都会大声嚷道："她怎么可以这么堕落？"这个年轻人的价值观就这样从小被塑造好，待他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有一个妓女从身边走过时，他都会产生罪恶感，并在心里想道："她怎么可以这么堕落？"所以他想做个广告，为那些"享受生活"的女郎——她们这个行业的人这样称呼自己——提供专门的心理治疗。

他早期治疗的几个女性中，其中一位是个肤色雪白、金发碧眼、年轻而富有魅力的女郎。她说自己在16岁时离家出走，17岁开始做起了应召妓女。她现年21岁，在格林威治村有一所产权属于自己的公寓，有一辆跑车，乡下还有一幢房子——所有的贷款在她做应召妓女的这些年里都付清了。她一小时能净挣300美元，而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让她赚到这么多钱；改做光明正大的事就意味着牺牲她大量的收入。无论如何，她来找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想要改行，她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她只想谈论毒品带来的问题、与男友相处的问题，以及和嫖客的关系问题。

"你觉得做一名应召女郎怎么样？"每次说到她的工作时，他都要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呀。为什么你总那么问我？”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嗯，堕落了？”

“不，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啊。这是工作，叫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有没有想过做模特儿呢？”

“是的，我想过，但是我个子不够高，而且我的腿太瘦，我的颊骨太低。不管怎么样努力，那一行起步真的很难呀。”

“销售呢？你有没有想过做销售？”

“不，没想过。我挺喜欢做应召女郎的，那很赚钱。几年之后我就退居二线做个妈妈，再过一段时间我有了几百万美元的积蓄，就彻底退休不干了。我不觉得这个行当有什么不对劲，你说呢？”

治疗师没有回答。当然了，他心中为她有另一番的打算，正因为如此，他对从来访者的角度加以理解的做法心存阻抗。这位来访者有一个极其专制的母亲，结果养成了她强硬自主的个性。她的生活方式有一部分是为了表现出对母亲的愤怒，后者曾经一直训斥她如果不按照自己的话去做，早晚会成为一个荡妇。她目前的状况好像就是在对母亲说：“好吧，我现在就是一个荡妇，我很喜欢这样，那又怎么了。”这个努力想要改造她的治疗师，正在扮演和她母亲一样的角色，变成另一个横加干涉的人，试图评判和主宰她的生活方式。的确，他改造来访者的热情逐渐膨胀，并一味固执己见。他没能从她的角度出发和她建立沟通关系——允许她独立，向她提供一个支持性的而非评判的环境，待到时机成熟，她也许就会自愿地表达自己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真正困惑的问题——然而治疗师目前这么做，只是成功地疏远了她。

没过多久，她——还有其他应广告而来的女郎都结束了治疗。这位治疗师最终也放弃了以改造应召妓女为专业的想法，继续其常规的心理门诊，并回到了他督导的工作中。

案例（14）
被愚弄的治疗者

治疗师对她很生气，他感觉被愚弄了。表面上，他知道这个女人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但潜意识里，他对她产生了逆向移情。

他是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年轻治疗师，正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病人而坠入情网。这个女病人不仅长得美丽动人，还散发出过人的智慧和自信。她总是流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踏着骄傲自信的步伐，皱起的眉头似乎会说话。当她用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某人时，仿佛能一直看到对方的心里去。而且每次当年轻的治疗师“想要问她什么事情”，她都未卜先知。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盯着治疗师看。这时，他觉得自己完全被看透了。

但确实有一些精神病人很有才气，他们几乎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幻觉是真实的。这位女病人的幻觉就是她的无所不知。她不会直截了当地表现或说出来，而是间接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的。和许多精神病人一样，她说话神秘兮兮的——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必要的防御，这可以使她在敌视她的家庭环境中生存下来。当她用这种聪明、沉着、神秘兮兮的方式说话时，或当她双眉皱起、心照不宣地看着治疗师的眼睛时，他就会忍不住认为她所说的一定是有些道理的。所以他满怀郑重甚至是敬意地倾听她。但事实真相却是，当她不来做治疗时，会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描画暴徒的凶相，有时还会用自己的粪便着重突出某些特征，否则她就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愤怒，这些似乎证明她的沉着聪慧只不过是种幻觉。

这个年轻人有一种“解决”病人问题的强迫性欲求，这样他就可以产生控制感。

然而，病人对治疗进程和治疗师却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她姗姗来迟，说话更加神乎其神，这样他就没办法理解她在说什么。然后她开始批评他，并逐步升级，她甚至会把手一扬，取笑他说："有些事你无法知道。"当他执意要弄清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时，她回答道："有些事还没到你该知道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可以知道？"

"到你该知道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到时你会知道。"

"我会知道？"

"是的……你会。"

女病人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

治疗师对她很生气，他感觉被愚弄了。表面上，他知道这个女人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但潜意识里，他对她产生了逆向移情。但他自己并不清楚，她已经成为他长期寻找的那个全知的母亲，通过对她的接纳，使他可以重新变得完整。但是，她却没有接纳他；她就像他的母亲，发觉他对她的内心世界毫无意义，就把他驱逐了出去。她对自己的妄想系统是如此的自信，而年轻的治疗师对此又是如此的富有感觉，所以尽管他受过专业的临床心理训练，结果还是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当女病人接下来几次治疗都没有来时，他在督导面前表达了对那个病人的愤怒。他和督导都认识到，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想和她继续保持关系的漩涡中，偏离了治疗进程。在这个特殊病人身上遭受此等悲惨命运的治疗师，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案例（15）
治疗者的强迫症仪式

他每天都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爬出被窝，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关掉闹钟，用一模一样的姿式站起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做三个深蹲立，然后走到卫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9步，而且小心不能踩到卫生间瓷砖的接缝处。

就像许多强迫症患者一样，这个治疗师的生活充满了没完没了的固定仪式。他每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丝毫不差——也许是为了赶走潜意识里的魔鬼。他每天都用一模一样的方式爬出被窝，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关掉闹钟，用一模一样的姿式站起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做3个深蹲立，然后走到卫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9步，而且小心不能踩到卫生间瓷砖的接缝处。他每天都沿着相同的路线步行去办公室，并且小心翼翼迈出相同的步幅，这样就能跨过人行道上的水泥板接缝，而不会踩到它们。如果某天早上人行道上很挤，妨碍了他前进的步伐，他就会变得气急败坏。

“借光！”他大声嚷着，挤过人群，“借光！”

一天，治疗师治疗日程上的头一个患者碰巧来的早，他正站在诊所门口。这时治疗师沿街走来，患者看见治疗师小心翼翼地走路，谨慎地跨过路面接缝。当治疗师快走到时，正好有一群人从一幢大楼里出来，挡住了他的路。治疗师照例是很愤怒，厉声喊道：“借光！借光！”并硬生生地从那群人中间穿过来。当他走到诊所跟前，发现患者提早15分钟就到了，不由得再度怒火中烧。

“哦，你好，琼斯先生。请进。我一会儿就过来。”他表面上尽量对患者表现得很客气，但实在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厌恶之情。患者妨碍了他早上的部分仪式，那就是以固定相同的方式打开诊所的门，沿走廊走11步到办公室，同样，要小

心跨过瓷砖的接缝，然后以完全一样的方式打开私人治疗室的门。走进办公室后，他的仪式还包括：开关7次卫生间的灯，以确保灯泡正常，然后迈7步走进他的私人治疗室，以固定的顺序打开屋里所有的灯，之后坐在他的椅子上以固定的顺序用11分钟时间看完报纸。11分钟之后他读完报纸，用固定的方式把报纸拿在手上，走到卫生间方便3分钟。然后他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洗好手，做好了这一切最后准备的仪式，便开始一天的治疗。

而患者把这一切都搅乱了，治疗师对他极其愤怒。患者是个敏感的年轻男子，走进治疗室时，他注意到了治疗师的一脸怒气。

“出了什么事吗？”患者问道。

“你什么意思？”治疗师大声说。

“噢，你看起来好像很烦躁。”

“哦，没什么，”治疗师说道，“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治疗师没有接着请患者表达出对治疗师的感觉和想法，而是问了他一个笼统的问题：“那么，琼斯先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治疗师是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他没办法按部就班去做治疗分析。他根本无法容忍患者任何一点批判性的想法，因为他对患者打扰了他一早上的程序非常生气。这样一来，患者就继续讲他上周发生的事，但中间却有好几次沉默不语，心里还在想着自己刚才做错了什么而惹恼了治疗师。

案例（16）
苛刻的母亲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发生在一个一直被剥夺母爱（母亲对她照顾得很不够）的患者，与一个有着一位爱挑剔和辱骂的母亲（母亲经常贬损她）的治疗师之间的一场冲突。

有个女治疗师，她有15年之久的治疗经验，但却没有博士学位。一天，她正在接诊一个激动易变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女患者。患者曾在治疗期间，克服了极大的困难，获得了某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现在她就利用这一点攻击治疗师不负责任——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接受足够的临床心理学训练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治疗师，说这令她失望、使她丧失了接受良好治疗的机会。

"这真是荒唐，"患者说道，"你准备什么时候拿到博士学位？我是你的患者，但我却是个博士而你不是。"

"如果我有博士学位意味着什么？"治疗师回应道。

"那意味着你能帮我更多。没有博士学位，你就是在剥夺我恢复精神健康的机会。我可是说真的。这真荒唐。我所有朋友的治疗师都是博士。你为什么不向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申请学位？不要告诉我你没有钱，你可以申请学生贷款。"

这个治疗师本来就对自己缺少学历充满自卑，州政府执业资格签署局、保险公司还有她的一些同事的反应，都验证了她的这种疑虑。然而，这个治疗师受过极好的训练，经过相当好的精神分析专业学习，并有多年成功有效的实践经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发生在一个一直被剥夺母爱（母亲对她照顾得很不够）的患



者，与一个有着一位爱挑剔和辱骂的母亲（她经常贬损她）的治疗师之间的一场冲突。所以，每当患者提到治疗师的要害处，治疗师就开始焦虑。当然，她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至于犯类似自我辩解或攻击患者的低级错误。她可以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患者另找一名治疗师。

“如果像你所说，我剥夺了你治疗的机会，”治疗师对患者说，“那么也许你应该另外去寻找一名有你所期望的学历的治疗师。”

“也许我会的。”患者回击道。

她们在这个话题上又你一言我一语地持续争执了几分钟。治疗师的焦虑开始升级。这种焦虑源于她对做一个完美治疗师的强迫性需求。她越来越觉得患者像她那个苛求的母亲，并想尽快把她消灭掉。因为她害怕自己的愤怒会爆发出来，会控制不住情绪，治疗师就尽快把治疗推向结束，并最终帮患者找了另一位治疗师。

“你会和这位女士相处得很愉快，”治疗师说，“她不但是个极好的治疗师，还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让她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我很愿意继续为你转介。”

对于这个治疗师来说，恰当的反应是给这名缺乏“足够好的母爱”的患者一个包容性的环境，这正是患者在童年时期所缺失的东西，并允许她表达出消极的感受，这样才能触碰到她潜藏在内心真正的需求。

案例（17）
有优越感的治疗者与多重人格患者

她接受治疗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她七重人格中的每一个都会在治疗过程中不时地冒出来。但是，这些人格对治疗师都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它们都不愿袒露自己。

一个因出版了几本书而小有名气的女治疗师，对她的心理患者开始变得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起来。在潜意识里她却视患者低人一等，尽管表面上她对患者极为关照，但这种态度仍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强迫性的人格特征使得她既冷默又好算计。因此她的患者从来没有向她完全敞开过心扉。

举一个患者为例，她是多重人格患者。她接受治疗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她七重人格中的每一个都会在每次治疗过程中会不时地冒出来。但是，这些人格对治疗师都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它们都不愿袒露自己。这个一向自以为是的治疗师错误地把患者诊断为躁狂—抑郁症——因为患者有一个躁狂的人格和一个抑郁的人格——却完全忽视了她其他人格的行为表现，例如其中有一个人格是相对健康的。出于错误的诊断，她给患者开出了恰恰是有害的精神病药物（一种抗抑郁的药），致使患者出现焦虑发作和不良副作用等症状。而她的分析解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患者的内心。尽管，像其他许多患者一样，这个患者慕名去看这个治疗师，并因此而产生了积极的移情，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她还是不断地装作按治疗师要她感觉和思考的方式去做，只希望赢得治疗师的肯定。

事实上，这个治疗师的自尊心很脆弱。她把"坏的自我"——她从前的俄狄

浦斯期的愤怒、嫉妒和自卑——彻底分离出去，并虚构一个好的、高贵的、正义的理想自我形象来陶醉自己。她的书，充斥着治疗取得成功的吹嘘，也许是为这种理想的形象撑腰。与此同时，她把“坏的自我”投射给她的病人；他们疯了，而她要拯救她们。这就是她的母亲在她孩童时期对她所做的，如今她也这样对待她的患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才气过人。作为一个治疗师，她却名不副实。浮夸的个性使她与自我治疗或寻求督导的帮助无缘，而那种训练和督导原本可以帮她弥补不足。这有时就是成名带来的不幸代价。



案例（18）
好说教的治疗者

治疗师对这个患者很生气，因为他的说教无法控制或影响患者。他越是生气，也就越想给患者施加压力逼其就范。因此他就陷入到和患者的权力之争中。

有一个年轻的男治疗师喜欢对患者说教。每当患者不愿按他提出的要求去做，他就会给他们上一课。一个遇到障碍前来治疗的年轻艺术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这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和许多人一样，他到曼哈顿来是为了寻求名利和前途，而结果只是幻灭。他来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自己，而是要找到扫除障碍并重新开始绘画的道路。这个年轻人极其喜欢抱怨，不停地谈论令他忿忿不平的事物；但是每当治疗师要他做一个有助于释放愤怒情绪的格式塔训练时，他都拒绝了。

“你知道，”治疗师有一天对他说，“除非你摆脱愤怒，否则是不可能清除障碍的。你知道摆脱愤怒和了解自我深层的感受，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吗？”

“你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患者淡淡地回答道。

“为什么你不拿起那把球拍来，给它一个迎头痛击呢？”

“我不想那样去做。”

“你难道不想摆脱愤怒吗？”

“没错。我不想摆脱它。我觉得我的愤怒对我的创造过程来说很重要，它是我的源泉，我的力量。它是保护我与人生无常斗争的武器。我需要我的愤怒，我需要我的神经质，我不想清除它们。”

像许多积极心理疗法的治疗师一样，这个治疗师也有一种控制患者的需求。他没有耐心等患者做好接受某种方法或解释的准备。他催促着患者体验他们的感受。他有一种控制和呈现治疗方式的强迫性需求。因此他不愿让患者自己把握节奏，他害怕被患者所控制，并积极采取行动对抗这种被控制的恐惧。如果患者拒绝按治疗师所建议的去做，就会被教育一番。在潜意识层面，他是在重现他童年时的场景，特别是在他的肛门期，他的母亲总是把他拽到马桶边，并不停地教育他要养成好的排泄习惯。

治疗师现在对患者上起了关于神经质和创造性的课程。“艺术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用权威的口吻说道，“认为神经质对创造性至关重要。向我表达过这种观点的艺术家在你之前就有，在你之后还会有。这些艺术家认为是神经质让他们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正如你所言，神经质是他们的‘创作源泉’。但这只是在自我合理化，是对受阻封闭的情感的一种防御，这些情感是人格中神经质的部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安心坐好，听我说几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神经质并没有激发你的创造之火焰。它可能驱动你去追求名誉，但不会使你与日俱增地有创造力。相反，它只会减少你的创造能量。它使你和你的作品千篇一律，视野狭窄，歪曲现实。因为你没有触及到你内在深层的感情，你的作品将是浅薄的、因循守旧的，而不是深刻的、真实感人的。你在听吗？”

“我正听着呢。”

“你越长时间地积累你的愤怒，愤怒就越深地毒害着你。你或许觉得那是武器，但事实上它是一道屏障，是妨碍你与人真诚交流的屏障。如果你不以坦诚的方式与人交流，你对人生的看法就将越来越偏颇。越是神经质，你的观念就越偏颇和狭隘。发展到极端，当然就成了精神分裂，那时你的观点就完全偏离了现实。你还在听我讲吗？”

“我听着呢。”

“这些你以为至关重要并起保护作用的愤怒情感，实际上是你自己内心制造的烟幕。它们的作用就是使你专注于外在世界，而不想去感受你内在的东西，比如对死亡的恐惧、空虚感，以及被你所压抑的1001个过去的伤害——这些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早期。它们阻止了你去体验自己真正的深度，如果你不去体验自己真正的深度，那么你就大大局限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没错。”

“当一个人用神经质的目光去看待一样事物，他或她就会片面、偏袒、目光短浅。一个健康的人会全面地看待生活的复杂性，带着对这种复杂性的激情和敬意，充分地作出反应。我所要表达的是：神经质激发创造力这个流行的说法是个错误，神经质只能带来停滞和死亡。创造力源于生命——来自与情感充分的接触。你明白吗？”

“明白。”

“你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了你的演讲很棒。”

“还有呢？”

“我还是认为我需要我的神经质。”

“你是说你还是不想处理愤怒，不想触碰你深层的情感吗？”

“一点没错。”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

“你为什么来治疗？”

“我本来以为你可以给我一些主意，比如怎么弄到画廊，怎么展出我的作品。”

治疗师对这个患者很生气，因为他的说教无法控制或影响患者。他越是生气，也就越想给患者施加压力逼其就范。因此他就陷入到和患者的权力之争中，

他对自我的感受就依赖于是否能“赢得”这场斗争、让患者按他所说的去做。另一方面，患者也觉得他的自尊就建立在成功地抵制治疗师对他的控制和支配上——这个患者有一个好干涉、控制欲强的母亲和一个专横、攻击性强的父亲。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最后以患者愤然离去，留下治疗师手持球拍、孤零零地站在房间当中而告终。



案例（19）
当强迫症治疗者遇上精神病患者

事实上，恰恰是治疗师自己需要安抚，他体验到了患者潜意识的攻击性（她潜意识的攻击性来自于治疗师自身的焦虑），这个女病人激起了他要控制一切的强迫性需求。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离婚之后精神崩溃了。在随后的住院期间里，她陷入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状态。她被指派给一个年轻的精神科住院医生治疗，后者发现她很有魅力，并被她迷住了。她是他最喜爱的病人，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占据了他很多个人时间——想努力把她从病态中拉出来。他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想让她开口说话，但这只是徒然，她不停地抽着烟，面无表情，目光从他身上飘过。

“你今天怎么样？”

她没有反应。

“你今天看上去确实很可爱啊。”

还是没有反应。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仍然没有反应。

这个患者是如此孤独可怜，治疗师发现自己很想安抚她。从逆向移情的角度看，她很像是他的母亲，在治疗师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经受过数次精神崩溃。事实上，恰恰是治疗师自己需要安抚；他体验到了患者潜意识的攻击性（她潜意识的攻击性来自于治疗师自身的焦虑），这个女病人激起了他要控制一切的强迫

性需求。此外，他还体验到了患者潜意识的性欲，这是患者所恐惧并压抑着的（她潜意识的性欲激起了治疗师自身的性感受，这反过来引起他更多的焦虑）。他花这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从潜意识层面来讲，是性感受的外在表现——一种献殷勤的行为。

一个精神病患者对这种献殷勤和安抚的反应，就是更加退缩到精神病状态中去。也就是说，患者的防御更加强大，以免攻击行为和性欲要求被释放出来。因此，本案中这个年轻女人变得更加具有紧张性精神病症状了。因为治疗师的逆向移情，他把患者又往里推了一把。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扭转了局面。当几个月的献殷勤和安抚都无济于事之后（他再次感受到像个小男孩，想要帮助母亲，但母亲对他的努力无动于衷），他终于被激怒了。有一天，他坐在她旁边，突然叫道："你说不说话？嗯？到底说不说？"他的语气是很生硬的，他的目光充满挑衅。"你大概傻得连话都不会说吧。没错。你大概就是这么傻乎乎的！"

患者转过脸，两眼敏锐而又嫉恨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连招呼都不打，把她的咖啡杯向他砸去，差几英寸就砸到他的脑袋了。

"去你妈的！"她小声骂道，跟着便跑出了屋子。

接下来的几周，治疗师又能够和患者交流了。他通过表现自己的攻击性，向患者表明宣泄攻击性是完全可以的，之后他又帮助她接纳自己的愤怒，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随着她逐渐把压抑的攻击性宣泄出来，她也逐渐地恢复了爱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治疗师一定要留意，不要把他们对患者所拥有的感情表现出来，即便这些感情看上去是积极的，像是爱、同情或是欣赏。

案例（20）
恐惧同性恋

他尚未在个人分析中处理过这些情绪，即对完美、控制以及避免爱情（对同性恋的冲动）等的强迫性需求。

一位年轻的治疗师正在治疗一名三十五六岁的男子——他细心、聪明、外貌英俊——他俩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在治疗师帮助患者处理其负性移情的几个月中，他受尽了患者的讽刺挖苦、呼名唤姓及其他各种拒绝的行为。患者及其母亲之间的关系就与这种治疗关系情形相似，互相讽刺和直呼姓名是司空见惯的。治疗师处理这种移情状况不成问题。然而，当这种负性移情问题解决之后，某天患者开始表达他对治疗师的爱慕之情并加以性诱惑时，治疗师发现自己开始感到焦虑了。当时，他尚未在个人分析中处理过这些情绪，即对完美、控制以及避免爱情（对同性恋的冲动）等的强迫性需求。

当治疗进行到这里时，另一个城市向患者提供了一份工作。治疗师没有把患者突然离开的想法视为是一种阻抗，而是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是患者的最佳选择。"你现在看起来好多了，"治疗师对患者说，"我认为这次选择对你来说意义重大。"患者接受了新的职位，并在一个月后结束了治疗。

案例（21）
自我阉割的治疗者

随着患者逐渐好转，治疗师却每况愈下，他对患者产生了记恨，怪她害自己生了病。

有位治疗师新近接手治疗了一个女患者，这是督导（宛如他的代理父亲）转诊过来的，督导是个资深的分析师，其观点对他影响很深。患者是个容易出现躯体不安的年轻女子，她主诉有强烈的焦虑，而且是来自于其未解决的口唇爱和性爱的需求。这个治疗师试着“喂”了她几个月，没有什么进展。然后他自己开始感觉焦虑并开始生病了。

治疗师的脑子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治疗失败，他将会受到督导猛烈的批评和逼迫。他把超我投射到这个现实人物身上，他感到一种被逼迫的危险，那就是阉割——因为从俄狄浦斯角度来说，行医的职业就是阉割父亲然后占有母亲。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自己被一个严格的超我所迫害——便会产生一种心身症反应。严酷的超我不仅包括以阉割相威胁的父亲，还包括前俄狄浦斯期贪婪恶毒的母亲：她那有毒的乳房和肛门期令人产生“羞耻的排泄”。

在本案中，治疗师把自己弄病了，也就是说，“阉割”了自己，以此来安抚古老而强势的超我（有阉割力的父亲——督导的非难和逼迫）。然后，随着患者逐渐好转，他却每况愈下，他对患者产生了记恨，怪她害自己生了病。然而，事实并非是她害了他，而是他自己的逆向移情——被这个治疗情景所激起的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所导致的。看起来，他承担了她的病，所以

她好了，但实际上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的自我潜在的精神冲突问题在作怪。

在和督导讨论了这个情况后，他开始明白并能控制自己的逆向移情。督导向这位治疗师清晰地说明，他把自己当作了代理父亲。“我不是裁判你，我只是帮助你，”督导对他说。他们分析了整个情况，随后治疗师离开时感到非常放松。几个星期后，他的健康状况改善了，他也向患者解释清楚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原因，他们的治疗关系又走上了正轨。



案例（22）
拒绝电话咨询

这个治疗师坚决认为和患者在治疗室外的任何接触(包括电话交流)都会忽视移情问题，并且，更严重的是会破坏“戒规”。

“我知道你不喜欢在电话中讨论问题，”一个女患者用恳求的语气说道，“但这是个紧急事件。真的很紧急。”

“我相信是的，”这位治疗师，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回答道，“我想我可以给你预约在今晚咨询。”

“可这事万分紧急！”

“对不起，你知道我对电话咨询的态度。”

“难道你就不能破次例吗？”

“不，不可以。”

“你难道连这是件什么样的急事都不想知道吗？”

“不管是什么事，我相信通过正常的面对面咨询，效果会更好。”

“算了吧。”患者把电话挂了。

这个治疗师坚决认为和患者任何在治疗室外的接触（包括电话交流）都会忽视移情问题，并且，更严重的是会破坏“戒规”。此外，她感到对她来说，严守“底线”很重要，偏离任何她所设立的“底线”都可以看作是向患者示弱，而那会鼓励患者想要更进一步的支配权。这种对技术的刻板遵守，根源在于她所接受的职业训练，也根源于她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强迫性的养育方式，这两方面都强化了她严守规则的个性。与此同时，这个患者是个喜欢挑战规则的人，她已经不



是第一次尝试在电话中和治疗师讨论事情了。所以，在这个案例中，这个治疗师有额外的理由坚持自己的原则。

但是，她是如此强烈地抵制和这个患者在电话中交谈，以至于拒绝了解这是件什么样的紧急事件，那就是她的错了，而且这次代价惨重。因为，就是这一次，这个患者有合法的理由和治疗师进行电话交谈：因为她刚刚被强奸了，并处于受惊状态。每一条规则都有例外的情况——治疗师也知道这一点，但她太厌烦这个患者，因而态度也太刻板了，没能灵活应变。结果，这个患者不仅中止了治疗，还控诉治疗师竟然置她于死地而不顾，从一场诉讼官司中赢得了几千美元的赔偿。





三、虐待型的逆向移情



案例（23）
虐待狂的治疗者和有自杀意图者

无意识间，这个治疗师在促使这个患者自杀。事实上，他的责备和要求是使她自杀的一种间接诱导。

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有自杀倾向，她接受了一位正在一家心理诊所实习但缺乏经验的治疗师的治疗，他对她进行危机干预和疏导。这个患者的心情很低落，主要是因为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近来去世了，这个朋友曾象征着她的“好妈妈”形象。而这一关系是和现在仍然存在着的生母对她的特别虐待关系混合在一起的。

有时这个患者来治疗时，在她的手腕或前臂上会见到有伤痕结成的新痂疤，这是她自己割的。治疗师对此所作的反应总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治疗师会以一种恼怒的口吻问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患者温顺而无助地回答道。

“我想我们之间有协议，当你开始感到想自杀时会打电话给我，不是吗？难道我们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吗？”治疗师摇了摇头。患者陷人沉默之中。“你怎么不说话呢？”治疗师忍不住又问。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治疗师对这个患者勃然大怒。患者能感受到这种愤怒的情绪，但保持沉默。治疗师和患者被堵在一股要超越她自杀意图的这一话题力量中。治疗师把患者的每一次自杀意图，都理解成是她对他的一种怨恨行为，而患者则认为治疗师不让她自杀的要求和她的母亲虐待她的要求一模一样。

另一方面，这个治疗师仍然有必要去处理他过去生活经历中对母亲的愤怒情绪，他的母亲在他十几岁时就自杀了。在无意识之中，他讨厌他的母亲，希望她

死，然而当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之后，他又感到了一种罪恶感。他之所以成为一名治疗师，是这种无意识动机成了他与母亲关系重构的赎罪需求，然后他被引到治疗有自杀意图者的这条道上来。然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开始讨厌她了，正像他讨厌他的母亲一样，当然这种讨厌也是无意识的。

不幸的是，这个治疗师的无意识憎恶最终把患者推向了自杀的边缘，而这种无意识的憎恶是通过施虐狂的需求在“矫治”他的患者时，能动地反映出来的。这个患者一次来治疗时就向治疗师叙述她的母亲很令她烦恼。当她离开之前，这个治疗师因她触动了自己的心结便又开始责备她。

“你很想自杀，对吗？”

“不知道。我想不是的。”

“如果你不告诉我真相，我就无法帮助你。”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家里有药吗？希望你回家后直接扔掉它们。你还要扔掉家里的所有刀片。埃米莉，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而且，如果你开始觉得恐慌时，要打电话给我，好吗？你能保证打电话给我吗？”

“我保证。”

“不要老是光说而不做。我说正经的，你真的会打电话给我吗？”

“是的，我保证。”

无意识间，这个治疗师在促使这个患者自杀。事实上，他的责备和要求是使她自杀的一种间接诱导。传达给患者的潜在信息是，如果这个患者不能成为一个好女孩，不能按治疗师所要求的那样做，治疗师会不认可她。这就使患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正如她母亲通常让她陷人的窘境一样。如果她按治疗师说的那样去做，她会因为服从于如此一个令人讨厌和表现高人一等者而感到无能为力；如果她企图自杀，她同样会觉得无力，觉得自己很坏。但是她又想如果她真的自杀，至少也许可以让这个治疗师（宛如她母亲）会因为如此对待她而感到懊悔。

那个周末患者服用了一瓶安眠药，结果被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她活了下来，而治疗师在接下来的一周中被取消了治疗她的资格。

案例（24）
必须成为“领导”

当她成功地使他们摆脱毒品的同时，她也让他们变得绝对地服从于她。他们被强制性地要求把工资交给她，作为回报，她每星期给他们津贴。

她是这样成为一名治疗师的。她的三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为海洛因成瘾者，所以她参加了当地的一个矫治毒品成瘾者的父母协会组织。不久她便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她越来越确信她在这个领域里有特殊的天分，她返回学校以获得康复心理治疗的硕士学位。后来，她参加了这个协会的许多工作坊，去了解关于毒品成瘾的所有必需学习的知识，直至她对自己满意。很自然地，她赞成这样一种理论，就是毒品成瘾是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疾病，它与环境毫无关系。最后，她个人开业建立诊所，用以专门治疗有滥用毒品问题的人们。

她的业务很快发展成一种宗教仪式，而她的病人也成为她的研究对象。当她成功地使他们摆脱毒品的同时，她也让他们变得绝对地服从于她。他们被强制性地要求把工资交给她，作为回报，她每星期给他们津贴。他们不被允许结婚，而且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也必须是她的组织中的曾经是毒品成瘾者的人，并且只能是在她严密的监控下。她的话通常就是金科玉律，她永远都对，这一点对于每个人来讲都越来越明了。在乐于助人的外表下，她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施虐的暴君。

她需要她的患者完全服从于她，她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这种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御她无意识中的对自己不完善的恐惧。通过控制她的患者，她在控制自己的恐惧。在她的无意识中，如果她是不完美的，或者周围的人不能肯定她

是完美的，不能接受她的权威，那就意味着局面的混乱。她必须保持这种防御性人格，是为了避开童年期对母亲的愤怒和分离的体验，她的母亲是一个极端专横和剥削成性的人。当她的母亲让她照顾她的弟妹时，这种防御性格就养成了。现在她把自己等同于她的进攻者（即她的母亲），用她母亲对待她的方式去对待她的患者们。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三个孩子，她培养他们病态的依赖感和顺从感。

她是那种恃强凌弱者，不是威胁性的而是狡猾地阉割他人意志那种类型者。她是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散发出充满能力和责任心的气息。她给别人的无声信息就是她并且只有她知道怎样让事物运作，因此，如果要做好事情的话只能让她一个人去操纵。从短期来看，她的这种做法似乎对她的患者有效，因为边缘性人格障碍者首先就需要严格的界限来规定，但从长期来讲，她使她的患者在幼稚的、受虐狂和病态依存的层面上进一步发展。

不幸的是，她这种顽固的防御性格使她不受真正的督导和职业训练影响。尽管她也参加督导小组，但她主要是通过在这个组织中以一种“指桑骂槐”方式来避开真正的反馈。一次，在这个组织中的一位男士企图对她的方法提出批评，作为反应，她像孩子一样大发脾气。

“你一参加这个小组，我就对你有一种感觉”，她因为愤怒而颤抖地告诉那个男人，“我一看到你，就告诉自己，‘他是一个讨厌女性的人’。我可以从你的眼中看到你的神色。你对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因为我的业务比你们的都要成功。所以你希望在众人面前压制我，指责我，使我丢脸。你应该感到羞耻！羞耻！”她冲他晃动着手指，好像她是他的母亲，然后她突然又哭诉起来，“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这个领域付出了多少，我帮助了多少患者。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和我的孩子们做的努力有多困难。你觉得和三个海洛因成瘾者在一起很轻松吗？你真的那样认为吗？你应该感到羞耻！”督导小组的成员们都团结到她的周围，批评销声匿迹，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案例（25）
不会适可而止的治疗者

她的行为矫枉过正，以避免自己像她的母亲，但却走向了另一端。

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治疗师正在治疗一名情况非常不安定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年轻女子。治疗者的督导已经反复告诉她，与这种患者设立坚定牢固的界限是很重要的。这个患者打破了每一条可能的规则：她很少付费，事实上，她已经欠了很大一笔钱了；她来得很晚或者干脆不来治疗；她随时给治疗者打电话，煲电话粥。

这个患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混乱。她的工作也因一再的旷工而被解雇。她和她的情人、朋友和家人发生越来越恶毒的争吵，直至她疏远了所有的人。尽管治疗师的督导一再告诫过，但这个治疗师仍然不能设定界限和坚持如期治疗、常规收费，而且在治疗之间不与患者通电话的规定也没能守住。最后，这个患者停止了治疗，留下一大叠未付费的治疗账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患者的工作、爱情、社交和家庭生活处于一片混乱。

哪儿出错了？为什么这个治疗师未能遵循她已经意识到的治疗规则去做呢？这个治疗师的母亲在早年，对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有时进行口头上的、有时是身体上的虐待。治疗师的母亲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影响力且专横的人，以至于她绝不希望自己成为她母亲那样的人。她的行为矫枉过正，以避免自己像她的母亲，但却走向了另一端。她在仁慈的伪装下，像施虐狂者般地对待她的患者。由于她的无规则，不会适可而止，她最终毁掉了这一治疗。

案例（26）
强制的解释

这两个人处于一种有关解释的权力争斗中，用行动来发泄肛门期的支配或服从的俄狄浦斯竞争情绪。

"我不希望你解释给我听"，一个患者不断地告诉他的治疗者。这个患者自身也从事过心理咨询工作，他是存在主义流派的，不认同心理分析和解释的方法。然而，他的治疗师并没有停止解释，每次治疗过程中，他都会不时地给出一些解释，这样就导致一场争论。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想你作出解释"，这个患者抗议说。

"是的，我知道你这样说过。"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解释给我听？"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治疗师必须做的。"

"你所需要的是跟随我的情绪提示。如果我对解释有抵抗，你就不应该再给出任何解释。"

"如果你的抵抗不是一种神经质的阻抗的话。"

"不管是不是神经质的，我都不想听到你的解释。作为一名治疗者，你应该尊重我的感受。"

"我确实尊重你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解释的原因。我试着去抓住你的感受。"

"你正在抓住我的感受。你抓住的是我愤怒的感受。"

"很好。"

"不，不好。我希望你停止解释。你听到了吗？我希望停止，我希望你不要再解释给我。如果你那样的话，我现在就从这里走出去。"

这两个人处于一种有关解释的权力争斗中，用行动来发泄肛门期的支配或服从的俄狄浦斯竞争情绪。这两个治疗师都是生殖器自恋者，在他们的性格中有强烈的施虐和受虐的成分。对于患者来说，治疗师的解释是无意识的，是一种雄性的征服，也就是说，是对被治疗者（治疗者代表着他的父亲）实施的鸡奸。在治疗师看来，患者成为他现在想杀害的弟弟，或者现在他想战胜的父亲。

从另一层面上看，患者代表着治疗师在儿童期淘气的、作恶的自我，而现在他把它投射到了患者的身上。通过"杀害"患者（即解释他的行为），来除掉他童年期自我恶的部分。

治疗师需要打破患者的防御，以强迫他去经历他曾经历过的伤害体验，并有意识地使之合理化。作为格式塔疗法流派的一员，他信仰这种挑衅的策略。他还采用成败各半的这样一种治疗策略，他想他的患者不会离开，因为患者深陷在权力的争斗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下一次治疗师给患者解释时，这个患者变得极其愤怒。他猛地站起来，尖叫道："我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关于解释的事情了，不是吗？难道我没告诉过你吗？"然后他拎起一把折叠椅扔向治疗师，转身冲出房间。治疗师拾起折叠椅，平静地看着患者离开，却没有做任何表示去挽留他。

那天晚上，患者正在和他的妻子以及与另一对夫妻吃饭。突然，当他叙述他和治疗师之间的痛苦经历时，他开始颤抖，然后觉得想要呕吐。他跑进洗手间吐起来，随后是腹泻。最后，他坐在抽水马桶上，像一个婴儿一样抽泣起来。是的，他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脆弱，但是他仍然很生治疗师的气。他觉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打败他。

他又回去了，假装他可能甚至是有意让治疗者认为他已经突破了僵持阶段，他已经领悟了。"现在可以任你喜欢的作出解释"，他告诉治疗师。事情暂时进展得很好，治疗师给出越来越多的解释，患者听着，而且似乎充分理解了。在内心

里，治疗师为他的有创新精神的治疗方法而高兴。然而，逐渐地，这个患者开始发现他没有钱了，他问治疗师是否可以欠费。治疗师觉得现在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治疗关系，他很乐意延续他的信任，作为对患者付出的勇敢努力表示欣赏。最后，患者欠费增加至1000余美元时他退出了治疗。

“对不起”，他实事求是地在电话中告诉治疗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打算离开。无论你怎样做都无法使我改变主意。祝你生活愉快。”

“钱怎么办？”治疗师问。

“起诉我吧。”患者回答道。

治疗师确实企图起诉患者，但是患者采取不理睬的回避方式，因此最后治疗师只得放弃了。在那一刻，他感到十分难过。通过实施无意识的强制性虐待狂行为，他挑起了一种对虐待狂反击式的抵抗，于是导致了治疗关系痛苦的逆转，更不用说他损失了1000美元是多么的心痛。



案例（27）
纵容的治疗者

在无意识中，她害怕解释，害怕设立界限，害怕为了拯救患者与他（或她）的本我混合在一块儿而斗争。

某治疗师，她觉得自己的思考很现代化，很宽容，因为她在治疗中几乎从不做出任何解释。事实上，她几乎不作任何干预。她认为为了帮助患者成长，她需要做的只是以共感的态度去倾听，时而对患者的陈述作出一些反馈即可。她主张患者本能地会知道他（或她）自己应该去哪里，她应该让患者去任何他（或她）想去的地方。简而言之，她允许患者完全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事实上，这个治疗师的这种现代化和宽容的技术是她受虐狂的一个变相掩饰。在无意识中，她害怕解释，害怕设立界限，害怕为了拯救患者与他（或她）的本我混合在一块儿而斗争。（同样的，许多家长声称放弃做父母的身份，把对孩子的培养方向交给孩子，或声称把抚养孩子的权利留给孩子，并称之为是进步的亲子关系，所采用的同样是这种方式。）事实上，这个治疗师相当消极地从情感上疏远了她的患者，她害怕如果她真的引起患者的兴趣，他们会控制她，会残忍地对待她。在治疗中，冒险去解释或者作出任何干预，可能会带来她所恐惧的亲密感。这种亲密可能过于令人满意，在她的潜意识中这种亲密，代表着与她性器期时的母亲再相会（她的母亲一方面控制她，同时又在情感上抛弃她）。因此，这种恐惧就是患者会接管和控制她的意味。所以，表面上她的消极状态是恐惧情绪在作怪，实际上是让患者来控制治疗的状况。同时，也让她觉得这可以保证不会有真正的亲密关系产生。

案例（28）
支配与无用

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无意识地在做格式塔治疗的伪装下，重构了这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她在治疗中还非常喜欢角色扮演。

她是一个很性感的治疗师，她的头发染成金色，嘴唇宽厚而闪亮。她的指甲很长，而且涂成绿色，她的腿在短裙外面悬垂着。她采用的治疗技术是格式塔疗法和生物本能学。她的很多患者都很羞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如受虐狂似的对她的这种施虐狂般的治疗方法津津乐道。

她最喜欢的一个患者是个年轻人，他得了抑郁症，对自己评价很低，而且老是失眠。他的母亲曾经很性感，爱挑逗，不断地抛弃他，因此他成年后，仍然与那些举止类似于他母亲的女人有瓜葛，从她们那儿他得到了受虐感。女人们总是挑逗他，而且一旦在从他那儿索取到她们能得到的所有钱财和礼物之后，就抛弃了他。而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无意识地在做格式塔治疗的伪装下，重构了这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她在治疗中还非常喜欢角色扮演。

“假设我是你的母亲，而你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你会说什么？”

“我，我不知道”，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听不见你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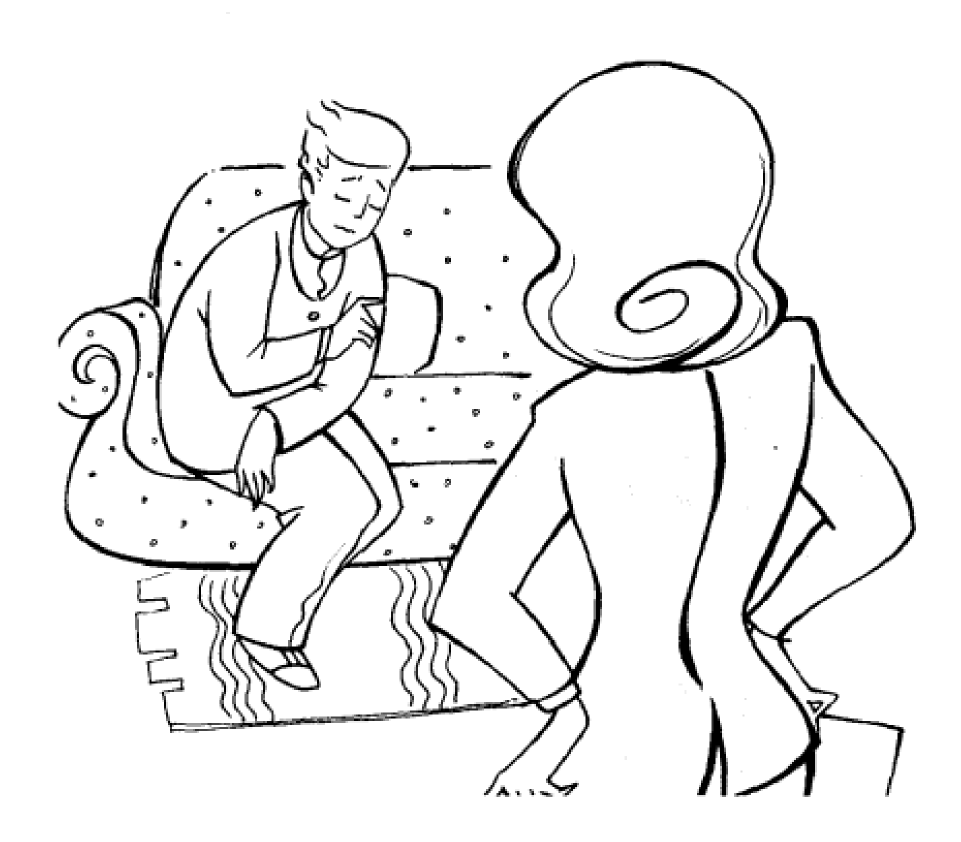
“我说……我不知道。”

“大点声说！”

“我……”

“呼吸。”

年轻人顺从地呼吸着。



“你不是在呼吸。我说的是深呼吸。”

年轻人试着更加深入地去呼吸。

“躺到沙发上！躺下。”她命令道。

他温顺地躺在沙发上。

“现在，用你的拳头去捶沙发。我现在是你的母亲，我站在这儿。你会对我说什么？”她坐在椅子上，紧挨着他，她的头发垂下来贴近他的脸颊。“继续下去，说，给我滚开。”

“我，我不能那样说。”

“说，你这个笨蛋。你知道这是你想说的。你知道这是你一辈子都想对我说的话。”

“滚……，滚……我不能说。”

“我命令你说！”

“滚……，没有用。我不能那样说。”

“你想成为一个没用的人吗？这是你所希望的吗？”治疗师瞪着他。“你希望

那些女人继续虐待你吗？那是你想要的吗？喂，我对你说话呢！你听到了吗？"

"不。"

"那就启动你的愤怒。"

"我试试。"

年轻人试了又试，但是他做不到。最后，治疗师站起来，摇了摇他，并且以一种厌恶的口气说："忘掉它吧。"

他的治疗过程就是这样进行的。他每次结束治疗后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而她则感到高兴和满足，而且对她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有一点刺激性。其实真正的治疗程序并没有形成，但她不认为有问题。直至一两年后，这个年轻人的职业和个人生涯彻底垮台，他的身心已陷于一片混乱，此时这个治疗师再也无法帮他恢复常态了。



案例（29）
独裁的治疗师

成员们很明显地相互排挤着争取机会，以证明他们与治疗师的情绪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却被束缚在一个屈从的水平上去行动。

一个做广告宣称自己是格式塔流派的治疗师，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小组心理辅导方式。当他开始运作一个新的小组时，他会寻找第一个阻抗信号，把它等同于叛乱，跟着就会用一种无情和严厉的手段对付出现任何抵抗的个人。通过这种方式，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团体疗法的格调："按我说的去做，否则就把你开除出小组。"

例如，一个新组成的小团体约定在某晚8点第一次会面。小组中的一个男性成员迟到了15分钟。

"对不起，我迟到了"，这个成员说，"我找你的办公室费了点周折。"

治疗师看了看这个成员，然后讥讽地微笑着说："你找办公室费了点周折。我知道了。"

"你听起来似乎不相信我。"

"是什么使你会有这种想法？"

当治疗师继续讥讽地朝这个迟到的成员微笑时，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大笑起来。迟到者开始感到尴尬和丢脸。"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说过我很抱歉。我保证我再不会这样了。"

治疗师盯着迟到者，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像是在等待着一个迟来的忏悔。迟

到者也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他不时地避开治疗师指责的眼神，从其他人脸上寻求可能的支持。

“你对于今晚的迟到，难道没有一点感受吗？”另一个成员问道。

“我很期待着能早来”，迟到者说道，“我只是找不到地方。就是那么简单。”

治疗师朝着问问题的那个成员微笑了一下。然后他又盯着那个迟到者，等待着，双臂仍交叉放在胸前。迟到者开始在座位上扭动着身体，显得局促不安。

“我觉得有一点生气”，他说。“我想先谈一些其他事情。我已经道歉了。我已经说过从现在起我会准时来的，你还想怎样？”治疗师盯着迟到者，一种心照不宣的微笑挂在他的脸上。迟到者忍不住说道：“看，我真的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我真的变得很烦躁。我真的希望这件事立刻结束。”

这种相持阶段又持续了5—10分钟，直至其他小组成员都站到治疗师那边。最后，迟到者变得很不安，他站起来，开始大声喊叫他再也受不了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离开呢？”小组治疗师平静地说道，脸上带着微笑。

迟到者生气地离去了。

从表面上看，这个治疗师似乎已经从这种方法中得到了好的结果。事实上，小组中剩下的成员都被迫服从他的所有要求。成员们很明显地相互排挤着争取机会，以证明他们与治疗师的情绪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却被束缚在一个屈从的水平上去行动，他们绝没有机会去表达或克服这种被动的屈从。并且，这个小组倾向于制造服从的个体，只要他们处于在团体背景下以服从为高尚道德的系统中，他们就能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需要个人的自主性或平等的交往，他们仍然不知所措。至于那个迟到的人，治疗师和小组成员对他一致表示歧视的方式确实很伤害他，让他几个月都感到精疲力竭、愤怒，并且缺乏自信心。确实，这一幕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有几年的时间他都在做与此相关的噩梦。

为什么这个治疗师要这样管理小组呢？从意识层面上讲，他是想超过格式塔疗法的创始者弗里茨·皮尔斯。从无意识的层面上讲，他在用行动来发泄他的逆向移情，也就是说，他在上演最早发生在他童年生活中的一幕。当时他的身为军

人的父亲，让他围绕着房子齐步行进，立正，而且任何一次当他违反家庭规则时，就立即把他禁闭回他的房间。他的父亲不断给他灌输军事伦理化的重要性，他一次次地对他说，“当你长大后，你会为此感谢我的。”尽管治疗师自己并未意识到，但所有这些都被融合和吸收到了他的团体治疗方法中。他没有处理掉对父亲的情绪，现在却把这些情绪转移到了他的患者身上。实质上，他已成为一个治疗的独裁者了。



案例（30）
“殉道”的治疗者

她的脸上总是有这样一种神情：从痛苦中透出勇敢的微笑。

她是一个长期处于精神痛苦之中的治疗师，她相信这种痛苦经历不仅对她个人而且对患者都会有帮助。她在过去被称为曼哈顿的下层城区（现在被委婉地称为东部村庄）里有一个办公室，那儿离基督教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不远。她的患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吸毒成瘾者、卖淫者和有其他恶习的人。他们总是会取消某次咨询，而且拒绝付费，他们赊了一大笔账，还整天给她打电话，而且在面接过程中对她态度很不好。

“你是个悲伤的麻袋，知道吗？”一个低级庸俗的年轻男人在欠费找她治疗几个月后，这样尖刻地对她说，“你为什么对我的所作所为忍气吞声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治疗师问道。

她是个消瘦、虚弱的人，她总是穿一条黑裤子和一件高领的毛线衫。她的脸上总是有这样一种神情：从痛苦中透出勇敢的微笑。

“为什么这样？”那个男人嘲笑她道：“你太平庸了。”

“我吗？”

“我吗？”那个男人摇摇头，“你知道吗？你比无用还要糟糕。你很幼稚。你还未出生，你是个卵细胞却又装成一个成年人的精子。你应该回到你的娘胎中去。为什么把自己强加给这个世界呢？为什么强迫你的患者去看你那发着咯吱咯吱声的脸蛋呢？”

治疗师又勇敢地微笑了一下。

“啊哈哈！你无药可救了。我走了。”患者出去了。他那天虐待狂似的“毒品

注射”已经“发射”完毕了。

这个治疗师坐在椅子上，自己思考着：“他有一天会感到抱歉的。有一天他会发现，我不是让他生气的那个人。有一天他会明白移情和发泄，他会为今天对待我的方式感到抱歉的。我只是让他暂时继续这种方式，直到他明白事实上我对他有多友好、多和善，而他对我又多么糟糕。终有一天他会领悟的。”

而那个年轻男子则从未领悟过。他又做了几个月的治疗，等到他开始为自己的虐待而感到内疚时，他便毅然离开了她。



案例（31）
逃避保险赔偿金

> “我的一个朋友去做心理治疗。治疗师所收到的保险金似乎比我朋友所支付的费用更高，那样一来我的朋友就不用再为那次治疗付费给保险公司了。我觉得这个主意相当不错。”

在一次面接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患者向一个热情的年轻男治疗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是作为一种事后的想法。

“顺便问一下，你认为我们可以不交共同的款项吗？”

“不交共同的款项？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去做心理治疗。治疗师所收到的保险金似乎比我朋友所支付的费用更高，那样一来我的朋友就不用再为那次治疗付费给保险公司了。我觉得这个主意相当不错。你认为呢？如果你不想那样做，也没有关系。”她可爱地微笑着说。

“我想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能在财政上帮助你的话，我可以那样做，”年轻的治疗师便说道，便同样报之以惹人喜爱的微笑，“保险人员不知道，那就不会有事。”

“太好了。”

这个治疗师在其人格中有受虐狂的特质，他同意这个患者的要求，是因为他性格上的特质允许女人去控制他的生活。通过这样做，他陷入一个三角关系中，其中他和患者对那个保险员（如同一个象征性的丈夫）不忠实。这样就鼓励了这个漂亮的女人对治疗师的性爱移情，也最终导致她向治疗师提出越来越多的使他无法让步的要求。同时也让她找到一个结束治疗的理由。



无论如何，让患者逃避保险赔偿金都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的治疗师是在犯罪。其次，当治疗师和患者串通一气时，他们就有了某种超越治疗关系的权力。例如，患者以后可以“敲诈”治疗师，威胁治疗师说如果他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去告诉“保险人员”关于欺骗的事情。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逃避保险赔偿会给治疗带来消极影响，因为不管患者看起来多么希望治疗师和她串通一气，然而一旦治疗师这样做了，都会失掉她对他的很大一部分尊重和信誉，而且会丧失他对治疗过程的一部分控制权。

案例（32）防卫的治疗者与让人内疚的患者

“我想知道是否你人格中有一部分喜欢成为一个受害者，并且因成为一个受害者而感到兴奋。”

一个来访的中年妇女有一个残忍的父亲。在她的一生中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然而，她不但没有想办法克服这些不幸，反而利用它们以一种狡猾的、抱怨的方式去引起周围人的同情。她的受虐狂性格使她保持一种牺牲者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正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她和她的母亲都受她的父亲支配，在她的童年早期，母女俩就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双人哭诉体”，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并从对方那儿获得安慰。

事实上，这个患者的故事如此悲惨，以至于刚开始叙述它时总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她的故事中充满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而且通常来自于她生命中的男人们所为。然而，她却满足于如此悲惨的情境，以至于她不愿放弃她的悲剧或者作一些认真的努力去改变或超越她的境况。

当她通过一个也是治疗师的女友求助于一位男性治疗师时，她再次诉说她的故事。而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一开始就被她的悲惨境遇深深地打动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已经从中看到了她强迫性的重复悲剧的模式。

有一天他对她说：“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你似乎很乐意成为一个牺牲品。”

“你什么意思？”她询问道。

“我想知道是否你人格中有一部分喜欢成为一个受害者，并且因成为一个受害者而感到兴奋。”

“因成为一个受害者而感到兴奋？”她大为震惊地注视着他。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是那样的。"治疗师继续说明她是怎样因成为一个受害者而感到兴奋的，而她也继续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尽管治疗师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时机的选择上却有失水准。她显然还未准备好去听他的话。结果，从那一刻起，她开始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对待他，她的语气和举止告诉他，他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她的感情。而治疗师自己，通过他的解释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男人，一个让她受难的人。这两个人注定处于一种斗争的状态上：她越来越让他感到内疚，而他的反应则变得越来越具有防备性。他反复叙述他的解释，而且拒绝作出让步。她用一种温柔的、微妙的方式——不是直接地对抗他或攻击他，而是让治疗师觉得自己像一个缺乏同情心甚至是残酷无情的人，他对她的遭遇没有任何同情心。而每当这种时候，他都会以一种更为恼怒的高人一等的语气对待她。

这个患者让人内疚的方式，唤起了治疗者对自己母亲的愤怒情绪。他的母亲与这个患者几乎有同样的行为方式。他的母亲不是说"我要发疯了"或"你会让我心脏病发作的"这样的话，而是以患者的那种方式，通过一种总是让他感到愤怒的微妙指责以及和蔼可亲的举止来引起他的内疚感。他以对待自己母亲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患者，也就是利用微妙的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她，于是这样一种防御姿态就贯穿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最后，当这个患者叫来她的那个朋友（也是一个治疗师）来介入时，这种力量的对峙才得以解除。她的朋友帮助治疗师意识到这是逆向移情的结果，他才开始从一种原始力量的对峙中退出，而以同情患者的方式重新开始他们的治疗关系。这样，一旦上述状况再次发生，他也能够帮助她超越她的受虐狂方式，并促使她的生命作出积极的改变。

案例（33）实施性虐待的治疗者

尽管这样的治疗师很少，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中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就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如此聪明、如此成功又比较健康的患者会屈从于这样一种猖狂的性虐待呢？

有个28岁的妇女就诊于一位国内知名的治疗师已经6年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通常在办公室之外会见她，与她发生性关系，而且他们的性关系显然具有施虐与受虐狂的特征。例如，他会把她绑起来，打她，强迫她用口交做爱。在这段时期里，她会继续去他的办公室见他，并且要为定期的精神分析治疗付费。

这个患者还和这个治疗师在一个团体治疗小组中。他告诉她绝对不要和小组中的其他成员说她和他有性关系，但是可以在小组中以另一名字来讲他，以及适当地讲她对他的反应。他还警告她说，如果她告诉小组中的人，他们睡在一起的话，那么对她的"兄弟姐妹"会产生坏的影响，可能会加快促成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产生精神病或自杀念头。此外，他还威胁道，如果她泄露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性质，他就会指控她是精神病患者。

这个患者过去是一个聪明的、比较健康的年轻女子，她因为有一些神经症的症状而进入到治疗中，但是她既不是精神病患者，而且其性格中也没有变态混乱的障碍。除了在这个关系中之外，她并未有过其他的施虐与受虐狂的经历，而且她在事业上相当成功。

最后，这个患者变得很混乱，很不安，于是去咨询了另外一个治疗师。

"我觉得自己太……太傻了"，她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他说，她的眼

睛则无助地盯着地板。“我觉得，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是太糊涂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呢？我怎么能让他以这方式来贬低自己呢？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你觉得自己在生他的气吗？”治疗师问道。

“不……，不，不是的。我不知道我的感受。理智点讲，我认为自己应该很生他的气，但是我没有。”她尴尬地抬起头一瞥，然后又盯着地板。“在很多方面他曾经帮助过我。事实上，我觉得来你这儿其实是在背叛他。我责备自己这么愚蠢，而且我被吓坏了。”

“吓坏了？”

“害怕再一次卷入进去。我只是……我只是不知道……我能不能那样做。我害怕如果再陷入其中，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

那个治疗师把她又转介给了另一个女治疗师，在女治疗师的帮助下，这个患者开始了一段很长时期的自我意识恢复的过程。过了一段时间，她才摆脱掉那个实施性虐待的治疗师，再一次划清了她和其他男人的界限。但是，这花费了好几年的努力工作。

那么，那个知名的治疗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走上那条路的？有很多人像他吗？

显然，那个治疗师是以性爱来发泄那种最恶毒的施虐与受虐狂的逆向移情。不幸的是，他是一个治疗师，他曾经在最好的学校受过教育，他曾经在最权威的精神分析疗法的机构中得到过训练，他曾经受过最严格的精神分析和督导，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感情病理学中取得决定性的发展。这个治疗师小时候曾受过他母亲的性虐待。例如，在他还没有情感准备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试图让他接受使用便盆自己进行大小便的训练。一旦他反抗，她就会粗鲁地抓住他，让他在马桶上坐几个小时，直到他想排便。如果她要出去，她就会把他绑在小孩用的便盆上。这时他会哭，但无济于事。事实上，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她就会嘲笑他。为了报复，这个男孩开始故意排泄弄脏他的裤子。在他具有恋母情结的期间，他不断地

弄脏裤子，而她反过来则开始给他残酷的灌肠。每当她在他的裤子中发现一个粪块，她就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扔到床上，然后用灌肠器械“强奸”他。由于这些以及在他童年中的其他受虐事件，在这个治疗师体内孕育着残酷的种子，现在他的残酷萌芽了，并破土而出转向他的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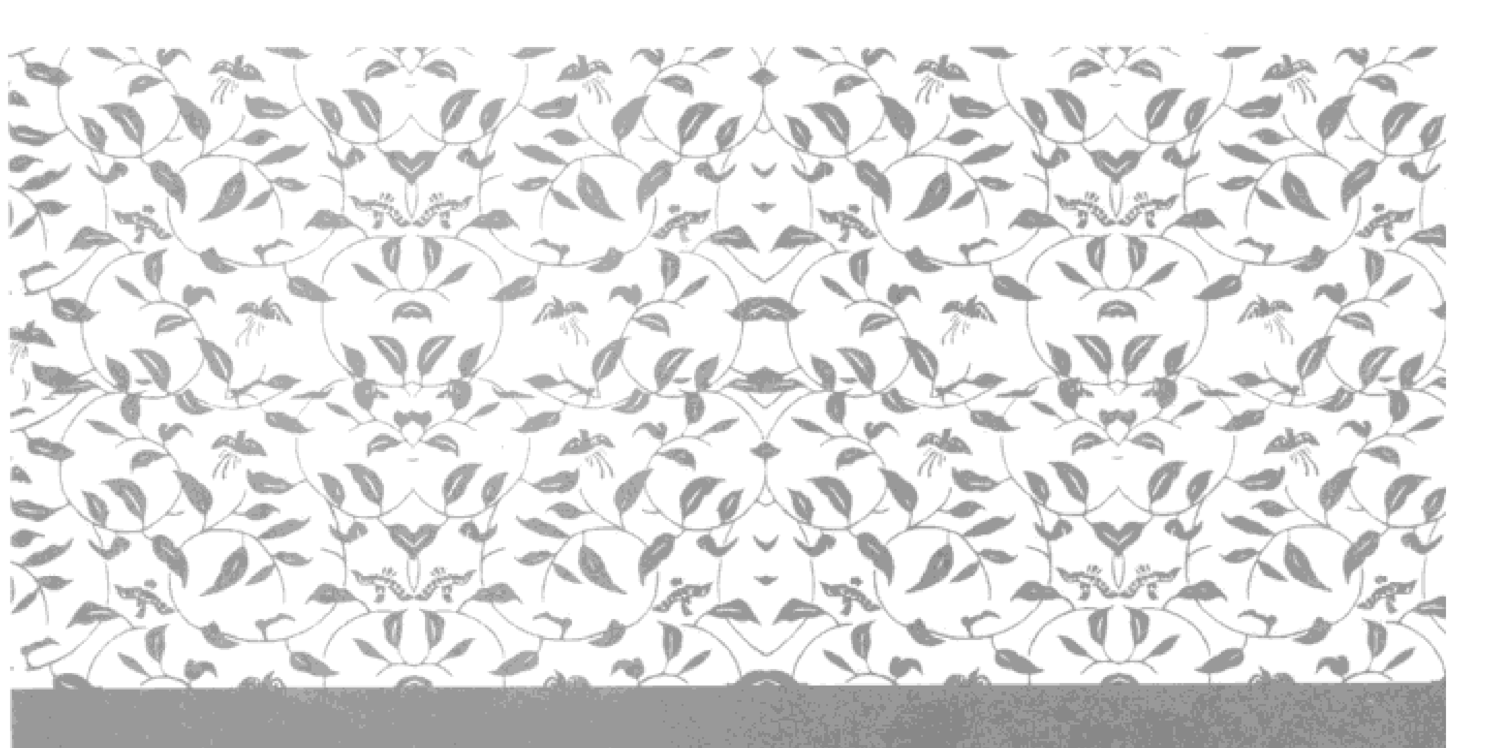
尽管这样的治疗师很少，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中没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就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如此聪明、如此成功又比较健康的患者会屈从于这样一种猖狂的性虐待呢？为什么她能与一个虐待狂的治疗师在一起，几年之中都没有认识到她已经在受剥削和虐待呢？为什么她等了那么久才想做一些事情去改变呢？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就是，不适当的治疗使她退化到自我发展的低层次。看起来这不仅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是一件合理的事：当一个患者退化时，最重要的情绪发泄以及移情和阻抗问题也会发生。然而，在退化过程中，会有一种想要和另一个人（全知的母亲）结合的幼稚愿望出现。这种机制已经在催眠中被人们注意到，而且在精神分析疗法和其治疗法中也会清晰地出现。克莱茵流派的治疗师们和客体关系治疗师们假设它是由父母那儿发展而来的，他们的一些解释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退化的状态下，由于治疗的作用，自我的界限放松了，便极易受另一个人的侵犯。可以说，患者“陷入了一种催眠后的恍惚状态”。当她有能力运用正常人的能力去保护她自己，抵抗想攻击她或虐待她的治疗师时，她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况下了。

在这个案例中，患者不能分清她自己的愿望和治疗师的性冲动了。本属于治疗师的暗示却成为她自己的经历，但是同时她自己本人、她自己的愿望和她自己的界限也有了不清晰的混淆。在治疗进程中，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她再也不能够体验到她是有别于治疗师而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她一点也感觉不到恨他，也没有立刻转而检讨她自己。这种洗脑方式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相对于治疗师而言她成为一个“生性怪癖”的人。幸运的是，在她剩下的精神世界中还维持着良好的认知功能，因此最终还能警醒过来。

这些生性怪癖的行为、混乱症状是如此特殊，有一种特殊的诊断名称很适合

它：因心理医生的治疗而引起的精神病，也就是一种由精神病医师所造成的精神病症状。这是一种综合病症，就像在医药、精神病学和精神疗法的临床案例中所发现的其他综合病症一样，可以被清楚地描述和区分出来。这种病理与其说是与患者自己的精神病有关系，不如说更关键的是与精神病医师对患者的治疗态度和人格特质有关系。





四、表演型的逆向移情

案例（34）
突发歇斯底里症的治疗者

女治疗师接受的训练不够，不能充分处理当事人的性爱移情。她的虚伪人格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恋，导致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治疗技术。

本文的主角是一个很有女性魅力的治疗师，先前她曾经是一个女演员、女模特。而且在从事心理治疗之前，她一直是一位相当出名的电视肥皂剧女演员，也是一个出色的模特儿，并认为使她在娱乐圈名声大噪的这份自信，应该也能帮助她在心理治疗师的职业道路上获得成功。她仅仅在一个职业培训机构接受了很简短的学习就结业了。这个机构对学员要求不高，对他们具体的治疗技术训练就更没什么要求了。因此，她在没有充分训练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心理治疗了。

第一个来访者是位年轻的男治疗师，他接受培训的地方就是在女治疗师刚毕业的那个机构。这位年轻男子对于女人有着非常矛盾的情感，在人际交往中他总是感到被女人取笑，而到最后总因为他辱骂别人而使双方关系破裂。这个来访者的母亲在他童年期的时候就经常取笑他、责骂他。他到五岁之前一直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甚至取代了父亲的地位），但是，当他的弟弟出生后，母亲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给予他关心和爱护，还总是压制他。现在这个年轻人与人交往时，总是害怕会引发女性取笑他，怠慢他，责骂他。

女治疗师接受的训练不够，不能充分处理当事人的性爱移情。她的虚伪人格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恋，导致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治疗技术。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而且习惯利用自己的魅力去控制男人，所以她认为她自身的魅力同样也可以帮助她掌控治疗的局面，驾驭来访者。但事实并不如此，相反，这恰恰使事情

变得更为糟糕。

来访者和治疗师的关系遵循了年轻男子的以往模式。一开始，他爱上了她，以诗歌、歌曲和眼泪来表达对她的爱。女治疗师意识到这些爱情的表达会造成性爱移情，但由于她自身的虚荣心和逆向移情，她对这些行为甚为高兴。于是这个来访者交往模式的第二阶段同样开始了：他渐渐对治疗师感到不满、生气。他指责她取笑他，并指出她穿着的短裙已露出了她的大腿（她确实是这么做的），她的姿态太挑逗人了（事实确实如此）。她那种姿态对于她自己或是来访者而言都是具有挑逗意味的。因为她的逆向移情，她无法替自己辩护，也未能就年轻男子的移情做出正确的分析。她说移情已经不起作用了，但她的辩解在这个年轻人的眼里，不过是对她挑逗行为的虚伪否认。

最终那一天还是来到了，年轻人压抑的怒火达到了顶峰。他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了好一阵子。当女治疗师说“如果你不打算交谈，我想开始读书了”，并顺手打开一本小说。这时，他开始大发雷霆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取笑别人的恶毒女人，而且你永远都是这样的女人。你认为你很聪明，因为你曾经是个演员，是个模特，你能引用荣格、温尼科特的话语。但实际上，你一点儿都不聪明。你只是个取笑别人的恶毒女人，你只是试图表现得聪明些而已。甚至于现在，你看我的方式还是嘲讽的、挑逗的。你的微笑代表着什么？难道你认为我很滑稽吗？”女治疗师确实在防御性地对着他微笑；听到这儿她的笑容凝固了。年轻人又喋喋不休地说了几分钟，只是女治疗师越来越激动。最后，她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紧紧地抱住自己。

“好，好，好，必须停下来！必须立刻停下来！”她在屋内一圈圈地踱步，用手掌按着太阳穴，似乎要减轻头痛。她的声音变成了刺耳的尖叫，“我受不了，你听见了吗？我受不了了！如果你不停止，我就要请你离开了！要么马上停止，要么就离开！”这个治疗师的歇斯底里症爆发了，她感到自己正在受到来访者的威胁，害怕自己被强暴。她害怕来访者的原因有二个：首先是和她挑逗来访者的潜意识有关；其次，是因为这一情境使她想起她的哥哥早年曾经胁迫她过的那段往事。

女治疗师草草地结束了这次治疗，并找机会与她的督导讨论了这个案例。下一次治疗前，她已经意识到了那段和她哥哥有关的记忆，并部分透露给了来访者。然而，她还是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一直在挑逗这个来访者的。

从那以后，治疗就不一样了。这个年轻人与治疗师的交流模式和他日常生活中与每一个女人的交流模式都是一样的。假如女治疗师早先接受过更好的督导训练（并解决自己的歇斯底里人格特征），她就能帮助年轻人分析并处理他的移情和阻抗问题了。事实正相反，她对移情和阻抗做出了不适当的回应，并且和来访者一起破坏了他们的治疗关系。对于大多数女性治疗师和咨询师而言，她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来自男性的性暗示，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愤怒情绪。



案例（35）
不做家庭主妇

治疗师产生了逆向阻抗，她未能认识到对这个来访者而言，成为家庭主妇并不是自我否定，也不会成为性的屈从者。

一个23岁的女性来访者已经大学毕业，但却从未有过稳定的职业。她干过许多工作，但却从未认真对待过任何一种职业。她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结婚、做家庭主妇和生孩子。"我感到很失望"，她对治疗师说，"我就是想找一个愿意和我结婚、生孩子的男人。但现在的社会上，想找个愿意结婚的男人真是太难了。"

她的治疗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而她对于女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治疗师觉得女人应该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因此，当来访者谈到想找一个男人，想做家庭主妇，想生孩子时，治疗师会略有微词；而当来访者对工作之事表现出一时的兴趣时，治疗师则会大加鼓励。

治疗师本人在事业开创之初曾遭遇过很多困难，她是靠自己努力拼搏才在事业上获得了独立。她的母亲则是一个依赖型的女性，和这位来访者一样，她对家庭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她成了丈夫的附属物，自尊心大大降低，母亲到更年期的时候得了抑郁症。治疗师和母亲的感情很亲密，但她的内心也充满矛盾，既想选择和母亲一样的道路做个家庭主妇，又害怕这么做，她担心这样做会丧失自我，没有地位。所以她告诫自己不能依赖任何人，要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当然与此同时她也丧失了和男人共同生活和保持亲密关系的机会。

与这个想成为家庭主妇的来访者的咨询关系，引发了治疗师内心的角色冲



突，这与她人格中的偏执特质有关，正是这一特质影响着她对男人的看法，她认为男人是性的掠夺者。同时这个来访者与治疗师本人女权主义价值观导向是相背离的。每次当来访者说到要找一个好男人结婚、做家庭主妇时，治疗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示反对。而每当听到反对声之后，来访者就默不作声了，呆呆地望着地板。

这时治疗师会问："怎么了？"

"没什么。"

"你确定你没什么事？"

“我觉得在‘我是谁’、‘我该往哪儿去’这些问题上，你没有完全接纳我。”

于是治疗师把这个个案带到了她的督导那里，想听听督导的意见。督导指出，治疗师对来访者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逆向阻抗。由于她目睹了自己母亲的不幸一生，也由于她所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更推崇独立、有事业，而非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的女性，所以当来访者表达其想成为家庭主妇这一目标时，治疗师便认为这是一个威胁。于是治疗师产生了逆向阻抗，她未能认识到对这个来访者而言，成为家庭主妇并不是自我否定，也不会成为性的屈从者——事实上，治疗师的母亲就感到做一名家庭主妇很快乐，而且她也做得很出色。这个来访者盼望的就是养育一两个孩子，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和睦的家庭环境，以此来体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仁爱心。

当逆向阻抗问题解决后，治疗师能够认同来访者内心的追求，治疗的中心也就转到了是什么因素妨碍来访者寻找到她理想的配偶。后来，这个来访者终于找到了她心仪的对象，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案例（36）怀孕的治疗者

她自我理想的形象不是做一个母亲，而是做一个能干、独立的职业妇女。她一直难以抉择的问题是发展事业还是生儿育女，

当一位女治疗师怀孕后，某个男性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状态表达了不满。

治疗师和他握手时，他说："您认为自己还不算老，还能要个孩子是吗？"过了会儿，他又说："坦率地讲，我觉得女人怀孕时，看起来又矮又胖。"又过了一阵，他又说："我想你是乐于献身自己的事业，能真心来帮助你的来访者，而不是专注于生儿育女的人。"

这个治疗师意识到来访者的出生环境与此问题密切相关。当他三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又怀孕了，母亲尽力让他做好迎接他的弟弟和妹妹的准备。母亲这么做是因为她曾经读过一些大众心理学书籍，那书上是这么建议的。但是母亲做过了头，使得来访者经常把"行了，够了"挂在嘴边。实际上，他心里越来越愤恨母亲的怀孕，他当时觉得母亲很难看（他对母亲的愤怒影响了他对母亲形象的看法）。后来，孩子降生了，是母亲期盼了许久的女孩。母亲非常关爱这个女孩，远甚于哥哥曾经获得的爱。所以，来访者现在对治疗师的怀孕产生了抵触情绪，他正努力抗拒把母亲的形象投射到治疗师身上。

治疗师明白这一切，但是潜意识里还是对来访者如此贬低她而感到气愤，自恋地认为被他伤害了。来访者的观点实际上暗合了她对自我的阴影投射，她的自我对"母亲身份"同样也持贬低观点。她自我理想的形象不是做一个母亲，而是做一个能干、独立的职业妇女。她一直难以抉择的问题是发展事业还是生儿育

女，所以才把这事拖到现在，现在她已经快40岁了。治疗者的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是和她内心中对女性的看法有关，这种看法就是做女人要有女性的气质。但她的家庭从来都推崇男性特征，鄙视女性特征的。因此来访者对她怀孕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态度，是她童年创伤经历的再现。她感到自己女性的劣等感又恢复了，当年内心矛盾所造成的创伤又一次被揭开。

于是她就向来访者极力辩解她怀孕这件事，她说：“我恰恰认为怀孕的女人很漂亮。”之后更直接地说：“也许我的怀孕让你想起了当初你母亲怀孕时你的处境，是不是？”

来访者当然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但治疗师这样直截了当地质问，反倒让来访者不愿去理睬她了，并继续向她表达不满。

在治疗师整个孕期中，治疗关系都陷入了僵局。直到孕期结束之后，两个人才摒弃自我偏见，重新朝着治疗目标而努力。



案例（37）
不完整的解释

来访者听了治疗师的解释，似乎接受了。但在接下来的治疗时间里他变得忧郁了，闷闷不乐。因为治疗师给出的解释尽管正确，但却不完整。

有位年轻的男性患者遇到了一位有修养、有风度的女治疗师，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谈到了他与女性的关系，但他对此又似乎不屑一顾。

“我非常沮丧。我简直无法形容我有多沮丧。我是又沮丧又生气。我不能和自己喜欢的女人有进一步的发展。”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治疗师问。

“我喜欢的女人是……唉，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喜欢的女人是在我看来比我更优秀的女人，她们要有教养，独立，漂亮。但是我总是遭到拒绝。她们最后都变成了恶毒的妇人，她们拒绝我，让我自惭形秽，而她们却以此为乐。所以我很沮丧，很生气，我想我要对她们干点什么——你知道的，拒绝她们，折磨她们，羞辱她们。有时，当然是有时候，我甚至幻想把屎抹在她们的脸上。我想你一定认为那很可怕吧。你对这些是怎么看的？”

治疗师停顿了一下，给出了她的解释：“我认为，谈到你对有教养，独立，漂亮女性的沮丧和气愤也好，谈到你希望折磨、羞辱那些女人也罢，实际上你都是在刻意说给我听的。你正在把你母亲令你沮丧的、不给予你关爱的形象投射在我身上。你正在告诉我，你对我很生气，你要折磨我，因为你认为我将会拒绝你，折磨你。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你是在警告我，你会杀了我。”

来访者听了治疗师的解释，似乎接受了。但在接下来的治疗时间里他变得忧

郁了，闷闷不乐。在以后的几次治疗中，他都是这副样子。他为什么会抑郁起来？他为什么变得如此孤僻？

因为治疗师给出的解释尽管正确，但却不完整。来访者是想通过抱怨来寻找他内心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一直在向治疗师抱怨他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女人。他想寻找一个和他在感情上、生理上都能融为一体的女人。因为这之前的治疗已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治疗师。他的抱怨实际上是他试图回避内心刚萌发的爱情、却又带有强烈的脆弱感。附带地他还想问治疗师：他是不是可以真的完全相信她，是不是可以放下对她的戒备，是不是可以臣服于她而不用像从前那样会冒着受到羞辱的危险。治疗师一直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因为她自己产生了负性的逆向移情。她仅仅谈到他的火气以及他对女人的贬低。她同情也谅解女性，所以当来访者抱怨“肮脏的、恶毒的女人”时，她便感到如同自己受到了伤害一样。她不能同情、接受他那种脆弱的情感。她的不完整解释只关注到患者的消极面，而正因为是无法处理好这种消极面，才使她与来访者的关系疏远了。



案例（38）
爱批评人的治疗者

无论患者说什么，她总是能把话挡回去，还嘲弄他一番。后来，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再也不说什么了。

一个男性患者在和一个年轻女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发现自己不能从女治疗师那儿获得情感支持。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一样，是个爱撒泼、对人苛刻的女人，而他的情妇却很善解人意，他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但是治疗师并不认同他的想法。尽管她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但她很同情那个来访者的妻子，她认为来访者和年轻女人发生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怨恨，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表现，当然也是一种背叛。

患者感觉到治疗师在斥责他，于是，他不停地问她："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答道，"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说明你也许有困惑。"

"当然，我有很多困惑。在这之前的十四年婚姻里，我没有发生过婚外情。我感到恐惧，我感到担忧。但是我很爱简妮，简妮也爱我。"

"那你的妻子艾伦呢？你觉得她怎么样？你知道她怎么想的吗？"

治疗师一次次地试图让这个男人意识到，他是如何（不公正地）对待他的妻子的。这让这位男士觉得自己是在被告席上，而不是在治疗室里，他需要改变话题。

治疗师本人也是一个曾被丈夫遗弃的上岁数女人，她丈夫也是另有新欢。而且，她的父亲曾经也与一位女秘书有染，她和她的母亲得知后大为震惊。她的母亲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是受害者，却没有意识到促使她丈夫发生婚外情的原因是与她的性冷淡和性恐惧有关；这种性冷淡（往往被男人厌恶）和性恐惧又遗传给



了她的女儿，而她的女儿也遭到了丈夫的抛弃，丈夫也是另觅新欢。母亲和女儿都没有从自身角度去思考婚姻失败的原因，相反，她们都责备自己的丈夫，抨击他们发生婚外情，以此来发泄对男人的怨气。治疗师没有完全分析上述这些问题，因此她未能接纳这个特殊的来访者。她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前夫抑或是父亲，下意识地对患者进退两难的困境做出了简单的回答。事实上，她这么做是为了表达潜意识里的蔑视，这是她对父亲、对丈夫、对男人怨恨的必然结果，但她这么做却激怒了来访者。

"我觉得，从你这里我没有获得支持的力量。"患者一再地抱怨。

治疗师也多次对来访者这样的说法表示吃惊。"我确实理解你了，"她回答说，然而她也未作进一步的解释。

有时，患者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你是在批评我。"

"真荒唐，每次我说一些你不想听的话时，你总觉得我是在批评你。"

无论患者说什么，她总是能把话挡回去，还嘲弄他一番。后来，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再也不说什么了。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后，他告诉治疗师，他要去寻找一位更有同情心的治疗师。

“你想再找一个能对你说的任何事情都持肯定意见的治疗师，是吧？”

甚至在治疗快结束时，患者试图坦露他沮丧的心情，而治疗师依然给予了嘲讽。来访者离开的时候感到气愤、挫败、信心不足。而治疗师却因此成功维护了她自以为正直的形象。



案例（39）
爱管闲事的治疗者

她巧妙地给出一些建议帮助来访者应付她的伴侣。治疗师本人有自信、自强的内心需求，甚至想控制全局，而来访者却没有这种想法。

她和她的老板有着六年的地下情，她希望自己到40多岁时，还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老板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他们俩住到了一起。接下来，等他们都办好离婚手续，就等着正式结婚了。这段时间，她觉得无比的幸福。

不久，老板在家里的行为表现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的独断专行。他让这个女人做这做那，完全忽略她的感受。他们开始有争吵，这个女人到治疗师那儿寻求帮助。

她遇到的治疗师是一个相当坚定自信的女人，刚和丈夫离婚，因为她觉得丈夫软弱无能，现在治疗师靠从事心理治疗养活自己和孩子。她自己的母亲一直是家里的核心人物，治疗师本人有强烈的信念——女人要自立、自强、不依附于男人。她对身为女人的劣等感有着满腹怨气。她想要占支配地位，这可以说是一种性别防御心理。满腹的怨气促使治疗师选择像她前夫那样无能、被她掌控的男人。当她真正做到后，她又要鄙视他们，离开他们。其实，她的潜意识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男人优秀。

自然地，治疗师对这个来访者自诩为老板的情人之事大为震惊。她从来不能容忍男人的指手画脚。然而，她很专业，她不会对来访者未来的丈夫做任何直接的评判；她巧妙地给出一些建议帮助来访者应付她的伴侣。实质上，她鼓励来访者像她那样的坚定自信。来访者采纳了治疗师的建议，但结果并没有改

善他们的关系，倒是治疗师的干预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这一对情侣走到了分手的边缘——这实际上可能正是治疗师所盼望的。

治疗师拿这个个案寻求她的督导帮助。督导指出，她是带着负性的逆向移情去认同她的来访者；她未能分辨自己和来访者的不同，未能站在来访者的角度看问题。治疗师本人有自信、自强的内心需求，甚至想控制全局；而来访者却没有这种想法。来访者乐于让未来的丈夫当家作主，她愿意成为顺从的一方，不想改变那种模式。再者，治疗师缺乏反省，缺乏训练，也不努力学习他人在有关如何重建夫妻关系方面的治疗经验。来访者已提出需要心理支持。她对未来的丈夫基本上是满意的；他们为了对方也都离开了各自原先的配偶，达成了结婚协议。治疗师想要完全改变她，改变她与未来丈夫之间的关系，结果只会破坏他们目前拥有的幸福。

一旦治疗师听从了督导的建议，她就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而这正是来访者想要的，需要用以解决她和丈夫之间问题的咨询意见，这些意见将和来访者的人生目标、人生信条相一致。于是这位来访者听从治疗师的建议，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去做一个太太和母亲；这就减少了两人的磨擦。原来产生磨擦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每天看到丈夫的时间太多，因为她的开销太大。除此之外，治疗师建议她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温和地展现自己的自信心，赢得尊重。丈夫渐渐地也不发号施令了——他学着真正成为一家之主，而非仅仅依靠专横的行为来管理家庭。几个月后，来访者觉得心理咨询目标已经完成，治疗就顺利结束了。

案例（40）
阳具羡慕

来访者也很恼火。他希望治疗师可以解决他的被阉割的焦虑，重塑他的男子气质，但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位和他母亲一样总是压制他的治疗师。

一个年轻的男性患者在一名女治疗师那儿治疗已有一年了。他发现，每当他谈到和女人之间的性体验时，他的治疗师不是缄默不语，就是立刻将这些与性有关的话题转移掉。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控制欲望很强的母亲，是她让他身上的男性气质渐渐地丧失殆尽。例如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希望母亲能买一条赛马短裤给他，母亲取笑他说："你要一条赛马短裤干嘛用呢？"由于母亲的教养方式，他身上少了很多男子气，所以他内心需要吹嘘自己的阳具，吹嘘它有多么的大，吹嘘他和女人在一起时的"英勇行为"。然而女治疗师却难以处理他这种自吹自擂的情绪。每当他谈论这些事情，治疗师就觉得恶心，感到生气，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要警告他，他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最好立刻从她的办公室滚出去。因为她没有处理好自己对阳具羡慕的厌恶心理，所以对男性的话题充满了愤怒和蔑视，结果她便无法处理这个男人对性的炫耀，她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改换话题。

这个年轻人当然也感觉到当他在谈论他的性刺激时，女治疗师很尴尬，很焦虑，他认为这是对性的排斥，反而促使他更想谈论自己的性欲，并大肆吹捧一番。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他是在寻找他母亲从未给予过他的性认同。

治疗一年多来，他都没有从治疗师那里得到任何回应。一天，他不得不尝试用新的方法。

"你知道的，"他对她说，"我想你并不认为我的床上功夫很好吧？我知道，你

认为我是在吹牛。"

"你怎么会那么想？"她焦虑地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和你的态度有关吧。"

"喔，真的吗？"治疗师急于想知道自己的态度怎么了。

"我觉得……"，他看着她，脸上浮现淡淡的微笑。

"嗯？"

"我想也许我该证明给你看。"

"你什么意思？"

"我想和你做爱。"

他对着她笑。那是一种诱人的、挑衅的笑，因为在这之前，他对她非常生气，感觉自己被拒绝，被侮辱了。这些勾起了他对母亲的愤怒之情。

治疗师感到无地自容。起先她怒目而视，然后又惊愕不已，她既害怕又生气。她的逆向移情使得她不可能理解他，不可能体会到他需要别人的认同。她觉得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骄傲自大，爱炫耀自己的阴茎。而父亲以前从未给予过她爱，所以她恨他，直到现在。

"不行，"她终于开口说，"我想那不是个好主意。"言语中明显透出蔑视之情。

"为什么不？"他追问道，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他这么做实际上是想让她震惊，让她视他为一个男人，让她对他的男性气质做出回应。

"我认为那真的不是个好主意，就这样。"

"我想和你做爱，我能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我相信你能做到，但关键不在这儿。"治疗师忽然有点退缩，眼睛紧紧地盯住他。这时她发现自己开始兴奋起来，幻想着被他干的情景，她既对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生气，又对来访者引诱出她这些想法而生气。"这根本不是关键，"她还是在强调。

"我能让你欲仙欲死"，他说。

"我真的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为什么不？”

“我认为这一点用也没有。”

“你认为这一点用也没有，”他仿效她的语气说，“我觉得和你做爱是很有益处的。”

“瞧，”她突然站起来，挥舞着她的双手说道，“我认为没法继续治疗了，我想最好请你离开。”

“你要我走？”

“对。”

“但为什么？你说过，我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我知道。但我很抱歉。我希望你走。我觉得你需要一名男治疗师。非常抱歉，我觉得无法继续了。”她气得发抖，“你可以离开吗？”

来访者也很恼火。他希望治疗师可以解决他的被阉割的焦虑，重塑他的男子气质，但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位和他母亲一样总是压制他的治疗师。而治疗师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她从小没处理好兄妹间的较劲和自己对阳具羡慕的心理。这个治疗师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手淫的快乐，母亲训斥了她的行为，“那很脏，不要那么做。”然而，她却发现比她长一岁的哥哥经常玩弄自己的阳具，而从不被母亲责备。后来，她问母亲为什么她没有阳具时，又遭到了母亲的责备，“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很自然，她不得不压抑这些情感，包括对哥哥的嫉妒和憎恨。这些事情造就了她人格中的消极特征，而当来访者向他夸耀自己的性欲时，这些事情又都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另外她在接受职业训练时，遇到的分析师不相信有阳具羡慕现象，所以她不知如何处理好这些事情。

后来这个来访者中止了治疗，而且经过这么一次“交锋”，他比刚来的时候变得更加暴躁。如果她能耐心地倾听这个来访者的炫耀，给予他一种他母亲从未给予过他的支持力量，直到他的自我足够强大，可以摒弃那些异常行为，把那些视作自己展示男性特质的不适当的防御方式逐步清除，问题就容易处理了。如果她没有逆向移情，她也许能够做好那个个案。

案例（41）
当离别成为“甜蜜的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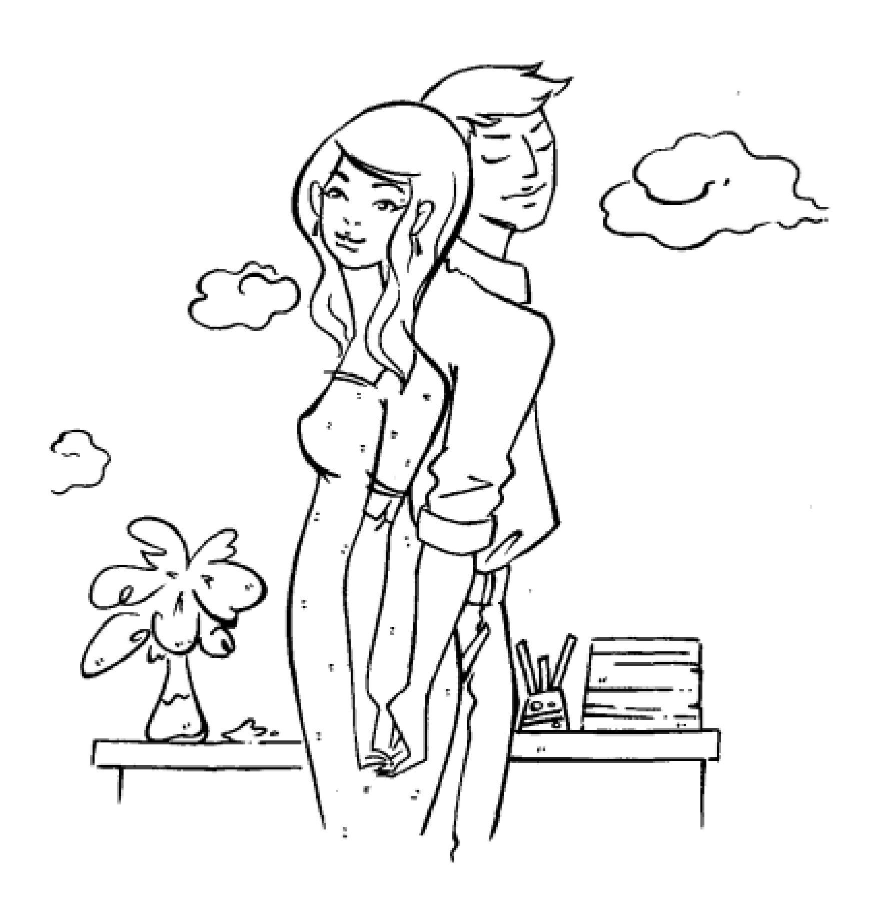
无论是治疗中还是治疗后，总会有移情作用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生经历对我们的影响。

有时候，治疗师和来访者会因为某些理由坠入爱河，可能是移情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两人真的很投缘。正如弗洛伊德等学者指出的，无论是治疗中还是治疗后，总会有移情作用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生经历对我们的影响。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这样。来访者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已婚妇女，有两个孩子，她的治疗师是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士。从第一次面接时，他们就互生好感。从移情的角度而言，治疗师是来访者心中的“白马王子”，来访者是治疗师心中的“白雪公主”。他们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恋情，但两人的自尊度都很低，因为在他们幼儿期时，家人没有给予他们充足的关爱。他们发现双方都有认同恋母情结的家长，而之前他们从未遇到过彼此家庭经历如此相似的人。

客观而言，他们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犹太家族的成员，在纽约的同一个街区长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信条，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国外电影，喜欢歌剧，喜欢海鲜，还有棒球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配偶都是消极冷漠、行为拘谨的人。

来访者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对治疗师的爱，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性欲求；治疗师也是感同身受。他决定忠实于自己的情感，而不是给予冷漠、职业的回应，即使他明白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可能有结果。他甚至还和自己的督导讨论了这个情况，并告诉了来访者。



“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一天来访者对治疗师说，“如果你要我，我会离开我的丈夫来你的身边，我真的会这么做。我从来没遇到像你这样吸引我的人。这不是移情，我真的爱你。”

“我也爱你，”治疗师回答，“但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我并不想终结我的婚姻。无论怎么说，我们若有身体接触的话，那不仅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也会严重伤害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所以真的不可以。”

那位督导建议他们两个继续见面，直到来访者找到另一个治疗师。他们两人互相爱慕，彼此欣赏——这让他们都感觉不错——遗憾的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这包括治疗结束后就不再见面了（这是他的决定，不是她的。但她不得不遵守）。

离别真成了“甜蜜的忧伤”，他们艰难地分手，内心痛苦万分，但他们从这段经历中都获得了成长。他们明白双方肯定会被自己所尊敬的人欣赏。而且治疗师意识到自己尽可在来访者面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用去担心治疗关系是否会被破坏。他们的自我都更趋完善，并意识到过去的自我退化，让他们自身的很多能力没有显现出来。即使治疗关系这样突然中断了，但对他俩都有意义，他们的这段交往将永远植根于他们的记忆中，任其回味。

案例（42）
装腔作势

现在他非常失望、愤怒，对来访者（心中的坏母亲形象）大为光火。他觉得自己没用，非常嫉妒她的丈夫。

在治疗开始时，一个特殊的女患者已对她的男治疗师产生了移情。治疗师以强烈而积极的逆向移情回应她，好像她是一个非常关爱自己俊朗、聪明的儿子的“好母亲”。她梦见的总是他，她想到的也总是他，她好像乐于分析自己对治疗师的移情和阻抗。而且，她时常拿治疗师与自己的丈夫作对比，抱怨自己性生活不如意，揣测治疗师的床上功夫有多棒。

“你把我想得太理想化了，”治疗师如是说，但实际上他对此颇为满意。

突然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来访者不再谈论和治疗师的关系，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治疗师，她也不再对他想入非非了，而是不停地谈到她的丈夫，断言自己的性生活突然开始充满激情，非常的棒。

相似的经历在治疗师自己的恋母情结期就发生过，这时候的他，就像是童年期曾经出现的那个孩子形象，遭父母排斥，独自一人，而让父母尽享性事之欢。现在他非常失望、愤怒，对来访者（心中的坏母亲形象）大光其火。他觉得自己没用，非常嫉妒她的丈夫。来访者体察到治疗师的愤怒，在治疗师要求她自由联想时她拒绝了，以至于治疗师的职业满足感也受到了影响。他正处于恋母情结的愤怒中，这对他无疑是一次重创。当年母亲因为父亲的缘故而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爱，现在来访者因为丈夫的缘故也拒绝了他，并且再也不欣赏他了。

治疗师的情绪反应如此剧烈，这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父亲是在战

争结束后才回家的，那年他已经5岁了，已经习惯于和母亲相依为命。父亲的到来把母亲从他身边夺走，父亲还一直和母亲做爱，有时卧室的门还开着。当他对此表示抗议时，还受到了父亲的嘲笑。弱小而顺从的母亲也站在父亲一边。由于他在恋母时期心理特别依恋和失望，其后天人格发展方面就有些异常的特征，例如他的性需求一旦遭到拒绝，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

因为他未能通过自我分析处理好这些情感，所以对这个特殊的来访者，他也未能做出正确的回应。



案例（43）
厌恶保险公司的治疗者

年轻的治疗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来访者串通起来对付保险公司。实际上是由于移情的作用，把他童年生活中和他母亲的关系又重演了一遍。

一位年轻的治疗师对保险公司很是厌恶。与其他令他厌恶的事情相比，保险公司最令他讨厌，这种厌恶远甚于他对父亲的憎恶。每当他收到保险公司的单子，他就非常恼火，会立即致电保险公司，把接电话的代理人臭骂一通。“你们怎么能指望我用十次的时间，来治疗好一个长期以来都很抑郁的患者呢？你能解释一下吗？我很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会这样斥责对方五到十分钟，然后怒气冲冲地挂上电话。

一天，一个女来访者恰巧坐在候诊室外，无意间听到了治疗师正在就她的保险金问题冲着保险公司大呼小叫。当她进入办公室接受治疗时，她显得非常担忧，小声地嘟哝道：“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了。”

“噢，这是你投保的保险公司打来的。他们真没脑子，竟然要我用十次时间来结束对你的治疗。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十次内结束治疗。我可不管他们说什么。”

年轻的治疗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来访者串通起来对付保险公司。实际上是由于移情的作用，把他童年生活中和他母亲的关系又重演了一遍。母亲习惯于对孩子的爸爸大声吼叫、斥责辱骂，并和儿子串通起来对付父亲，就像现在他对保险公司十分的不满，而和来访者共同联合起来对付保险公司一样。治疗师本人有恋母情结，他更同情自己的母亲，认同母亲，这也使得他继承了母亲人格结构中消极的一面。

当然，来访者无法坦然接受这种串通行为。十次治疗后，她选择离开这个治疗师，理由是她要好好想想，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案例（44）女同性恋治疗者与勇敢的牺牲者

治疗师已经被这位二十七八岁、一头金发的窈窕淑女所深深吸引。潜意识里，她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逆向移情使得她积极支持来访者离开自己的丈夫，并鼓励她憎恨所有男人。

有个女性去找一位治疗师，她知道这位治疗师是个女同性恋者，而且只给女性来访者做治疗。而这个来访者最近才开始成为女同性恋者，部分原因是出于发泄自己对丈夫的怒气；她想找一个同情她苦难处境的治疗师。这位治疗师非常理解她，鼓励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去追求自己的爱侣，还支持她去争取对三岁儿子的监护权。

"我觉得你很勇敢，你一定能做好的，"治疗师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你是个美丽而勇敢的女人。这些年来，你一直受到丈夫的压制，而现在你已经自己站立起来了。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可以很自豪。"治疗师给予了来访者很多的赞美之辞。她还时不时地摸摸她，拍拍她的肩，摇摇她的胳膊，拥抱一下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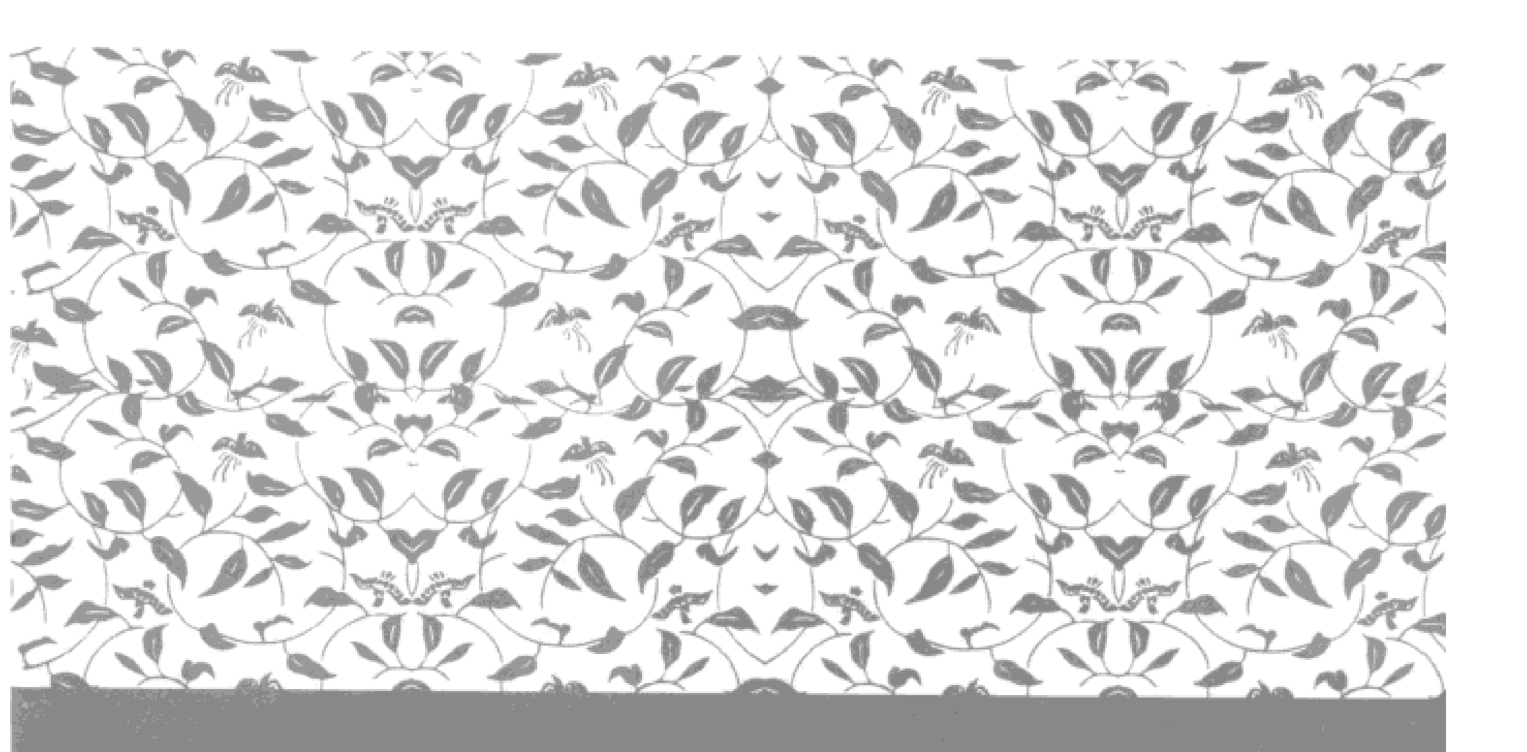
治疗师已经被这位二十七八岁，一头金发的窈窕淑女所深深吸引。潜意识里，她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逆向移情使得她积极支持来访者离开自己的丈夫，并鼓励她对所有男人产生憎恨。最终，在治疗师的间接建议下，来访者和生活中的大部分男人断绝了来往，只与个别人交往。

治疗师从未在治疗中遇到恋母情结或阳具羡慕的问题，因此她也从未处理好自己这方面的情绪。在她的家族中，有不少女性都是公开或隐蔽的女同性恋者，她们掌控着自己冷漠的丈夫，而她们的丈夫也是一些公开或隐蔽的男同性恋者。



母亲一直用"女人是受害者"这种想法来控制父亲，因此治疗师就是在这种同性恋和仇视男人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且，她的家庭还有一个等级制度：父亲鄙视母亲，不尊重母亲；女儿鄙视父亲，不尊重父亲；弟弟鄙视姐姐，不尊重姐姐。同时，母亲在性方面引诱、控制女儿，把她拉到自己一边一起对付父亲；但母亲在感情上更依恋弟弟——所有这些激起了她内心性的欲求，以及和母亲联合在一起的愿望，同时，也激起了她对弟弟和父亲的怨恨。

由于这段成长经历的影响，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早年的家庭结构时常再现，在她心中一直涌动着对来访者的逆向移情。因此，她让来访者的情感发展停滞在了童年期，这是一个口唇期欲望阶段(现在她已经把情感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男人，而并非以坏母亲或坏乳房为目标)。治疗师内心产生的性爱逆向移情，促使她引导来访者远离男人，开始女同性恋的生活，即使来访者在身心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者——治疗师潜意识还是想在性方面引导、掌控着来访者的生活方向。



五、消极型的逆向移情



案例（45）
防卫的治疗者与防卫的患者

她就像那位来访者一样经常拖延决定，抑制自己的情感，对性也不感兴趣。

有一位治疗师把他正在治疗的一个女患者的丈夫，介绍给一位女性治疗师来进行心理分析。患者的丈夫是个中年人，是大学教授，留着一大把胡子，抽着烟斗，他是个典型的情绪消极的男人。他从不表现出恶意与反抗，但常常拖延做决定，并抑制积极的感受，他时常感到虚弱无力而且对性不感兴趣，可他始终不明白他的妻子为什么时常对他生气。

然而，当这个女治疗师在聆听这个丈夫叙述他对事情的看法时，觉得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她很难觉察出其中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我的妻子总是苛求、苛求、苛求，如果我不对她的要求作出让步的话，她就总是羞辱我，所以自然地我就得屈服，退得越来越远。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她是一个苛求的婊子！”这位女治疗师倾向于赞同她的患者，她的治疗是支持性的，她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对他的人格抵抗作任何的分析。“我想你是对的。我认为她是够苛求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共同分析这个男人的妻子。

发生了什么呢？治疗师将这种情形汇报给了她的督导。他告知她，她正在施行逆向阻抗。她就像那位来访者一样经常拖延决定，抑制自己的情感，对性也不感兴趣。治疗师的丈夫经常控诉她是一个消极的人，尤其在她忘记了曾经许诺为丈夫所做的事情时。这个治疗师的憎恨被贴上消极性格的标签，她不想承认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就是她不想在那位来访者身上存在看到的那些东西。督导使她

知道在这个案例中，对问题本身的分析只具有有限的效用，应当找出问题的根源来解决。但这个治疗师不承认她人格中的阻抗因素，而其实在这个案例中，这样的阻抗是发自本能的，并且干扰了问题的解决。

最终，她鼓励这位丈夫终结治疗，断定说他们婚姻中的冲突几乎全部是他妻子的问题所导致的。



案例（46）
害怕暴力的治疗者

她对任何带有愤怒和暴力的事情都会强烈阻抗，因为她自己的成长历程就充满了暴力。现在她将这个梦想转移到她的患者身上，试图通过她的爱把他从暴力中拯救出来。

某个女治疗师在她工作和生活的圈子里，被周围人认为是最温和、最仁慈的女性之一。虽然她才30出头，她却仍然坚持打扮成一个少女：她扎着马尾辫，略带雀斑的脸上化了点淡妆。这位治疗师采取的是一种叫做“超个人”的治疗方式，并且采用辅助性疗法、营养品、冥想和东方哲学来综合进行矫治。她是一个痛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并且真诚地相信“爱就是结果”的理念。

有位男性患者来看她，抱怨说他很愤怒，并谈论着在他生命中计划要复仇的人。“总有一天，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报应，我将会用粪便填满他们的喉咙。”他对她这样说。

她温和地冲他笑笑，转换了话题，“告诉我，你生命中感觉好一点的事情吧。”

“没有一件事让我感觉好。”

“肯定有的，而且不止一件。”

“不，没有。你想听听我对我的情人将做些什么吗？”

事实上，这位治疗师不想听。她阻抗听到任何带有愤怒和暴力的事情。她自己的成长历程就充满了暴力。她父亲经常打她母亲，而她母亲也常常蔑视他的父亲。当她长大了，她就梦想着把母亲从她父亲的手里和暴力趋势中拯救出来。在她的潜意识中，她感到自己有能力用父亲值得被爱的方式来爱他，而不是她母亲

那种方式——总是将他视为空虚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个梦想转移到她的患者身上，试图通过她的爱把他从暴力中拯救出来。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否认自身的变相暴力倾向，即她自己对父母没有解决的愤怒情绪。这种无意识的愤怒情绪，现在表现为不让她的患者当面表达气愤、愤怒或暴力的治疗行为。事实上她是在阻挠他发泄这样的情感，使他更加的愤怒和暴力，所有这一切都掩藏在做好事的外观下。实际上，她是一个采用消极行为干预的治疗者。

比如，这个来看她并在她面前谈起复仇计划的男人，变得越来越坚持要谈论他的复仇计划了。治疗师越是阻止听到这样的计划，他就越是要大声地呈现给她。他感觉到她就像一个不合格的母亲，所以对她越来越生气。最后，他的情绪变得很强烈。

"你知道，"有一天他对她说，"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想打你。"

"打我？"她轻柔地抵声说，"你进行冥想训练了吗？"

"没有。那个东西对我没用。"

"那你坚持维他命饮食了吗？"

"没有。我不信那玩意儿。"

"如果我让你尝试的你都不尝试的话，我看不出你有多么需要我的帮助。"

"我不需要那些。我需要的就是杀掉几个人。就这些。有很多次，一些性情古怪的人都踩在了我脸上，我仅仅需要歼灭他们中的一些，那样我就会感觉好些。"

"你知道，我开始觉得我不是那个适合解决你问题的治疗师，"治疗师口中回应道，心里却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惶恐。

患者笑了，"我认为你是对的。"

这个治疗师只能对一种特定的患者工作，一种像她一样拒绝他或她自己的攻击性，通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人。

案例（47）
冷淡的治疗者

患者继续想从治疗师那里得到同情，而治疗师总是将他推开，置之不理。这位治疗师就像患者的妻子一样，不让这个患者依靠一下。

“我的妻子非常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位男患者抱怨道，“她是一个疯狂的性格孤僻者，以至于我不能靠近她，哪怕一秒都不行。”

“不要做这样一个只会哭叫的男孩，”他的男性治疗师回应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照顾好你自己。你对你妻子提出了过多的幼稚要求。”

这就是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对话关系的核心。患者继续想从治疗师那里得到同情，而治疗师总是将他推开，置之不理。这位治疗师就像患者的妻了一样，不让这个患者依靠一下。

在这个患者的母亲去世后的一天，他面对治疗师时心情变得非常烦乱。

“你知道我的母亲刚刚去世，我却从你这里得不到一丁点儿的同情。你甚至没有给我一个礼节性的哀悼。”

“为什么我要为你悲伤？是你母亲去世又不是我母亲去世，”这位治疗师冷冷地回答道。

很明显，这位治疗师情绪有了逆向阻抗。他不善于帮助他的患者走出依恋情绪，是由于他自己也有未解决的心结。这位治疗师的母亲在他2岁时就去世了，为了生存他必须压抑自己的依恋，情感和记忆，在消极性格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来防卫它们。为了加强这种防卫，他甚至娶了个完全没有母性特质的女人作妻子。他对患者需要的轻视，就是为了巩固他对依恋需要的压抑，也是为了保护他免受他母亲之死对他的情感所造成的破坏性打击。

然而，这位患者受够了这位治疗师的冷淡。在他母亲去世后几个星期，他就中止了治疗。

案例（48）
同情抑郁的治疗者

对患者表现出同情的后果，就是奖励或鼓励了患者的抑郁。

一位女性治疗师在为一位事业很成功的男性教授治疗，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她总是非常同情和理解他的抑郁老是问这问那，问起他的失眠，问起他相关的失望，重复关心这些事情，例如像“我知道你肯定非常痛苦”，“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希望你知道我真的关心你”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但这个人依然表现为抑郁。

对他表现出同情的后果，就是奖励或鼓励了他的抑郁。他基本上是一个受虐性格的人，他从自我的抑郁中得到了很多的第二收获。事实上，这位治疗师没能分析这些问题，反而用她性格上的逆向阻抗来鼓励它。后来他变得更加抑郁，甚至走到了自杀的边缘。

这位治疗师有一个贫穷的弟弟，他患上与抑郁相似的身心疾病。她对弟弟的病很同情，但潜意识里却更希望他生病，而不是成功地与她竞争。现在她把所有这些情绪都转移到她的患者身上。表面上看来她好像充满同情与支持，但无意识中她却以消极好斗的方式使他保持着抑郁，并压制他对她可能产生的竞争。同时，在对他表示同情时，她也为她的弟弟和其他病人赎罪。

这种境况直到他们都参加了同一个团体治疗以后才解决，小组中其他一些成员也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不对，并引起了治疗师的注意。起先她还想否认它。

“我认为我并没有鼓励他的抑郁，”她回答他们说，“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表示我的同情。也许你们是因为感到汤姆得到了优先的对待而嫉妒他，不是吗？”

但是小组成员还是坚持他们的意见。几周之后，这个治疗师只得承认她自己

对减轻他的抑郁症状有逆向阻抗的情绪。患者也退出了治疗，这种关系走得太远、太具有破坏性而让他不能继续下去；然而他很钦佩治疗师的真诚，甚至向她介绍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来接受她的治疗。



案例（49）
不想超越患者的治疗者

有的治疗师不想在他的患者面前感到优越，他也拒绝被患者理想化。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治疗师必须比他们的患者优越；为了帮助他们的患者，治疗师必须在治疗学或人格成熟度上超越他们的患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拥有这样客观的成就，即对患者有真正的帮助。另外，许多患者也有一种将治疗师理想化的需要，将其视作比自己优越，尤其是在治疗早期。

但是有一个治疗师就不想在他的患者面前感到优越，他也拒绝被患者理想化。这种阻抗源于他的文化和性格因素。他是在一个强调平等主义文化中长大的孩子，根据这种文化的价值系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方面都不可以感到比其他人优越，尽管这种观念很少得到公认。这个治疗师信仰这种哲学观点直到现在。例如，他在打网球的时候从不参加真正的比赛，怕有人赢，有人输，怕的也就是出现一个优越者，另一个是低下者。从性格学上说，这种态度根植于一种防卫机制，那是在他婴儿期最初出现的防卫，一种害怕失去母爱的夸张感觉，这些都根植在他矛盾的人格中去了。

故事发生了。一个患者来治疗，这是一个非常自恋的患者，有着显著的感情阻滞和虚无态度，还有一个打断他人解释的习惯。他不会听治疗师的分析，或者他看上去在听但即刻会忘了，或者答非所问。同时他还会抱怨他一点儿不会变好。“我感觉不到任何事情的发生，感觉不到任何好事，至少是关于你说的任何事。我猜我应该对你感觉好些，我应该仰慕你，但是我没有。事实上，我认为你并没有给我什么帮助。”

当这种情境一次又一次地继续着，治疗师宽容而又耐心地倾听着，并没有防卫自己也没有攻击患者。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瞬间意识到他能够如此宽容和耐心地倾听，是多么令人钦佩啊！尽管他的患者排斥和废弃自己所说的全部话语而令人不高兴，然而当他有这种不悦的想法时他又畏缩了，立刻在脑中消除了这样的情绪。接下来一种想法就出现在他内心深处，即这个患者的确是仰慕他，并且通过治疗师的消极退让来防卫自己出现的对治疗师的积极情感。治疗师想做积极的分析，但是马上又阻止了自己。这种逆向阻抗助长了患者的消极态度，也助长了患者的烦恼。

问题出在，一方面它源于一种罪恶感和对谈论自己优点的刻意回避；另一方面，源于对病人阻抗的识别，认为患者拒绝接受一种跟优越的或高级的人建立的任何关系，因为那样等于暗示自己的劣等和罪恶。当然，治疗师也意识到，如果他敢于作出这种分析，患者最终是会接受一个有超越感的治疗师，消除心中的阻抗，在心中建立一个理想的治疗师形象，但治疗师自己的逆向阻抗妨碍他做到这一切。

这位治疗师已经进行了足够的分析，去超越他自己文化上与人格逻辑上的定式；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阻抗，他在下次面接中能够作出正确的解释，治疗关系也就重新走上了正轨。

案例（50）
消极的治疗反应

治疗师对这个患者越来越生气，然而却表现出一种不抵抗的姿态——什么也没说。

有一个年轻的女患者，“祸害”了很多的年轻治疗师（其中包括很多有经验的治疗师）：她是一个经常抱怨的人。她话语中的“连接词”就是用来证明她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什么好事都不会降临到她身上。她常说的“连接词”就是：“是的，但是……”，这就是她的特别之处。

患者：“如果我把头发染成金色，我的生活就真的是不一样了。然后，我就知道所有的男人都会被我吸引。”

治疗师：“好极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呢？”

患者：“是的，但是我将失去我自然的外表和态度。我不再是可信的，不，我真正需要做的是离开这个低劣的、笨拙的职业行当。我恨这份职业。它贬低了我的身份。在这里我完全不能发挥我的才能和创造力。啊，上帝，我恨它。”

治疗师：“太可怕了，我完全同意你。你真的需要换份工作。”

患者：“是的，但是凭我的运气，我从未找到过另一份工作。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一个合适的男人……”

治疗师：“那是个好主意。或许你应该更多地走出去，试着见见某些人。”

患者：“是的，但是我所见到的男人不是令人讨厌的人，就是性情古怪的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治疗师（心说）：见鬼去吧！

这个患者的案例是个典型的消极人格反应的个案。她对成为一个受害者比做一个受益者有更多的成就感。她对她母亲怀有很大的怨愤（她母亲想让她成为一个成功者），她从辜负和挫伤她母亲中得到的比她从成功中得到的还多。同时，这个治疗师就有一个像这个患者一样的母亲，也是一个抱怨者，从不接受帮助。这个治疗师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试图使她母亲开心。她试图通过实现各种不可思议的行为疗法来治愈她自恋的创伤——首先是她母亲，现在是这个患者。对于这个患者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立场。她将成为一个温和而又善解人意的治疗师，她认为这种温暖甚至可以熔化石头般的心。她在个人生活关系中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她总是接近一些“坏人”，渴望通过她的爱来把他们变成“好人”。但这样做在她的个人生活中没有效用，对这个患者同样也没有效用。

治疗师对这个患者越来越生气，然而却表现出一种不抵抗的姿态——什么也没说。最后是致命一击：患者告诉治疗师，治疗不能进行下去了，她感觉到更糟而不是更好。“我想我必须去找精神病医生做治疗。请你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我不知道你对我这种症状是否有足够的治疗经验。我不知道。可能我需要药物治疗。不管怎么样，这是值得一试的。”

实际上治疗师非常高兴。但在那一刻她也非常沮丧，毕竟这变成了一个“请把我的患者带走”的案例。

她所推荐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他给她开了处方，却告诉治疗师，他并没有感到这会对她有所帮助。他也向她解释了这个患者处于消极治疗反应中，并准确地预言了她不会吃这个药的。这个精神科医生是对的。当患者拿起几片药片时，又抱怨说这使她感觉更糟。

最后，在精神病医生的反馈和支持下，治疗师开始从这个患者的人格阻抗入手矫治，治疗又开始向前推进。

案例（51）
度假的来访者

治疗师被他的这种放弃激怒了，并且嫉妒这个患者的富有。

一位男性来访者决定到南美去度假两个月。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治疗师时，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微笑。他将这个度假的决定看作是对治疗师的一次挑战的取胜：一是因为他将从治疗师那里解脱出来（治疗师某些方面象征了来访者苛刻的超我），二是因为他可以支付这次旅行费用而治疗师的经济收入却不允许。

治疗师被他的这种放弃激怒了，并且嫉妒这个患者的富有。然而他却把这些感受放到一边，回答道："很好。你将去哪里？"患者给了他一个完整的旅行



路线，他们两个都装着对所有的事情都皆大欢喜。治疗师暗中对患者很气愤，以至于他不能分析患者的行为，所以他假装为患者高兴，以这种方式来剥夺患者胜利的果实（激怒治疗师）。

但是，在预期假期开始之前的面接中，患者又开始焦虑起来：治疗师会不会因为他的胜利而寻求报复。在预感治疗师会出现这种侵犯行为时，他由于病毒感染而生病了，最终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起初治疗师非常高兴这次旅行被取消，以为患者自动醒悟过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担忧起来。

在和他的督导谈过这个问题以后，他明白了担忧来自哪里。他为自己对患者生病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满足而感到内疚，认识到他有责任对此负责。他在压抑对患者愤怒的同时，也抑制了他的治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他微妙地导致了患者心中的罪责感（这种方法和他小时候母亲对他所用的方法一样）。

在后来的面接中，治疗师为患者解释了整个过程中的交互影响作用，患者理解并同意了；治疗又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了。



案例（52）
自我心理学家

她是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患者，明显有一种挑剔治疗师的缺点和错误的冲动，这位治疗师试图用她的温暖、同情、理解和耐心来熔化患者的负面情绪已经两年了。

很多初出茅庐的治疗师（包括一些老手）都倾向于使用自我心理学理论来进行治疗，因为至少一开始，这些技术表达的是对人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复杂的或者晦涩的心理分析方程式。有一个案例涉及一个聪明的新入门的治疗者，她正在沿着自我心理学的技术路线治疗一个年轻女性。让她大为吃惊的是，把同情用在她的这个患者身上并没有取得成功。

这位患者是一个32岁的单身女演员，是一个“为谋生而演出的艺术家”，她对以前的七位治疗师都有负面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患者，明显有一种挑剔治疗师的缺点和错误的冲动，她用一些词如“庸医”、“砍伐工”或者“完全无能者”来形容她所咨询过的治疗师。

这位治疗师试图用她的温暖、同情、理解和耐心来熔化患者的负面情绪已经两年了。表面看来事情进展得很好：患者形成了对自我形象的理想化移情，似乎在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已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进了。然而，每四个月这位治疗师就要定期放两个星期的假。在这个假期中，患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同情的放弃。

“你和其他人一样，就是为了钱，”她在每次假期前就抱怨道，“你都不能等到把我治好再去度假吗？你能吗？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我认为你不关心任何人，你关心的只有你自己。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有你的假期。我可能会处在自

杀的边缘，而你并不是去度你那白痴般的假，像你所说的去希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将要去的是地狱。你是一个无能者，不关心人，唯利是图，和其他那些治疗师一样。”

治疗师试图带着理解、同情和耐心去听这些咒骂，在她每个假期回来后都接着倾听，这持续在好几次面接中。然而，很多次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憎恨这个女演员了。她慷慨地给予了这个患者太多的温暖和理解，而她所得到的回馈就是敌对。出了什么问题？治疗师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以退为进的模式。她对患者的病理问题，在有意识地表现出同情和理解之外，无意识地也表现出高兴。

治疗师有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的母亲。她的逆向移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内心深处希望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在精神上、伦理上都是正确的；另一个是她的憎恨情绪，因为她讨厌被关心和喜爱的理由是她观念或行为的正确，而不是出自她自身的情感需要。她小时候母亲对她的爱总是有条件的，而她渴望无条件地被接受和被爱，不管是否正确。她憎恨这个患者是因为这个患者就像她母亲，她的积极的感觉（理想化）和进步是有条件的：治疗师不要去度假。她对患者的憎恨是对她母亲有条件地接受她的一种愤怒表达，也是对于因为自我不完美而不被母亲所爱，没有得到自我陶醉的一种愤怒的表达。

治疗的第二年年底，治疗师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她曾笃信地遵循着自我心理学的治疗规则，但是现在却越来越失败了。患者也变得越来越口出恶言，似乎马上要离开了。在她的治疗和管理中，治疗师渐渐懂得她的逆向移情。患者使她感到自我的无能和不完美感，就像她母亲所做的。她曾经想使自己从这种主观的逆向移情中解脱出来，她可以再次对患者表示同情，并在自我心理学之外利用其他技术，即对患者的移情和阻抗进行分析。但她不想使“母亲”心烦意乱，所以不愿进行分析。然而，有一天她终于对患者说：“我肯定我不是完美的，我有很多缺点，你对我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我认为注意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你找出你所有治疗师的错误，找出你所有朋友的错误，对你并没有多大帮助。事实上，在你生活中所有的关系都被你自己破坏了，因为你始终对人表示不

满意。”

“是吗？你想说什么？你是说我是一个苛求、挑剔的婊了吗？那是我男朋友说的。你现在也这么说吗？”患者的内心的确被这个解释扰乱了，在以后的几次面接中显得都很心烦意乱；但是这是治疗的转折点，因为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沟通渠道。加上治疗师的温暖和同情，她有能力引导患者渐渐走向更客观的自我。



案例（53）
披着羊皮的狼

治疗师怀疑这个患者试图用她的顺从来控制和支配她。"她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治疗师认为。

一个年轻女患者的主要阻抗方式，就是表面上非常顺从她的女治疗师。当治疗师一请她进入治疗室她就很本分地靠在睡椅上，马上自由联想起来。她的自由联想不时被她顺从的傻笑声所打断，似乎想表明事实上她是一个好女孩。当然，她有时也会以守为攻，压抑她的愤怒，通过她那令人厌烦的甜蜜的微笑表达出来。

她的治疗师敏锐地意识到她的行为中含有阻抗，却不能成功地分析它。相反，她发现自己却表现得很愤怒，怀疑这个患者试图用她的顺从来控制和支配她。"她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治疗师认为。

某天，治疗师再也不能抑制她的愤怒了，"你觉得自己很可爱，是不是？"

患者吓了一跳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发现你总是微笑和傻笑。你认为那些微笑和傻笑能为你带来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患者回答道，她感到自己是在被指责和攻击。

分析的尝试并没有持续走多远，从那一刻起患者退缩到一个壳里。她不再微笑和傻笑了（只按照治疗师间接的要求去做），她开始在面接时迟到。几周以后分析师气愤地对她说："你认为你的迟到意味着什么？你对治疗有什么感受？"

"我在考虑放弃。"患者迅速地回答道。

"那我们就来谈谈吧。"治疗师说。

“我不想谈论它。”患者说。

在那次面接中，患者中止了治疗。

通过案例分析，加上督导对治疗者的帮助，这位治疗师发现自己对患者强烈的憎恨，以及患者身上顺从的、欺诈的一面其实代表了自己性格中的一部分阴暗面，即治疗师自我人格中被拒绝的、分裂的一部分。治疗师想要控制自我的这部分人格，即顺从和欺瞒的人格特质，现在却通过这个患者折射出来了，这是她所憎恨的角色——披着羊皮的狼，这使她感到控制不了的愤怒。患者变成了治疗师挑剔的母亲。从她的童年早期起，她就要戴上一副虚伪的面具，总是装作顺从的、可爱的、乖巧的样子，就为了从母亲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但是私下里她却希望她母亲死去。所以她对患者的憎恨，就是对患者与她自己在无意识中攻击性外露的心理恐惧而已。



案例（54）嫉妒的治疗者

但治疗师并没有感到她对患者的逆向移情，即对这个漂亮女人的嫉妒心理，也没有感觉到她敌对的态度和以退为进的方式。

一个漂亮性感而又浪漫奔放的女性，正在接受一个长相平平、对约会和性爱过分拘谨的老女人的治疗。当这个年轻女人说起她和男性约会以及性关系时，治疗师不是做出批判就是试图转换话题。

"你认为我是一个性关系混乱的人吗？"有一天，这个患者感到了治疗师的不自在，便问道。

治疗师停顿了一下，回答道："你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让我感到你对自己是否性关系混乱有明确想法。"

"我猜是有吧。我的母亲总是说，相对于我的年龄而言，我显得太成熟了。她曾经对我晚回家很生气，那时她就叫我荡妇。"

"所以你把我看作是一个在做审判的母亲。"

"也许吧。"患者沉默了一会儿，"但我还感到，你认为我是性关系混乱的女人。"

"是什么使你那样想呢？"

"你已经很多次对我的服装做出批判了。有一次，当我穿着一件低领口的上衣时，你说：那件上衣太宽松了。我不知道，也很难说清，我只是感到你在批判我。"

"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批判你。"治疗师回答道，并又一次间接提到治疗中的移

情问题。

但治疗师并没有感到她对患者的逆向移情，即对这个漂亮女人的嫉妒心理，也没有感觉到她敌对的态度和以退为进的方式。在潜意识的移情层面里，患者无意中提醒治疗师想起她的妹妹。她的妹妹比她更有吸引力，不仅得到父母的喜爱，而且还非常活跃，在青少年时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治疗师保持着她自己理性的态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将她妹妹受男性的欢迎视为一种荡妇行为，而她自己则高于这种行为，用这些方式来防御自己对妹妹产生的嫉妒感。这种情况现在转移到了患者身上，而她也确实在很多地方都很像她的妹妹。



不幸的是，治疗局面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和矫正。几个月以后患者就离开了，她认为她可能需要一个男治疗师。她实际上的意思是她需要更多的接纳和理解。她这么做是正确的。

案例（55）
消极的恋父情结

患者和治疗师串通起来，表里不一地否认他们对妻子或者母亲的敌意，否认他们下意识地想要排除她们的欲望。

有个年轻的男性对她的妻子有性方面的困难，这是因为他人格中有下意识的同性恋特质，他来求教于一位男性治疗师。这个治疗师的人格中也有下意识的同性恋特质，但还没有被完全地分析和督导过。基于相互所具有的同性恋吸引力，他们很快就形成了非常积极的治疗同盟。患者完全顺从治疗师的建议（表现出无意识地渴望被父亲所占有，像肛欲期的儿童那样），治疗师用伟大的爱回应了他的顺从（恋父情结的爱）。所以治疗师和患者那种无意识地对他们的父亲与他们的母亲发生性关系时的不满和妒忌，以及对彼此的怨恨都被保护着。

然而，当这种关系增长得强烈时，其潜在的同性恋特质也变得更为明显，患者的妻子开始越来越嫉妒——她成了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母亲替代者。于是，患者一开始寻求减轻夫妻性生活困难的心理问题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虽然患者每次都会向治疗师提起说，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关系感到嫉妒，或者诉说他与妻子的性关系满意度正在逐步下降，治疗师都会只分析他的妻子的行为来回避这个问题。

“你认为她嫉妒什么呢？”他会问当事人这个问题。

“她恨男人对其他男人产生感觉。她喜欢用典型的机械方式，将男人看作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你似乎感觉到你和她的性生活问题，与她对我们的关系产生嫉妒是相关的？”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不知什么是真正的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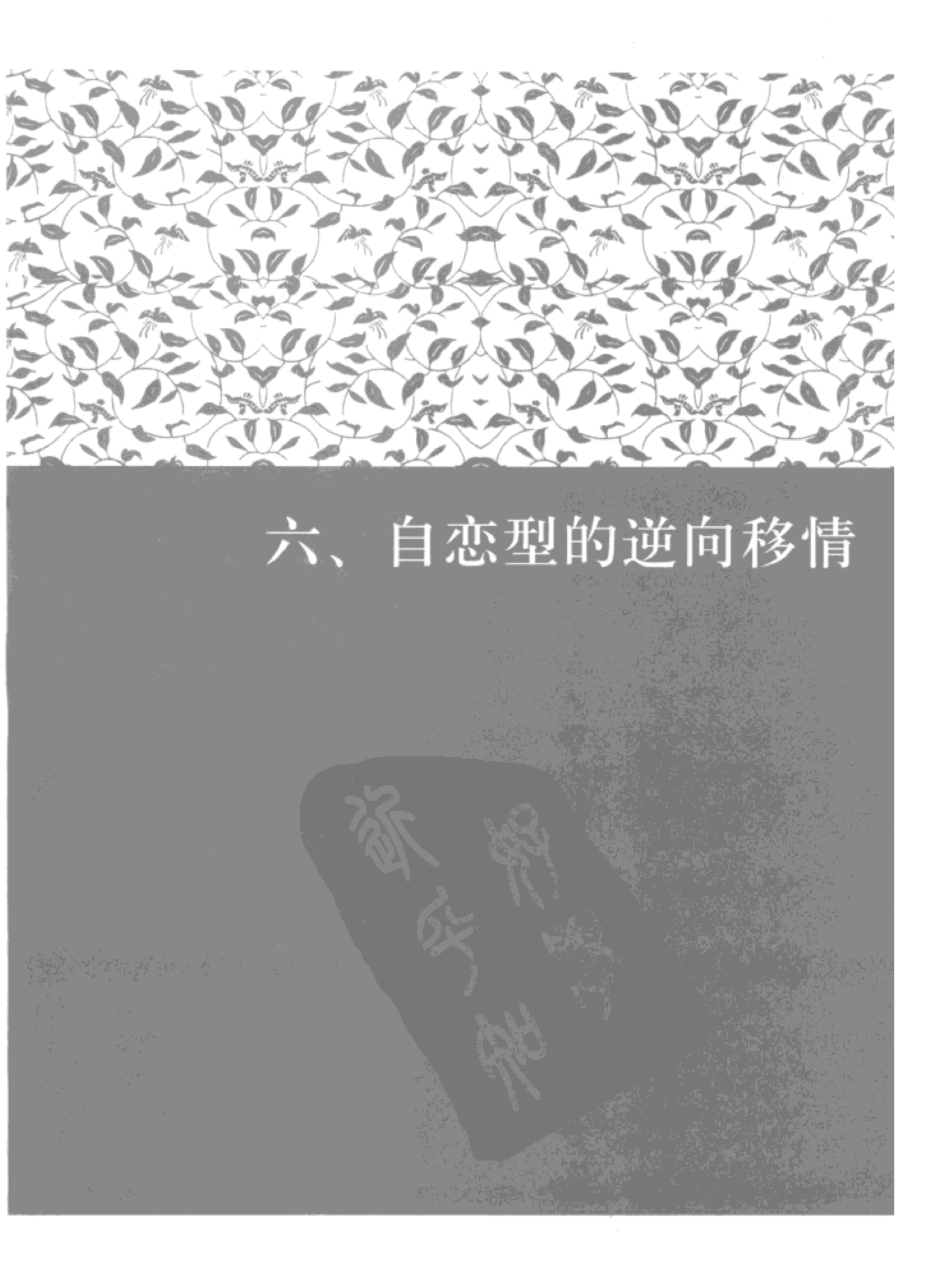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和治疗师串通起来，表里不一地否认他们对妻子或者母亲的敌意，否认他们下意识地想要排除她们的欲望，否认他们对女性的憎恨心理。在这一案例中，患者和治疗师都有一个软弱而又冷漠的父亲，和一个专横的、对他束缚很强的母亲，她干涉了他们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现在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渴望已久的恋父情结，同时又排斥无法抵抗的恋母情结。然而，他们的这种无意识又将负面的恋父情结付诸行动，使治疗处于僵局将近有一年。但在这段时间里，经过督导，治疗师抓住了他自己治疗过程中的问题所在。

为了拯救这种局面，治疗师建议患者的妻子也参与面接。

起初患者受伤了，感到被出卖了。在无意识层面，就好像他的父亲突然转身走开，将他扔给专横而又令人憎恨的母亲。但是治疗师解释道：“我们在治疗开始时就排除了你的妻子，其实接纳她是对你和她之间问题有所帮助的关键。我感到让她加入治疗对澄清事实有所帮助。”

在一次很长时间的面接中，治疗师承认了他的移情，以及它是怎么导致僵局形成的。之后，患者理解并同意了这次面接的内容。治疗取得了进展，也为后来的问题解决方向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六、自恋型的逆向移情

案例（56）
自以为是

在和他的督导讨论后，他才开始意识到他自己和病人身上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特质。

七年了。整整有七年时间，这个已经快四十出头的男性患者，都在一位年近六十的男治疗师处接受治疗。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患者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他仍然在抱怨一些同样的事情。他是一个挺成功的广告文案，但他总抱怨，像他这种天才应该去写一本更伟大的美国小说。他和一个温柔热情、全心支持他的女人结了婚，但他总抱怨他应该和一个更有魅力、更体贴的女人在一起。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他从没真的动笔开始写他的小说；在他15年的婚姻里，他也从来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婚外情。

治疗师极不情愿地认识到，他的患者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这个患者的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不论是在治疗开始前、治疗中，还是治疗结束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和他的督导讨论后，他才开始意识到他自己和病人身上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特质。

治疗师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都没能够指出患者身上如此明显的自以为是的特质，是因为这也正是他自身的弱点。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害怕冒险、害怕投入到富有创造性的写作和爱情中去。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幻想被戳破，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他所想要成为的那样。而在现实生活中，患者个性上的缺陷，令他的妻子和同事都会觉得受不了他。治疗师其实也有着相似的问题。他受过不少音乐训练，他一直认为如果真的喜欢的话，自己能成为一个钢琴家，当然他已决定将自

己的天赋投入到助人的职业中去。作为一个治疗师，他也有很多关于自身的幻想。他经常在研讨会上，在很多听众的注视下侃侃而谈，然后自我感觉极好。但他的同事们并不这样认为，也不是很喜欢他。他从没能达到他自认为应有的地位，而他将这归之为运气不好。

正是因为他的自以为是，要他找出自身的问题并去听从督导的建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现在这么做，只是因为这种烦躁已经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患者，而且开始对其他案例的治疗也有类似情绪。在督导的帮助下，他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逆向阻抗，也能够开始和患者一起将他的治疗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案例（57）
怀疑

“你潜意识里想造成这种我不关心你的局面，也许这是你一贯重复的行为模式，这样你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我了。”

“我希望这一切都会有用，但我现在就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很怀疑。”一位年轻患者在和治疗师的第一次会面时就这样说道。他看上去有些神经质，手指不停地抖动，并且用焦虑而又黯淡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治疗师。

“为什么会那么说呢？”这个年纪稍长的男治疗师问道。

“呃，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个治疗师，向我推荐了你。这之前的一个女治疗师也是他推荐给我的，而我刚刚离开了她。我在她那儿看了大概有一年半之久，却从来没感觉到她真正关心过我。我的意思是，她总是装模作样地在关心我；你知道，开始她做得确实挺专业的。但到后来，她就会突然做出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每次当我开始准备相信她的时候，她就会给我来个釜底抽薪。”这个年轻人给他的新治疗师列举了一大串他前任治疗师失败的例子。然后他停下来，盯着一言不发坐在他面前的治疗师。“因为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推荐，他先是向我举荐了她，现在他又向我推荐了你。所以我在想是否还可以相信你。”

治疗师沉默了一会儿，但他的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一样。他不得不开始自我防卫，试图缓和患者的这种感觉。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其一，我是个男治疗师，而她是个女的。其二，我们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呃，我知道，但……是同一个人推荐你们俩的。如果他又犯了个错误怎么



办？”

“仅仅因为他犯过一个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他会犯另外一个。你告诉过他关于前面一个治疗师的事了吗？他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吗？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类治疗师吗？”

“嗯，是的，我也这么想。但有些事儿你永远说不准。之前我和他说过，我需要一个怎样的治疗师，然后他就把我送到她那儿了。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能关爱人、有同情心的治疗师，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她那儿。现在他又说你的同情心很好，你看上去是挺有爱心的样子，但我不知道……”

“大多数患者都觉得我的同情心很好。通常在这方面他们对我没什么抱怨。”

治疗师继续安抚他的患者，在下几次的面接中他也一直试图去获得认可。但他发现，他越是这么做，患者就越发怀疑他。这样，治疗师开始觉得越来越焦虑，

他开始有些害怕每周一次和患者的会面，而且开始觉得这个患者很快会离他而去。

幸运的是，治疗师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是个信号，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和自己的督导探讨了这个情况，理解了自己的逆向移情。治疗师自己的父亲是个出色的心理治疗师，但他一直挑剔、贬损着儿子的工作。而这个患者自己也是个受训中的治疗师，他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怀疑的姿态，迫使治疗师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防御的位置上去了。从移情分析的角度看，患者成了治疗师爱批评的父亲，那个治疗师拼命想赢得“父亲”的认可而不能成功。

“失去这个患者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失望，”督导指出，“但这不会变成什么天大的事儿。但是另一方面，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非常依赖自己的父亲，你觉得失去他的认可非同小可。”实际上，当治疗师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亲就是个非常冷淡和爱批评人的严厉家长，而他也由此产生了很多“阉割焦虑”。治疗师的母亲对他是过分溺爱的，但母亲对他的父亲又是非常顺从的，以致不能很好地安慰自己的孩子。现在，虽然他已经是个成人了，但在他的潜意识里，赢得父亲认可的欲望还一直存在着。

当治疗师开始意识到自己有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这种情结伴随着未满足的自恋需求（被一个“爱批评人的父亲”夸奖的需要）影响了他对这个案例治疗时，他开始能够反省和调整这种状况了。下一次当患者再次表达他对治疗师是否真的关心他表示出他的怀疑时，治疗师回答道：“你说我不关心你，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也总是会存在的。但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你自己制造了现在的这种局面。”

“你这是什么意思？”患者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也许，你潜意识里想造成这种我不关心你的局面，也许这是你一贯重复的行为模式。你需要制造这种我并不关心你的局面，这样你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我了。”

这个患者，自己也是个受训中的治疗师，能够领悟这个解释。“我明白你的

意思了，”他的手指不再颤动，开始很有同感地点起头来，“嗯，是的，这分析有些意思。我明白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被他人关怀过，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被我的父亲关怀过，于是我否定了一切。我现在能理解了，我是如何寻找人们对我的不关怀，并一手造成这种局面的了。嗯，是这样的。”

患者开始了他洞察和领悟的过程。



案例（58）
幼儿期退化

她发现自我内心有种强烈的意愿，即想通过自己对患者的吸引，把这个同性恋的男人变成一个异性恋。

“我想求你件事。”患者在第三或是第四次治疗结束时，向治疗师这样要求道。他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男同性恋者，“我在想，是否可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在每次治疗结束的时候，给我一个拥抱。”

女性治疗师在问过诸如这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一些精神分析的常识性问题后，这样回答道，“我想可以。”

患者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与他的母亲离了婚离他而去。那个时候，他的一个有责任感的哥哥担起了他父亲的角色。此外，他还是“妈妈的宝贝儿子”，一直到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和母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母亲对他总是过度保护，总把他当成小孩子看。患者尽管有着不错的天资，成年后却总是漂泊不定。

治疗师对患者有着一个性变态的母亲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治疗师自己的一个主要的内心冲突便是她是一个“双性女”，是指那些被男同性恋者行为吸引的女人。在她自己的分析中，她把这种吸引的根源追述到自己的幼儿期，那种想改变一个男人的性偏好以显示她女性魅力的全能幻想。她的父亲总是赞赏她“男子气的一面”，而忽视她的“女人味”，而她的母亲则更像是她的一个竞争对手，因此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女性魅力一直有种不安全感。而现在她发现自我内心有种强烈的意愿，即想通过自己对患者的吸引，把这个同性恋的男人变成一个异性恋。因此每次治疗结束时的拥抱，很显然是为她自己的自恋所服务的。其实，这种允许只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退化，使患者更加有依赖感并朝幼儿期行为退化。而当她试图改变他的性偏好时，患者却在无意识里对这样的改变产生了强烈的阻抗，尤其是在这种意图并没有为患者所接受的时候。

案例（59）
过度的自我保护

治疗师对这个男人勾引自己患者的行为十分愤怒，他突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你应该和他说：'拜拜吧，混蛋，一路滚好'！"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患者用一种相当平静的口吻，向她的男治疗师诉说自己在上个周末怎样被一个男人勾引并抛弃的经历。这是一个男人用典型的虚情假意将女人骗上床的故事，然后这个男人在第二天早上，脸上挂着傲慢的笑容离她而去。最过分的是，他在几天后打电话告诉她说，自己已经决定离开这个城市搬到西部去住。

"当他这么告诉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治疗师问道。

"我说我会想他的，"患者继续用她那种平静的口吻说道，耸了耸肩膀。

"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伤心。"

"仅仅是伤心吗？没什么别的感受了吗？"

治疗师对这个男人勾引自己患者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他突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你应该和他说：'拜拜吧，混蛋，一路滚好'！"

治疗师已经和他的患者建立了一种自恋的逆向移情认同，并深陷于这个模式之中；但如此激烈的反应和行为，对治疗的情境是非常有害的，它只能使患者的受害感更强烈。因为治疗师对患者的过度保护情感和他对欺骗玩弄他人情感者的憎恨，使他偏离了自己的治疗角色，而这些都是根植于他过去的经历。这导致了认同患者的困境，并表现出一种自恋式的愤怒，就好像是他自己被玩弄了一样。

"我想我是该那么说，"她很郁闷地说道，"有时我真的很笨。就是想不起那

些话。”

“不，不，我一点儿都不这么认为，”治疗师很快地反应过来，恢复了镇静。

“不，我是的。”

“当人觉得自己被伤害时，通常很难想起来该说些什么。”

“不，我真的很愚蠢，”她越发地退缩到一种受虐的状态中，双手抱住自己，死死地盯着地板。“这就是我，我太愚蠢了，从来不会说出该说的话，这就是我，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治疗就这么结束了。



案例（60）
爱干涉的父母

当治疗师听到患者谈论他的儿子时，那种在她小时母亲对她非常相似的说话方式，勾起了她对母亲及当事人的愤怒。

一个男性患者正和他的女治疗师谈论着关于他八岁儿子的事情。“我要他去做所有那些我没能做成的事儿，”他神色哀怨地说道，“希望他读书拿到好分数，我是说要拿到A，不能低于A；我希望他成为儿童体育联盟里的明星；我还希望他去上钢琴课；但他总是想方设法和我作对。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了。”这是个非常自恋的患者，很明显，他试图通过他的儿子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治疗师一边听他说，一边变得越来越愤怒。她觉得自己的身体紧绷着，喉咙发紧，然后说了一句在她看来非常中立的评论：“你似乎对你的儿子要求过多了。”

“呃，是的，那样不好吗？你看上去好像很不安。”

治疗师的母亲是个极端自恋的女人，她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员，对她身边的每个人，尤其是她的女儿，都有一种控制和支配的欲望。她曾经这么对治疗师说：“你是我的左膀右臂。”她想让女儿成为她自己从来没能成为过的歌剧明星，也一直致力于把她往那个方向培养；而与此同时，又不断地打击治疗师在歌剧方面的雄心和追求，因为在潜意识里，她并不想让女儿超过自己。患者谈论他的儿子时的说话方式与她小时母亲对她的方式非常相似，这勾起了治疗师对母亲从而也对当事人的愤怒。

当治疗师和督导探讨这个情境时，她理解了自己的逆向移情，她就开始去超

越自己的愤怒，而将上述评论和分析用共感的语调和态度传达给患者，而不是此前的那种愤怒、批评的姿态。因而患者也能够听进去她的分析了。

"是的，我似乎是对我的儿子要求太多了。也许我真的要求太多了。这是你所说的意思吗？也许我试图通过他来实现我自己的愿望。噢，天哪，我从没想到过这点，你是对的，我想确实是这样的。"



案例（61）
爱虚荣的治疗者和邋遢鬼

治疗师的大多数患者都和他一样，对自己的形象很自恋。然而有一次，一个衣冠不整的患者来到诊所中，他头发蓬乱，皮肤惨白，身上疙疙瘩瘩，衣服皱皱巴巴的，指甲里都是泥……

有这样一个治疗师，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自负。他通常穿着时尚，打扮光鲜耀眼，每周都会去吹剪一次头发，也常常会去照紫外线灯光或晒太阳，以保持一种健康的古铜色肤色。面对自己对于形象的这种强迫感觉，他引用弗洛伊德一句相似的评论说："一个人看上去的样子影响着他对自己的感觉。"这当然只是一个合理化的借口；这种强迫思维的深处，是因为在治疗师童年，他的父母总是让他觉得自己很丑陋；她的母亲从来就不需要他，从一开始就给了他不充分的自我形象，而他的父亲也是如此。他们都拿他突出的耳朵、过长的鼻子，以及一些其他长相方面的缺点来取笑他。为了补偿他自认为丑陋的身体意象，他从小就开始讲究穿着。而这一点，当然也免不了被他的父母嘲笑，但这使他更坚定了自己对穿着的重视，并且开始鄙视自己父母的穿戴方式，指责他们是不修边幅的邋遢鬼。

治疗师的大多数患者都和他一样，对自己的形象很自恋。然而有一次，一个衣冠不整的患者来到诊所中，他头发蓬乱，皮肤惨白，身上疙疙瘩瘩，衣服皱皱巴巴的，指甲里都是泥。从一开始治疗师就无法遏制自己对这个患者外表的厌恶；而同时，患者也无法遏制自己对治疗师的厌恶。"嗨，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着？每天坐在紫外线灯光底下？你这么关注自己的外表，不觉得很傻吗？"

治疗师过于整洁的仪表使患者感到了威胁，因为这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邋

遢。于是，他说话的口吻开始越来越像治疗师的父母了。到了第三次面接时，治疗师终于受不了了。

“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你说我太整洁了？看看你自己，你的衣服就像一辈子都没洗过；你的头发看来也是从不梳理的；而你的皮肤粗糙得看上去就像是月球的表面。我想你可能连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邋遢，你不能让人看上去稍微干净一点儿吗？”治疗师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几分钟，而来访者则脸色苍白地看着他。最后，治疗师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脸色通红地说道：“对不起，很明显，我们彼此不太合适，我会把你推荐给别的治疗师。”

患者再高兴不过地答应了，而那次的治疗也就此戛然而止。



案例（62）
尖叫疗法

他每次和患者会面两个小时，在这些会面中，他大多会鼓励患者哭泣或尖叫，以释放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婴儿般的情感。

一位年仅37岁的治疗师中风去世了，作为尖叫疗法的先驱探索者，他的去世让这个大城市中的许多治疗师团体都震动了。和他相熟的治疗师私下里说，他死于“过量的尖叫”。

治疗师实践尖叫疗法长达14年。在这14年里，除去夏天和圣诞节，他每周工作要长达35个小时之久。他每次和患者会面两个小时，在这些会面中，他大多会鼓励患者哭泣或尖叫，以释放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婴儿般的情感。这些尖叫通常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所以每次治疗师工作时都会戴上耳塞。然而他忽视了这样做对他自身在情绪和健康上的影响，因为为了陪伴那些尖叫着的患者，治疗师必须压抑自己的情绪。这种让情绪表达过于冲动或长期压抑（尖叫是会传染的）的做法，年复一年就会导致中风。以这个治疗师为例，为了压抑他自己的情绪冲动，使自己对因病人的尖叫引起的反应能够免疫，他一直收紧自己太阳穴的血管，他也因此一直都犯头痛病。尽管这头痛越来越严重，直到不幸的后果发生，他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是他自我的人格特质导致了他对此事的忽视。他自己压抑了很多幼儿时期的愤怒；他是一个卫理会牧师的儿子，被他的父亲灌输过严格的善恶伦理观念，即在他父亲眼里，任何对他人心怀怨恨或愤怒的人都是被魔鬼附身了。治疗师因此肩负了通过尖叫疗法来帮助病人驱除身上魔鬼的重任。通过帮助别人，

治疗师间接地帮助了自己，或者他也只是在潜意识里这么认为的。

这是一个自恋型逆向移情的例子；在这个案例里，每个患者都成了治疗师自体的一种延伸。然而这样做对患者和治疗师自己都是无效的。治疗师在帮助患者领悟他们早期经验的时候，却完全忽视了对移情的分析，而这对于让患者理解是什么阻碍了自己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于自我问题的反省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经常忽视了自己的情绪正常表达方式，有时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案例（63）
自我理想化的需要

治疗师顺从了她的操纵，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对她有想入非非或试图取悦于她，而是因为患者对他的赞美和理想化让他非常受用。

“哦，天哪，我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体验到快乐。”她向治疗师低声怨诉道。这是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有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和闪亮的蓝色眼珠。她楚楚可怜地坐在椅子上，身子左右轻轻地摇晃着，叹着气：“什么事看起来都是这么的毫无希望。”

“事情会好转的，请相信我，”治疗师很有同情心地说道。他是一个年长的男性。

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患者非常贫穷，有着极低的自尊感，需要大量的支持和肯定。治疗师给她的支持和肯定，对她的确是很有帮助的。而她自己也在生活、工作、人际、异性交往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她因此很感谢治疗师，并将他理想化，把他当成一个“好爸爸”。然而，随着治疗最初阶段的结束，进入到治疗中期，患者人格上的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她用一种诱惑和操纵的方式奉承治疗师，并停止了付费。

治疗师顺从了她的操纵，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对她有想入非非或试图取悦于她，而是因为患者对他的赞美和理想化让他非常受用。治疗师在童年时，母亲对他的情感是剥夺和拒绝式的，因此他对自恋的需要非常强烈。患者的奉承给了他在母亲那里从来没得到的理想感觉。她成了一个完美的理想体，一个使他自我感觉更好的理想体。患者对他的理想化使他如此满足，以致他从来就没意识到她的



操纵和她在经济上对他的利用，他也没有注意到，她曾用相似的方式对待那些她曾经相处过的男人们。

过了一段时间，治疗师开始不明缘由地对患者感到恼怒了。然后渐渐地他开始变得很愤怒，而这种愤怒正是发生在患者停止理想化他、开始蔑视他的时候。这在有一次治疗中她取笑他说过的一些事情时，变得尤为明显。

“你在笑什么？”他问道。

“我只是觉得你说的很有趣。”

“听起来你更像是在取笑我。”

“我真的没有在取笑你，”她说道。然而一会儿她又笑了，手捂着嘴，看上去像是个恶意的孩子。“呵，我想我是在取笑你，有时候你是挺有意思的。你很费力地试图说出某些恰当的话，但然后好像总会有什么地方变得不对劲。这很可爱。”她对治疗师嘻嘻地笑道，而治疗师开始面色苍白了。

“我明白了，”他盯着她，“你认为我很可爱？听上去你似乎不太尊重我。”

“哦，不是的，那不是真的，我只是和你开玩笑，别当真。”她立刻否认道。

“我没当真，”治疗师撒谎了，“我只是觉得很有趣，你似乎不再那么尊重我了，我在想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你有时候太严肃了，”她说道，用蓝色的眼眸顺从地看着他。然后她又开始笑了起来。

而治疗师这时候已经非常气愤了，以至于他不能深刻地看待患者行为的背后含意，分析她的阻抗实质。结果，患者带着对这种互动的不悦结束了这次治疗，而下次预约的时候她也没有来。治疗师最终失去了这个患者，损失的还有为数不少的一笔治疗费，和他那极为看重的自尊心。



案例（64）
“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威”

这个自恋的治疗师，有着一种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权威”的欲求，以此来躲避她对个人生活的不满足感。而患者对她的反抗就成为一种威胁。

一个女患者带着自己一团糟的工作和生活，去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治疗师做治疗。这个治疗师是一个著名作者、演讲者，也是一名教师，还经常在电视里亮相。很快，这个女患者就成了治疗师的追随者。

患者只要一陷入焦虑和无助的泥潭之中，就会毫无保留地来向治疗师求助，而她们的治疗关系也是非常有成效的。患者需要一个理想化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重建一个她在童年早期失去的全能的“好”母亲形象），而治疗师也有被理想化的内心需要。患者将治疗师视为自己的行为楷模，经过了若干年后，她自己也成了一个治疗师。事实上，治疗师的分析和建议对患者在选择职业上也的确是非常有效和有益的。

然而在个人生活方面，治疗师却对她没有什么帮助，治疗师个人的生活也一直面临着很多困境。由于她是那些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之一，并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因而缺少了真正的个人生活。当然不到一定的时候，患者是不会意识到治疗师的这种个人的不足；然而，随着患者自我力量的增强，她逐渐能更加客观地看待治疗师了；她开始不再理想化治疗师，并开始质疑治疗师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我想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吧。”治疗师回答道，“我想有可能是你开始觉察到来自我的竞争和威胁了。”治疗师又补充道。她说话的方式和用词似乎就

是在告诉患者，“你以为你是谁，来挑战我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权威。”

然而，患者开始觉得越来越有阻抗，对女治疗师的治疗方法也越发质疑了。最终治疗师怒不可遏，将患者赶出了治疗室。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想我没有必要再给你治疗，”她这样断然地说，“这对你我来说都是浪费时间。”

女治疗师根本没有意识到，患者对她的反抗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和去理想化的健康需求。这个自恋的治疗师，有着一种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权威”的欲求，以此来躲避她对个人生活的不满足感，而患者对她的反抗就成为一种威胁，并唤起了她的这种不满足感，之前的“崇拜者”不再追随她了，不再把她理想化了，于是她觉得被伤害了。她自恋型的愤怒情结被点燃了，这种愤怒来自于她婴儿期和童年早期，那时母亲总是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并且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因此她以那种对双方都很受伤的方式打发了患者。因为这样的创伤经历，患者又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能再次开始治疗，和另一个治疗师一起继续解决她的个人问题。

案例（65）
经济上的利用

这个治疗师把患者当成了自己自恋的延伸物，按照自己的意象来塑造患者，而没有尊重患者的真正需要。

患者是个特别英俊和聪明的男人，他在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接受一位非常有名的治疗师做治疗，而此时他在自己的事业前程上已经非常成功了。治疗师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一方面继续接受他的治疗，一方面在他的支持和督导下治疗其他患者。这个患者是个同性恋者，小时候被他蓝领的父亲完全地拒绝过；现在他似乎找到了一个赞赏他、能在新的专业领域里训练他的“父亲”。这种期望自然让这个聪明而英俊的男人感到狂喜。

然而，这个患者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治疗方面的训练，甚至没有一个精神医学方面的学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问他的治疗师说，“我真的要去给人做心理治疗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任何关于情绪问题的心理知识。”

“别担心，”治疗师回答道，“我会做引导的工作，替你做诊断和制定治疗计划，并且会非常仔细地督导你的治疗工作的。”

这个患者想到要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接待来访者，感到有些犹疑和害怕；然而，“父亲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于是他放弃了他原来的事业，在治疗师的大楼里有了一小间办公室。因为这个治疗师非常有名，他有一大批患者要应付。他们蜂拥而至。通常没有任何工作引导或者治疗计划，而承诺中的督导也缩水成了一种工作似的吩咐，或者是在那个男人每次实习治疗结束时的只言片语。患者有时还要为每周的督导费支付1000美元之多，而每周的收入仅仅是150美元的

报酬。幸运的是，这个患者是一个如此聪明、有亲和力和直感的人。他的冷静和诚实使得他尽管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和他的治疗师相比，也能给其他患者带来更多的益处而非伤害。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诚实，他感到了强烈的罪恶感。他也意识到自己身处的这个职业，是完全倚靠治疗师的提携，自己没有任何证书和训练，除去这位父亲般的治疗师之外就没有了任何支持。这使得他害怕违逆他的治疗师，对他的要求百依百顺。

不过，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因此越来越愤怒；他向他的督导提出要提高自己的报酬，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督导隐约的除名威胁。

“别逼我，”治疗师回应道，“如果你敢给我惹任何麻烦，我就告你非法执业。”

患者感到困惑、愤怒、抑郁和焦虑；在这个时候他去了另一个治疗师那儿。最终，虽然颇费周折，他离开了他原先的治疗师。但与他相伴的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自我意象和支离破碎的生活。他再也无法去追求他原来的事业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良知去做心理治疗。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另一个对他来说是个“真正好父亲”的治疗师，而他也最终克服了前一个治疗师在过去六年里给他带来的许多伤害。

在这个案例中，治疗师被一种自恋的全能感所驱使，而与此同时，他是在防卫自己消极的恋父情结意识。从表面上看，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在帮助这个患者，通过自己对他的呵护和给他提供一份全新的职业。他觉得患者极适合做一个治疗师，而帮助别人的经验会对患者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然而，在潜意识的另一方面，这个治疗师把患者当成了自己自恋的延伸物，按照自己的意象来塑造患者，而没有尊重患者的真正需要。在内心深处他鄙视患者的同性恋身份，是为了躲避他自己潜意识里的同性恋欲望，他利用了患者需要一个父亲的欲求，一个能接受他是个好男人的父亲形象。通过这种对患者的利用，他转移了自己的同性恋冲动，而将它们投射到患者身上，并加以贬低；他对同性恋的自我憎恨被外化投射给了患者，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不幸的是，治疗师的自恋、施虐和病态的人格特质是如此的自我和谐，以至于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什么督导和分析训练曾触碰到他的病态人格问题。

案例（66）
自恋与顺从

这是因为他的自我的另一部分即自恋的部分，又一次“沉浸在对乳房吮吸的陶醉中”，他留恋这种亲密关系，这让他觉得是一种享受。

有位男治疗师是个新手，他还没有解决好自己内心中那种对于特殊情感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来自于他生命早期和母亲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母亲把他当成是这个星球上最特别的生物一样看待。然而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死于癌症，而他和母亲的这种关系，也伴随着母亲的死戛然而止。在这之后，他的父亲和继母却完全没有让他感到自己很特别；事实上，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要求过分的、被宠坏的孩子，他们还不时地取笑他。现在他作为一个成人，仍然有种需要被特别对待的情感需求，而他人格中的这种瑕疵也经常显现在他的治疗当中。

一次，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前来见他，这是个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她抱怨她小时候被自己的哥哥性虐待过，以至于现在她不能相信男人，而她和男人的关系也从来没有令她满意过。“我和男人的关系通常都是以我的拒绝而结束，”她说道，“事实上，我总是那个先提出分手的人，而且通常都很突然。”治疗师并没有对这些警告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女人所吸引了。从一开始，当她以一种顺从而诱惑的方式对待他时，他就被吸引住了。

她会称呼他“某某博士”，每次治疗都会有好几次，她总会抬起头对治疗师微笑，好像在看着上帝一样；或微微低垂着头，在治疗师面前贬低自己，向他道歉，并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他最高的尊重和赞誉。尽管治疗师仍保持着一定的防备心理，但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沉浸在对“这位圣母的乳房吮吸”的幻想中了，她意识到了他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治疗师啊。一天，患者说了她的一个梦：



“我梦见你和我，还有我的男朋友，我们一起在你的办公室里，我们都彼此相爱，我们都想要和对方做爱。我感到我好像是既爱着我的男朋友又爱着你的，但是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发生关系的，因为我要忠于我的男朋友。但是知道了你爱着我，使我能更加相信让你给我进行治疗是非常正确……”

听这个梦的时候，治疗师感到一阵如刺痛般的焦虑，但他对自己这种感觉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这是因为他的自我的另一部分即自恋的部分，又一次“沉浸在对乳房吮吸的陶醉中”，他留恋这种亲密关系，这让他觉得是一种享受。

尽管他研究过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也知道关于顺从的理论，它通常是一种对控制的暗中抵抗，它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迷惑治疗师，隐藏起患者的自我攻击的冲动心理，然而此刻治疗师却没有想到这么多。治疗师被哄着，骗着，被勾引着，被催眠了，他沉醉于自己的逆向移情中。他要求患者每周来见他两次，她同意了。他开始在和她会面的间隙里想她，想要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像她那样那么合作、崇拜他该多好啊。圣诞节的时候，她送了一个她自己亲手为他做的很特

别的装饰品给他，说她很希望他能在假期里也这样想着她。他也确实在假期的时候对她念念不忘，而假期之后也是这样。

然而此后的一次会谈，她进来后便很随便地提出要将每周两次的治疗减少到一次。她对这件事一带而过，好像它一点儿都不重要似的，然后又开始谈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问题了。

治疗师觉得很困惑："就这样了？你决定将治疗减少到每周一次，是这样吗？"

"是的。怎么了？"患者惊讶地看着他。

"你没有觉得这事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吗？"

"我为什么要和你商量？这是我的治疗，我付的钱。我是你的囚犯还是什么？"患者说话的方式一下子整个都变了。她的顺从和迎合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率和鄙视的口气。"我做什么事都要经过你允许吗？你是我父亲还是别的什么人啊？"

"我只是觉得如果你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到我，会让我觉得很好。"治疗师脱口而出。

"不好意思，如果你觉得被伤害了的话，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必须按照让我感到最舒服的方式去做事。"

她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觉得自己确实被伤害了，并在面谈的余下时间里躲到沉默里去了。到面接结束的时候，治疗师已变得有些怒不可遏，他觉得她背叛了他。她引诱自己爱上了她，现在又要将他抛弃（好像他母亲曾经做过的那样）。于是在她把话说了一半的时候他就打断了她，很冷淡地告诉她时间到了，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愤怒。

在接下来的整个一个星期里，他都在幻想用一种恶毒和卑下的方式了结她。如果他能超越这些逆向移情的话，他可能就会猜到这正是患者对他的鄙视情感，她也想了结他，部分是因为她内心对他的憎恨，这是由于她在这之前对他过于顺从所造成的；部分则是她对此刻内心中渐渐浮现出来的一些真实的、温柔的、渴望的情绪进行的压抑或抹杀。治疗师由于没能超越自己的逆向移情，也因此对下

一次治疗时会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到下一周，她怒气冲冲地跑来就直接告诉他，她要结束治疗，因为上次治疗里发生的事已经让她无法再相信他了。“你对我发火儿，你还不承认。治疗没结束的时候你就这么把我打断了，就好像我只是一堆垃圾。你知道我对被别人打断有多么敏感吗？你恰好就那么做了。我再也无法忍受在这儿接受你的治疗了。我要立刻结束治疗，就这么简单。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她瞪着他。又一次，完全没有了半点她原先有的温顺；她做了一通彻底的发泄。她现在拒绝了治疗师，这和她在这之前拒绝了她生命中的每一个男人一样。然而，由于治疗师正处在剧烈的逆向移情的愤怒中，他想不起任何话来反击。

“不，我没有可说的，”他告诉她，但平静的外表下面隐藏着愤怒，“如果你想结束治疗，门就在那里，请便。”

她走了出去，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幻想用各种方法毁掉她，折磨她。一周之后，他给她打电话，叫她来做一次结案的治疗，她答应了。然而，在这次会面里，他还是怒气未消，完全没法做到客观论事，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更像是在指责或是攻击这个患者。他告诉她说，她是因为内心对好哥哥的形象感到嫉妒，感到愤怒而报复到治疗师身上，那样做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她应该好好思考思考这些问题。她答应会这么做，但实际上她心里早就决定，她来这儿不过是想安慰一下他的。她现在非常害怕他，怕他会报复，知道已经没有和他继续维持治疗的可能了。几天后，她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还是决定结束这个治疗，另外去找一个女性治疗师。治疗师祝她好运。

然后，她给了他最后一击，她问他道，：“我在想，你是不是自己也需要接受一下治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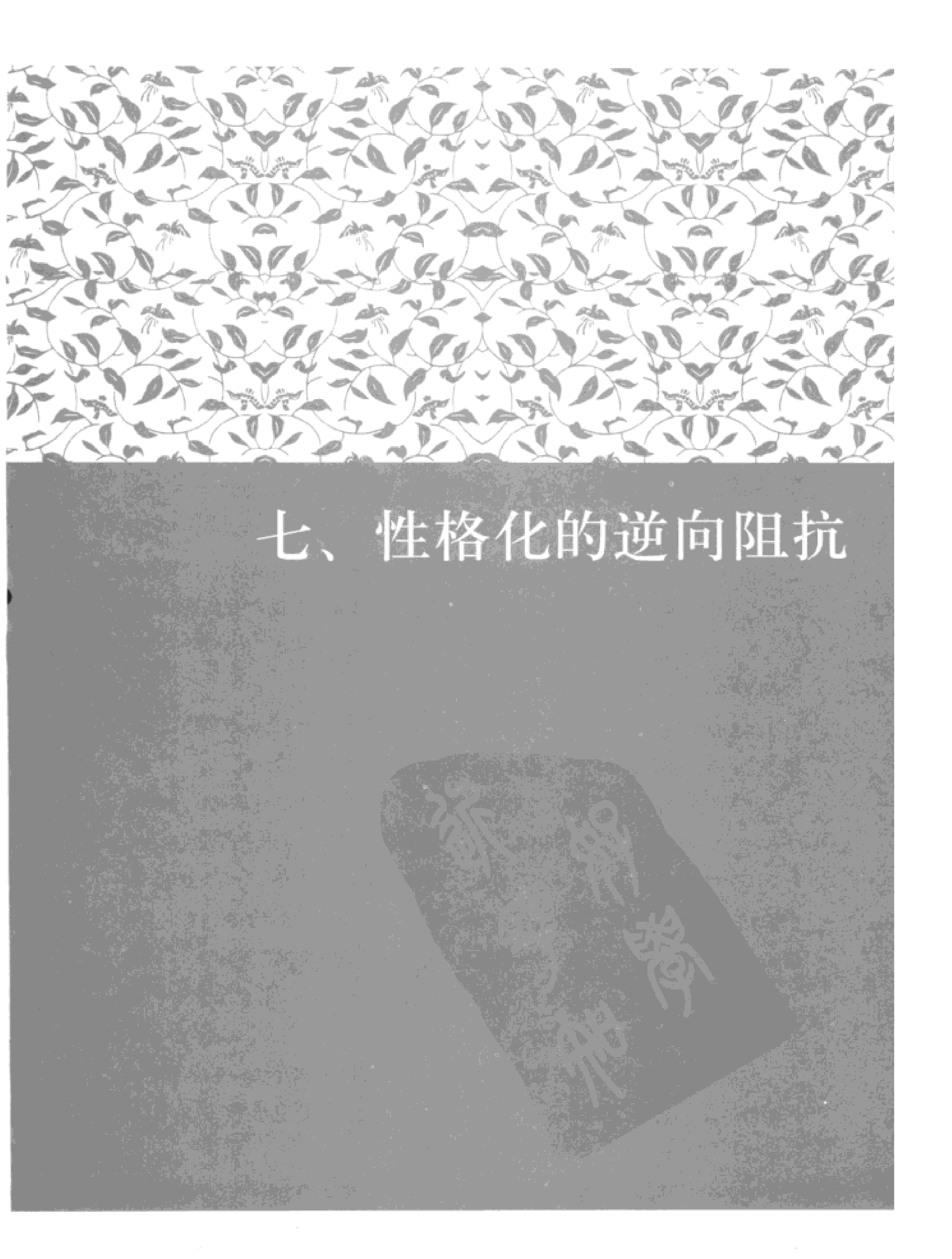
治疗师苦笑道，“不，亲爱的，我不需要接受治疗。”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他以前的治疗师兼督导说：“弗吉尼亚，还记得我的那个问题吗？你说过我需要女人对我特别的厚待。我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但现在我想，可能我还需要和你再谈谈它。”



第二部 逆向阻抗的错误





七、性格化的逆向阻抗

案例（67）
现代分析家

当一名抑郁症患者总是说，“我觉得好绝望啊！”治疗师可以回答：“我也好绝望呀！”或者干脆说，“你就是没希望了。”

某个现代心理分析机构训练治疗师的时候，更注重主动出击的精神。现代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人斯波尼茨就建议过，可以在自恋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身上使用一定的以牙还牙的讽刺技术。例如，当一名抑郁症患者总是说，“我觉得好绝望啊！”治疗师可以回答：“我也好绝望呀！”或者干脆说，“你就是没希望了。”如果一名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说：“我真想一把勒死你！”治疗师可以说：“可能我会先出手勒死你。”

接受这种技术训练的治疗师本身就应该有着受虐、施虐或者自恋的双重特质。这种技术能同时满足治疗师的攻击欲望和成为救世主的需求。

当一个年轻的有受虐倾向的来访者接受一位现代分析师治疗的时候，他很乐于参与到这种过程中来。有受虐倾向的患者尤其会在治疗前期要求进行攻击性治疗。他会开始抱怨家庭、老板、女朋友。治疗师则会给来访者一个当头棒喝，即他认为的可以激发患者潜藏在内心中的愤怒反馈。例如，当患者躺在沙发上叉开着腿，治疗师就会问：“你干吗躺着叉开着腿？你想让我摸你的睾丸吗？”或者当患者不断抱怨自己是个失败者时，治疗师可以回答：“对呀，你就是个孬种，而我则是那个不得不和你在一起的笨蛋！”

一开始，受虐倾向的患者和施虐的治疗师都感到一种满足和愉悦。但是这位年轻的患者不久就开始有所改变，他成功地写了一本有关心理治疗评论的书，这

激发了心理治疗师的妒忌，他开始越发打击患者，并且对患者的态度十分轻蔑和鄙视。患者最终忍无可忍，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冲进咨询室扬言要退出治疗，“你太过分了，你对我有阻抗！”这位患者本身已经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心理分析家了，他完全可以分析治疗师的逆向阻抗情结。

“说得对！我是有点过分！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真的，你让我开了眼界，我能不能建议你继续参加治疗？至少多几次面谈，这样我们就能探索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俩都能从中学到东西。”治疗师这样说道。看到治疗师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对待自己，患者决定先留下来。

其实，治疗师压根儿也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阻抗，他只是迎合了患者。而此时，治疗师的受虐、施虐的逆向阻抗其实是很强大的，只是他自己浑然不觉。在他看来，患者就是他的小弟弟，对这个小弟弟，他建立了一种虐待关系。他把患者的成就看成是对自己的侵犯（小弟弟篡权夺位成了大哥）。

当患者进入下一次治疗并开始讨论他与治疗师的关系时，治疗师突然打断了他。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逆向阻抗，我们治疗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你的人格问题！你没发现，生活中根本没有人喜欢你！？你和生活中每一个人交往都有问题。你的女友、老板、朋友、家人……如果你想停止治疗，那你就赶紧滚蛋吧。用脑子好好想想，哪有人会喜欢和像你这样的患者呆在一起吗？”

患者被治疗师镇住了，他怒不可遏地离开治疗室，并给州立执照局提交了一封正式投诉状。但是由于他的证词和治疗师的完全不符，申诉被搁置一边不予受理。

案例（68）
女治疗者和大男子主义者

治疗师被这个年轻男性攻击美国女性的话刺伤了，她决定为美国女性和自己辩护！

有位25岁的男性，在首次注意到自己与女性交往有困难时，已经接受一名女性治疗师的心理分析有几个月了。

“一般而言，我讨厌美国女人。她们很风骚，要求很多，很无趣。她们总是以女权主义为借口，操纵或控制丈夫、男朋友，这种做法真是让我恶心！所以我决定只和外国女人出去，比如和东方女人在一起。她们真正知道如何对待男人，那才是我想要的——淡泊，守本分，随时能满足我的性需求。我真是受够了美国女人！”

治疗师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尽管她不是政治观念上的女权主义者，也难免对这种谩骂产生不快。她发现自己对那个男人的评价是“他是一头躁狂的猪”，她心里想：“噢，我明白，你喜欢别人臣服于你！是呀，亚洲女人不像美国女人那样自然开放，当然容易控制了。”

治疗师被这个年轻男性攻击美国女性的话刺伤了，她决定为美国女性和自己辩护！她把自己看成了广大美国女性的代表，因此，攻击美国女人对她而言就是攻击她自己。但是，她越是为美国女性说话，来访者就越是加以批评。他们僵持不下，治疗变成了一种持久的争论。

幸运的是，女治疗师及时地与她的男督导讨论，并认识到自己感到会被来访者单独攻击而心存恐惧。在督导的帮助下，她理解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并放弃了

对患者观点的阻抗，开始同情那个“需要一位耐心而又善解人意的母亲”的“小男孩”。

来访者有位非常外向、迷人的母亲。每次她与丈夫争吵以后，都会在夜里睡到儿子的床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男孩的青春中期。她与儿子并没有性意义上的身体接触，但是却有很多的情感吸引。因此来访者十分惧怕欲求丰富的女人，害怕误食禁果，更害怕与母亲融合，受她控制，从而失去自己的角色认同，更别提性唤起的恐惧了。由于对自己性别认同的不安，他有一种阴茎自恋，在一天中可以和女人性交多次，还常辅之以手淫。但他的男子气即使是与最柔顺的女人交往时也会受到威胁，因此他十分焦虑，即使是女人十分温和的自信也会惊吓到他。

当来访者开始想和治疗师进一步发展性关系时，事情到了紧要关头。治疗师又一次感到震惊，心中厌恶不已。

“我要是和你做爱，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治疗师试着从一种公正分析的立场发问。

“我不清楚呀，要不，我们试试看？”

来访者并没有做好接受分析的准备。他也同时感到了治疗师对他的否定态度。这时他更坚持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并阻抗治疗师的分析。他根本无法放弃他的防卫，也无法消除自己对于自我男子气的焦虑。最后，在多次与督导讨论之后，治疗师开始让步，当来访者说到要和一个亚洲女人结婚来满足他的要求时，治疗师开始能给予支持。她明白，对于患者的心理成长因素和生活动力史来说，他的这种婚姻选择代表了当前最可行的方案之一。

案例（69）
打呼噜的治疗者

因此，患者的阻抗导致了治疗师的逆向阻抗，治疗师用睡着的方式来阻抗患者。

一个来访者躺在心理分析的沙发上时，用一种嗡嗡的声音说话。他的句子一句接一句，年长的治疗师甚至插不上嘴。不可避免地，治疗师在来访者造访的那段时间内感到无聊之极，好几次他都快要睡着了。

在第二次治疗中，治疗师真的睡着了。来访者这时似乎感到了什么，转过身，正好看到治疗师在椅子上打呼噜。

“你睡着了？”他问道，感觉自己被严重地冒犯了。

“噢，没有，我只是闭上了眼睛。”

“可你看上去就是睡着了！”

“如果你认为我是睡着了，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让你有什么感觉？”

治疗师继续着这一标准的分析过程，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真的睡着了。为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并不想伤害来访者的感情，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去分析触及患者内心深处的愤怒和渴求。患者不让治疗师了解他的内心想法，就好像治疗师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唤起了治疗师的愤怒反应，他感到被来访者拒绝，正如他小时候父亲对待他的那样。因此，患者的阻抗导致了治疗师的逆向阻抗，治疗师用睡着的方式来阻抗患者。如果治疗师尝试着去分析来访者对交流的阻抗情绪之实质，他就能渐渐打开来访者的心扉。可惜的是，他以睡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并用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加深了这一伤害行为。

几个月后，来访者以经济拮据为由终止了治疗。治疗师却仍然表现出一个父亲的姿态来表现阻抗，最后给了来访者一个祝福。

案例（70）
治疗者与影视明星

有时她会热情地赞美影星扮演的一个角色，似乎她更是一名"粉丝"而不是治疗师。

一位年纪轻轻的女性治疗师很幸运，有一名很当红的影视明星被推荐到她那儿做心理分析。治疗师感到无比荣幸，对那个明星也照顾有加，另眼相待。治疗师努力地取悦她，很少顶撞她，随时愿意更改接待的时间，为了见她常常等待到很晚，极尽迎合奉承之意。有时她会赞美影星扮演的一个角色，似乎她更是一名"粉丝"而不是治疗师。

由于治疗师的这种行为，来访者与她形成了一种共生联结的关系，她们互相迎合吹捧，治疗师夸对方是最出色的明星，而明星也夸对方是最出色的治疗师。她们从不会提起对对方的任何不满，由于治疗师的逆向阻抗情绪，那个女明星的移情和阻抗就从来没有被分析过。

女治疗师属于社会上很典型的一类人——她们用迷失自我来抵制自以为是。对这位治疗师而言，在她从前的生活经历中很少被人赞美和认同，因为她从幼儿期与母亲在一起时就养成了长期低自尊状态。她需要与明星亲密相连，从膨胀的自恋中加强自尊的感受。明星化身为她的母亲——在她儿时经验中全能的有魅力的母亲，而不是事实上的患者。治疗师自己理想化了这一切，这样，她也满足了女明星的自恋需求。

就这样，她们几个月来一成不变地延续了这一仪式。

"你是这个影片中演得最好的演员！你把内心感受都表达出来了！"



“真幸运，我能遇见你给我做心理分析。”

“噢，可别这么说，谁都愿意和你在一起！”

看来只有处理好治疗师的逆向阻抗情结和定期接受案例督导，才能帮助她解决心理治疗中的错误了。

案例（71）
丑陋的来访者

她的潜意识和内心厌恶感阻止了她与来访者的交流，因为这会让她想起自己的问题。

有位女访者虽然才30多岁，但在此之前，她已经求助过好几位治疗师了。她年幼时曾经受到过性虐待，也因为这段经历她产生了负面的自我情绪。几次治疗之后，她的外在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她仍然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个“丑陋的、可怕的、令人恶心的动物”。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年长的女治疗师诉说这些，并拿自己和两个姐妹作比较（她在家里排行老二），她认为她的两个姐妹外表都很漂亮，而且那两个女孩没有被性虐待过。

这位曾经接受过彻底的心理分析、也善于分析别人的治疗师很反感听到患者老是贬低自己。治疗师试图改变谈话的主题，以强调积极的方面来激励来访者的向上心。例如，她让来访者把三姐妹的照片带来，对她说：“你看，你长得和你的姐妹一样好看，你真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但让治疗师吃惊的是，在下一次的治疗中，来访者甚至比上一次更加多地贬低自己，甚至提出想退出治疗，她觉得治疗没什么效果。治疗师鼓励来访者把感受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来访者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自己的生活、对未来不抱有希望。我刚在乡下买了个小屋，但是我现在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它了。我敢肯定白蚁会慢慢地啃噬屋子，直至房子坍塌。这个周末，会有人来探测有没有白蚁，但是我肯定他们即使知道有白蚁，也会对我说没有。我只是觉得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一开始治疗师还并不理解患者这种自我的隐喻，还是她的督导发现，来访者间接地指出了治疗师并不了解她，明明她觉得自己很丑（有白蚁），可治疗师还是说她很有魅力。治疗师只是简单地用“创可贴”贴住了她心灵的创伤，这和她以前接受过的治疗没什么两样。

当治疗师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她发现自己对听到来访者自贬的词藻的确有着逆向阻抗情绪。她内心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去接触患者的恶心和丑陋的感受。治疗师开始分析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尽管她处理过很多年之前让自己愤怒的事，但是她对自己身体、自己本身的厌恶却从没有彻底解决过。因此，她的潜意识和内心厌恶感阻止了她与来访者的交流，因为这会让她想起自己的问题。

理解了自己的逆向阻抗使得治疗师可以继续帮助来访者，并能认真倾听。在帮助患者处理情绪的同时，治疗师也不得不进一步直面自己的问题。一个成功的案例治疗，往往会是一个双向成长的治疗同盟关系。



案例（72）
理智型的心理分析家

治疗关系也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缺此少彼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治疗。

有位心理分析家在小时候，他的妈妈就像许多母亲那样常常对他说："好了，别哭了。要不然我会让你哭个够。"事实上，在他的家庭里，无论是作为作家的母亲还是编辑的父亲，都无法忍受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相反，父母鼓励他成长为一个有自制力的、理智的人。等他长大了以后，他形成了埃里克森等心理学家所谓的"理智防御型"的性格，这种防御的性格压抑了他青春期的性苏醒。

后来，当他决定选择心理治疗作为自己的事业时，他选择了做一名传统的心理分析师。在他与来访者的互动中，他十分注重治疗中的理性部分：他对来访者恪守中立、鼓励进取，尝试着全身心地专注于来访者的心理冲突，把事情控制在科学研究的水平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家附近有最大的心理分析学藏书馆之一，他也是一名十分有名的心理分析专家。

然而，他却对来访者情绪有着逆向阻抗。他会告诉来访者，"弗洛伊德在后期已不再使用催眠治疗，因为这没什么效果。"他会尝试着吸引那些和他一样有阻抗情感的来访者来使心理分析过程保持理智，而这种吸引往往是他与患者下意识达成的共识（他的督导和治疗师也同样理智，喜怒不形之于色）。一旦他遇到患者冲出他的控制范围，开始大哭大叫情绪失控时，治疗师总会让他们别吵别闹，赶紧停下来。

"你看上去很沮丧，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清楚它。"或者他会说，"你还好吧？"说完这些，他常会以沉默来表达情感，就好像在说，"好啦，

你要闹就随便你好了。我会等你闹够了才开始。”他儿时的情感就是这么被父母对待的。

正如人类所有关系一样，治疗关系也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缺此少彼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治疗。正是由于治疗师对于情感表达的阻抗，也使他在不少案例中屡次失败。



案例（73）
否认肥胖的治疗者

治疗师和来访者一样，也在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他的阻抗让他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来访者的肥胖影响了她的健康与人际关系。

一名体重超过250磅的女士拜访了一名体重也超重40磅的男性治疗师。这位女士尝试了一些行为疗法上的方法来减肥，但是却没能真正坚持下来。她也尝试了一些短期心理分析治疗，但也无功而返。现在她准备尝试一种更深入的心理治疗技术——现实疗法。然而，她又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表明，胖对自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我除了超重以外，身体很不错。我也能吸引很多男人，我的问题更多在于常对父母感到生气，不能跟上办事的节奏。我想这可能应该称之为拖拖拉拉。”

治疗师同意她对她自身肥胖的看法。“我想人们有点太在意它了。”

治疗师可以说谈不上胖，但是他也超重了。而且他个子不高，骨架很小。在他的自我体像中，他觉得自己顶多超重了5磅，而不是40磅，而这5磅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健康、魅力和运动能力的。但是，当他在网球场上运动得气喘吁吁时，他的对手建议如果他能减掉几磅肉，他一定能打得更好。治疗师争辩说，自己的呼吸急促和体重毫无相干，这只不过是体力调节的问题。

本质上，治疗师和来访者一样，也在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他的阻抗让他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来访者的肥胖影响了她的健康与人际关系。他不愿意冲撞她和否认她的不现实，因为那样做等于就冲撞了自己的否认机制。所以他们俩好像演绎了一出“皇帝的新衣”戏剧一样，来访者在治疗中一无所获。最终，她以“治疗师并不理解她”为由离开了他。

案例（74）
当错误的治疗者遇上错误的来访者

治疗师同样也有虚假自我，这却妨碍了别人进一步了解她（例如，她总是面带微笑，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来访者是一名35岁的男性，早年家庭养育关系缺失。当他还是小孩子时，他的母亲就患有精神疾病，进出于各个精神病院；而父亲呢，是个酒鬼，从来不能负担起养家的责任。父母都不照顾他，相反还要他照顾他们。因而，他不得不发展了埃里斯·米勒等心理学家所谓的“虚假自我”面具和形象来适应父母的需求。于是，虚假的自我压抑了真实自我，即压抑了与父母关系中的愤怒、伤害、失望等情绪，导致了他与父母之间的虚假关系。他早期的生活充满了贫困感和对父母的羞耻感，因此他常对小伙伴们撒谎，隐瞒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感受。然而，通过他超凡的头脑和不懈的努力，他长大之后变得很成功，也很有钱。但是他仍然不断地寻求更多的成功，同时否认自己内在的羞耻感和孤独感。尽管他看上去还算和善，但是没有人和他走得很近，他对丢面子的恐惧使他与人保持一定距离，他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的亲密朋友。

他的女治疗师在很多方面和他有着相似的心理成长因素。她也是来自于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包括轻度的人格分裂），这是让她丢脸的主要原因。她父亲是当地的一个“丑角”，因为他在生活中总是出丑。治疗师同样也有虚假自我，她强迫自己戴着假面具来迎合父母，而在她长大成人之后，这却妨碍了别人进一步了解她（例如，她总是面带微笑，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她对自己进行了很多心理分析，也学习了很多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自己的防御机制。



由于她的自恋人格，她发现自己对于这个特殊的患者具有特别的抵触感。她意识到他有一个“虚假的自我”，他总是对自己撒谎，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在生活中充当“旁观者”的角色。而她无法让自己去突破他的防御，让他对自己坦诚，因为她十分清楚，那样会让来访者面临难以应对的因早期丧失自尊而导致的愤怒、难过、羞耻的情感。当然，她也不想触及自己类似的伤痛，因此，她所采取的治疗关系主要是支持性的，事实上，这种关系又强化了来访者的防御机制，让他更加虚假。

当治疗师与她的督导讨论了这一个案例之后，她意识到自己对来访者和自己伤痛情感的处理存在阻抗。督导建议她让来访者在一对一治疗外参加一个积极的、质疑型的团体心理辅导。那个团体治疗很快地触及了来访者的阻抗，要不是有治疗师一对一心理分析的支持，来访者几乎要停止治疗了。这种综合疗法正是他急需的。很快，他就开始在团体和个体治疗中袒露自己，并能表达自我压抑已久的伤痛。

案例（75）
无法停止的理想化

治疗师很清楚，来访者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哥哥。

这是位精力充沛、事业有成的40多岁男性来访者，他让女治疗师想起了自己理想化已久的哥哥。这位来访者的确很优秀，但也有些自以为是，非常自负，所以他的同伴和下属都不喜欢他。同样，他的妻儿也发现他既不宽容又让人难以忍受。然而，女治疗师却能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夸夸其谈，欣赏他的自以为是，对他显而易见的浮夸和施虐倾向却视而不见。

治疗师的父亲很粗暴，母亲很软弱，她小时候唯一欣赏的就是她10岁的哥哥。在她孩提时期，哥哥就像是她的老师，教给她很多政治经济知识。在对往事的回顾中，她发现在某些程度上，她已经成为了他自恋时炫耀智力的忠实听众，而且这些炫耀行为常常伴有对她的轻蔑态度。然而，治疗师却没有看到这种关系的负性方面，她否认自己对哥哥的真实不满，为的是继续能够得到他的正向关注，能够继续欣赏他，以他为楷模。

治疗师很清楚，来访者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哥哥。但是她却故意不去关注这个问题，每当来访者前来治疗时，她总有一种“臣服于统治者足下”的感觉，就和她小时与哥哥之间的关系一样。因为她需要将自己的哥哥保留为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形象，她从不真正触及来访者阴茎崇拜的人格结构、他的浮夸和虐他性等问题。结果，来访者开始抱怨治疗中没什么收获。他来访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困难，他因为别人根本不赏识他的天才而感到愤怒。尽管治疗师确实崇拜他的天分，但这并不能帮助他找出为什么生活中没人欣赏他的原因。

女治疗师对来访者根本不在乎她的赞赏越来越生气，使得她转向督导寻求帮助。她开始面对自己的阻抗，逐步消除对来访者（兄长）的理想化，直面来访者的愤怒。渐渐地，她终于可以更频繁地质疑和帮助来访者了。

案例（76）
牢骚满腹者

很多来访者乐于一次又一次地花治疗时间来抱怨，仅仅为了借此获得一点同情和反馈来舒缓自己。

通常，在治疗关系中形成阻抗是因为自我人格特质防卫心强的结果。这儿就有个例子：一个年轻人有很多个性上的优点，但是他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总是不停地抱怨，而他的治疗师比他年长一些，也总是抱怨不停。

这个年轻人也是个受虐倾向很明显的患者，督导不断鼓励治疗师剖析和直击患者人格上的防卫心理（长期的抱怨心理），治疗师很不情愿地勉强为之。因为他自己也具有受虐人格的特质，尽管他已经在自己的职业训练中处理过多次，但问题总是没有解决。他的双亲同样也喜欢抱怨，他们看不到其他积极的方面，却把受苦受难看成一种角色或模式。尽管治疗师也自我治疗多次，但是他的基本受虐模式却一直没有得以改变。

他对他的督导抱怨说，自己已经剖析了来访者的防御性格，而来访者对他很生气。

“很好！”督导回答，“来访者的人格就是对他原始愤怒的防卫心理，所以很正常，你剖析他的人格，你就惹恼他了。”

“可我并不想发火，我害怕他发火，他要是放弃治疗了怎么办呢？可能我应该回去给他点支持性的治疗。”

“如果你那么做，你就等于在浪费你们俩的时间。你会支持他的防卫心理，而不是去击碎它，帮助他痊愈。”

治疗师摇着头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会试试看。”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他会离开？”督导问道。其实这个问题引出了事件的核心，治疗师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对于母亲的愤怒。他没有因为母亲的受虐性格和角色而感到难过，相反，他内化了母亲的人格特点，并以她的愤怒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掩盖情绪，并不断地抱怨生活。治疗师一直不敢对母亲生气，生怕她会离开，现在他也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害怕触及来访者的人格问题。

要是没有周密的督导，治疗师可能日复一日地支持来访者的牢骚情绪。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很多来访者乐于一次又一次地花治疗时间来抱怨，仅仅为了借此获得一点同情和反馈来舒缓自己。有时候，对于自恋的来访者来说，这是他们希望来治疗的动力和必备条件。但到最后，如果来访者想要解决问题，使心智有所成长，那种牢骚满腹的自恋式人格特质就一定要被打破。



案例（77）
讨厌无所事事

治疗师太急于分析患者，而她根本没有做好接受分析的心理准备。

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会在治疗的初始阶段，渴求大量来自于治疗师方面的关注，这可能会持续好长时期。

有这么一个来访者，她让她的治疗师很恼火。来访者是个年纪轻轻的女性，她在生活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她被一个又一个公司辞退，她不断地吸毒（例如可卡因、大麻、酒精或仙人球毒碱），她与周边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也很暴虐（包括家人、情人）。每次治疗开始，她都会抱怨她并不想参加治疗，治疗对她而言没什么用，她感到绝望。她治疗总是迟到，而且时不时地她还会去狂欢一下，随后就会有好几次治疗缺席。而且，她常会忘了带治疗费。

她的治疗师试图保持治疗的中立态度，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来访者了，“你总是迟到而且常常不来治疗是什么意思？”他试着与她讨论，分析她的阻抗。

“我不知道。”她在沙发里扭动身体，“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去见见我的男朋友？可我真的觉得应该和他分手了。”

“你跑题了。”

“哦？我有吗？我刚才在讨论什么？”

“我在问你总是迟到，常常不来做咨询，是什么意思。”

她在沙发上叹气，“噢，天呀，可能是我不想再待在这儿。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想自杀。”

治疗师太急于分析患者，而她根本没有做好接受分析的心理准备。治疗师急



于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在治疗中，急于直击问题核心和患者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移情和阻抗等问题的原因。在这个案例中，他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治疗师，而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局外者。他告诉自己，“我可不愿意做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不喜欢给来访者设下界限，就好比这个患者，尽管这种界限规定可能正是她所需要的。为了治疗这类来访者，治疗师必须先进入患者的处境，让他们的困境与他们的问题直接碰撞，直到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治疗师也需要经常表达自己对患者的态度，其中包括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这样做有助于向来访者展示她正在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时也可让来访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然而，界限必须在治疗初始设定才会有效。当来访者被允许在一段时间内释放自己时，他们会不情愿放弃那些他们自以为是“权力”的东西。在这个案例中，治疗师界限和规则设定得过晚，他在内心中阻抗自己成为一名无所事事的人，因此他的治疗因为愤怒而失控。当他试着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十分生气、武断，

使得来访者感到自己惹恼了治疗师。

“抱歉，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行为了。”治疗师说。

不幸的是，他的语气和行为与患者的父亲教训人的态度十分相似，患者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来治疗过。



案例（78）
忘记约定的治疗者

一般而言，我们并不赞同治疗师过分自我暴露，但是总有特例的场合。自我暴露可能更加适用于治疗的终结和分析阶段。

一位女性患者因为要和自己的母亲、姐姐分居而产生了急性焦虑发作的症状，她就去接受心理治疗。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总觉得自己不够起眼。她的姐姐因为滑雪技巧和音乐天分而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父母从不怎么关注患者，也不认可她的权利，于是，她试着去做点什么——26岁时她加入一个文学写作辅导班，但这却加速了她焦虑的发作。

她的治疗师是一个年长她10岁的女性治疗师，由于治疗师能够强烈地认同来访者，给予她足够的支持，让她与母亲和姐姐分居，所以治疗进行得十分顺利。两年后，她被一所有名的文学写作研究院录取，而且也已经订了婚。治疗师和来访者决定终止治疗。

然而，治疗师对即将和来访者分离这件事有着强烈的阻抗。患者最后一次的治疗约在周五下午的2点，正是她结婚前的一天。但是治疗师却忘记了这个约定，而且在那个时候又约了一名来访者。1：50的时候，门铃响了，这位女性患者走了进来。治疗师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第二个来访者进来的时候，她就重新安排了治疗时间，专门用以接待这位订婚的来访者。

“我感到十分十分抱歉，你一定感到十分失望。”治疗师一边说一边坐进沙发里，面对这位即将终止治疗的患者表示了歉意。

来访者已经说不出话来，眼泪淌过脸颊，她扭过头去不看治疗师。

“我真得很抱歉，这是我的错，我一直在否认你会离开治疗。这件事的发生完全与我害怕分离有关。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认同你，与你那么亲密，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地方很相似，很多很多！你看，我从没有真正处理过自己害怕被抛弃以及担心分离的情感。我猜我可能对你要离开我而感到生气。而我忘了治疗预约正是在这种生气的状况下作出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故意否认这一切，假装这些都没有发生。对你因此而受到的伤害，我感到十分难过和抱歉。而真正让人难过的是，这个插曲很可能是你以前生活的重演，没有人关注你，你总是那个被遗忘的孩子。”

这位来访者已经泪水涟涟了，她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微笑着说：“谢谢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谢谢你能够理解我，我这辈子从没有被人这么理解过。”

两个女人站起来相互拥抱，开始抽泣，最后她们依依惜别了。

一般而言，我们并不赞同治疗师过分自我暴露，但是总有特例的场合。自我暴露可能更加适用于治疗的终结和分析阶段。在其他场合，连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也很有可能会失误，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公正、中立的立场。而这位治疗师能够在这个案例中保持公正，把握自己，是源于她的适时自我反省。当治疗终结顺利时，经常会是治疗师走出中立立场，一定程度上成为来访者的朋友，而不是治疗师与来访者的永远分手。

案例（79）
没有自知之明的治疗者

“亲爱的，我在想，你受过这个领域最好的心理大师的培训，但是你自己却从没有分析过自己的问题。”

他是一名曾接受过业内许多顶尖人物训练的治疗师，他到处参加心理工作坊，但却阻抗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在他的家族中有很多心理治疗师和外科医生，然而他的家属成员却从没一个人接受过自我治疗。在他看来，治疗是专门针对病人的，他就像父亲和祖父那样，成为帮助病人的专家。

当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纽约最棒的职业心理治疗师机构的培训之后，他和妻子搬到一座小城市里，他准备在那儿开业。

“到年底我的诊所会人满为患，”他对妻子说。

“我肯定你行的，亲爱的。”妻子回答。

此时，由于这个小城里很需要治疗师，他成功地在6个月内就达成了开业目标。但是此后的两年中，他却流失了很多来访者。

“我认为我需要更多的培训。”他对妻子说。

他去了法国，师从当地最好的存在主义学派的心理治疗大师，然后回来去了另一个小城开业。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他说。

“我肯定，亲爱的。”妻子回答。

两年后，他又一次失败了。

“我认为……”他对妻子说。

"你需要更多的培训。"妻了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他又去了英国，师从客体关系学派中最好的心理大师，回来后又去了另一个小城开业。

"这次我不可能再失败了。"他向妻子保证，并眨了眨眼睛。

"当然，亲爱的。"妻子回答。

然而，两年后，他再一次失败。

"我认为……"他对妻子说。

"你需要更多的培训。"妻子又说出了他想说的。

他去了更远的地方：印度、南美、俄国，收集那里治疗师的培训信息，这次他回来后自信满满，热情高涨。

"我接受过这个领域从过去到现在最好的心理治疗大师的培训。"他说。

"亲爱的，我在想，你受过这个领域最好的心理大师的培训，但是你自己却从没有分析过自己的问题。"妻子这样质疑道。

"我为什么要分析自己？我又没有病，他们才有病！"

两年后，他又一次失败了。

这位治疗师第一次感到有点儿难过了。他坐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一整天，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他的妻子走了进来，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接受过最好、最有权威的心理大师的培训，我师从罗杰斯、维尼柯特、莱恩和弗洛姆等心理学权威，我接受过最好的培训，我真的不明白。"他陷入沉思之中。

"亲爱的，也许你可以和以前的患者聊一聊，从中或许会有所发现。"

他吃惊地看着妻子，"那会有什么用？"

"我认为他们也许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会离开你，你也许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真是愚蠢！他们能教我什么东西？"他打断妻子的话，"他们懂心理治疗吗？"

“他们的确不懂心理治疗，但我想也许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你的原因、你人格上的问题，可能这些是导致他们不高兴的原因，然后……”

“这真是我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情。”他喊道，“我的人格绝对没问题，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你怎么可以这么羞辱我？我要的是能够支持我的妻子。记住，现在我可不要再听任何关于我人格的话。”

“好吧，亲爱的。”

“事实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没有受过另一个人的训练，那就是澳大利亚的耶茨，对了，那就是我要做的，我要去他那儿学习一年，这样我肯定我会学到我应该知道的东西。”

“当然，你会的，亲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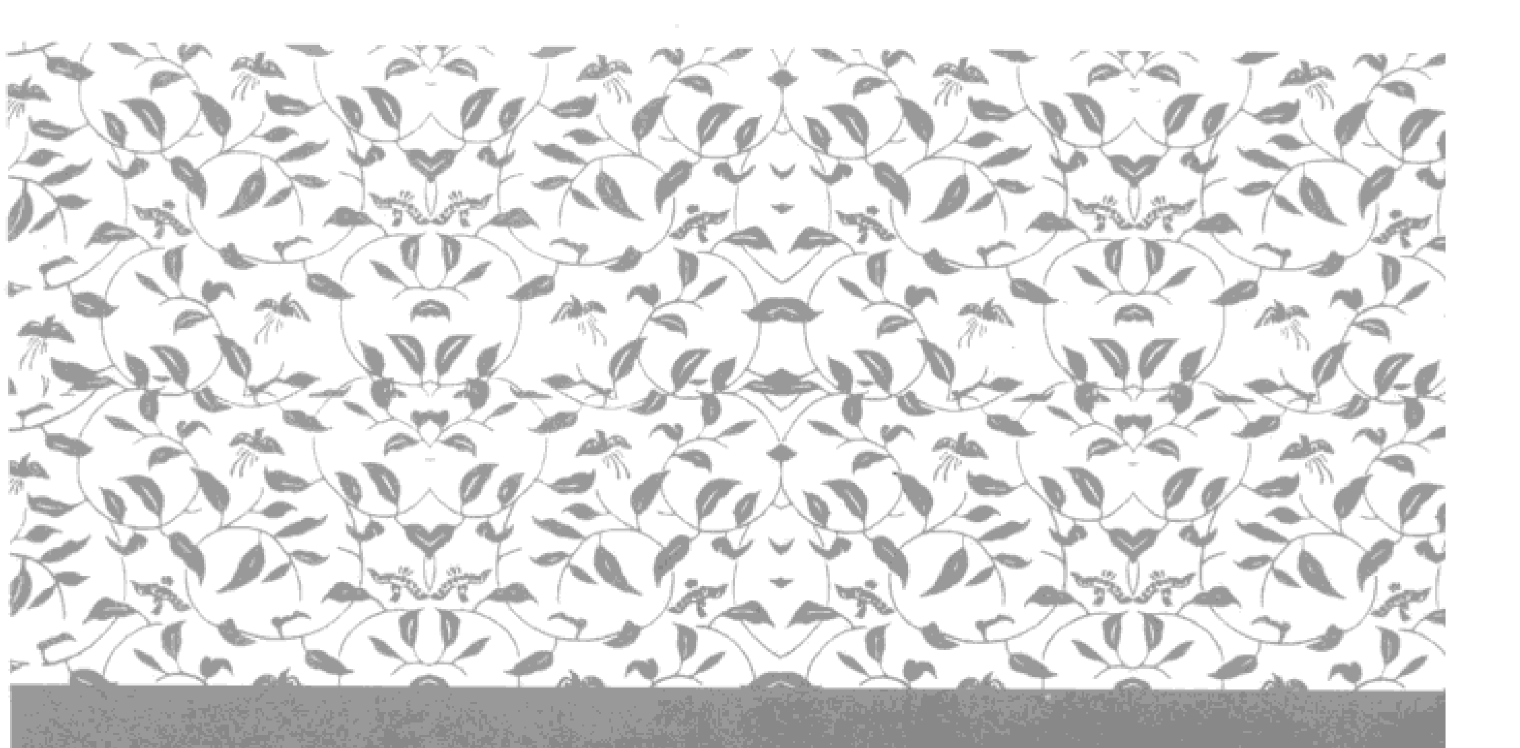
“然后我会回来，我会去另一个小城重新开业。”

“我肯定下一次你一定会成功！！”

“那当然。”

一周之后，他出发去了澳大利亚。





八、文化性的逆向阻抗

案例（80）
白人治疗者与上流社会少女

他拒绝在人性的层面去理解她，就像她拒绝在他的社会背景中理解他一样。他们成为彼此恶意的移情对象，困在了一场证明对方错误的搏斗之中。

他是一个历经艰苦奋斗才逐步取得今天这样一个心理治疗师职位的成功者。他出生在底特律一个犹太人生活区，但那里以黑人为主，只有少数的白人。他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他的父母都是酒鬼，很少照顾家里的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他感觉不到父母的关心。在一个只有三个白人的黑人学校中，他老是遭到迫害或者被忽视，并常常被人称之为“白色废物”。经过大量的努力，他上完了社区大学，然后学习心理学博士课程，他还努力完成底特律汽车公司的兼职工作。他前往纽约参加心理分析学会的培训后，终于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他的第一批患者中有个一刚步入上流社会的很有魅力的富家少女。她17岁进入波士顿上流社会。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登陆北美时的名门望族。她开保时捷汽车，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有一处不动产。她过着富豪的生活。很明显她拥有很多，但是她却对男人充满怨恨，部分原因是由于她曾经被一个叔叔性虐待。而且她的母亲也偏爱她的两个兄弟。这种对男人的愤怒严重破坏了她的人际关系，这导致她只能与男人保持时间很短的性爱关系（经常和男人只能是一夜情）。她喝很多酒，并有贪食症。

在治疗过程中，她对治疗师采取拒绝、贬低、埋怨的方式，就像她在生活中和其他男人相处一样。她老是重复的一个问题就是她认为治疗师不能理解她，因



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她来自另一个“社会背景”，而治疗师，用她的话说就是，“你不是来自上流社会，我们要承认这一点。”然而治疗师对来自一个贫穷的“白人废物”的家庭背景有着深切的情感体验，他有一种逆向阻抗。在某种程度上，他知晓她是在试探他是否值得信任，但是他拒绝给她这种理解。相反，他保护自己并狡猾地反击她。

“是的，我不是来自于什么高级社会，但是我也并不认为，要理解一个人的心理冲突，就必须来自上流社会。”

“没错，你这样认为就因为你不是来自（上流）社会。”

“你是一个势利的小人吗？”

“不，我认为我不是。”

“很好。那我就不理解你了。请你自便吧。”治疗师干脆地说道。

“你常发脾气吗？你们男人有时候就像小男孩。”

“你认为我在生气？让我生气、让我没有男人气概、让我像一个生气的小男孩，这些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

“哦。你总是在分析。总是这样。这样让我怎么和你相处？你必须这么防卫自己吗？”

其实只要治疗师有一次这样使用防卫，他就失去了治疗关系的控制权。他不能应对患者的需要，包括患者拒绝、斥责、贬低、清除、排斥她生活中所有男人的需要，以及患者宣泄源自童年积蓄下来的愤怒的需要。他也不能与这个（正在寻找可信赖的男人的）被虐待过的女孩产生共感。他拒绝在人性的层面去理解她，就像她拒绝在他的社会背景中理解他一样。他们成为彼此恶意的移情对象，困在了一场证明对方错误的搏斗之中。

如果这个治疗师对自己的穷困社会背景作过更多的情绪处理，他也许就能更妥善地控制自己的逆向阻抗，在这个个案中他也许就能对患者产生共感，能够温和地应对患者的需要，用以处理患者的强迫性偏见。很不幸，他没有这样做，这个治疗在不久之后就结束了。



案例（81）
白人治疗者与黑人患者

所以，在人权的名义下，这个治疗关系以它开始的方式结束：虚伪。

尽管有个年轻黑人男性持续做梦，并且这些梦都在暗示对他的白人男性治疗师的不信任和怀疑，但是治疗师却因为害怕纠缠在种族问题中，就是不解释这些梦。相反，治疗师反复解释说这些梦是源自患者年少时对父母情感的移情反应。

他们的对话经常出现中断。在这些时候，患者总在想这个白人是否真的理解他，虽然出于礼貌对此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治疗师则总是迅速地将这些中断的原因解释为患者对接触潜意识里的问题有阻抗。这种关系持续了一年，治疗师帮助患者解决了很多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到了年末，两人友好地结束了治疗。

“谢谢你。你真的帮了我很多，”黑人热情地握着治疗师的手，微笑着说道。

“很高兴我能帮助你。你自己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治疗师以同样热情的方式回应道。

事实上，他们彼此都没有感觉到对方的特别热情，并且在他们的关系中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患者拒绝谈论种族问题，是想要给治疗师留下一个自己的思想是多么进步和“无黑人歧视”的印象。治疗师对谈论种族问题有逆向阻抗，是因为他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大部分是来自潜意识的，他自认为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尤其是对肤色不同的人没有偏见。实际上治疗师是来自波士顿沿岸的自由主义者，那儿的人大都为诸如少数人应拥有与大多数人相同权利这类问题提出了很多理由。在这样的氛围中，任何承认黑人和白人之间有差别的观点都被认为是无礼的。黑人也是人，那种在治疗过程中谈论患者的肤色或者他的文化（与白人）不相同的观点可能就是允许歧视。

所以，在人权的名义下，这个治疗关系以它开始的方式结束：虚伪。

案例（82）
保守主义治疗者与共产主义者

他没有等到能和患者建立足够的信任时，再以一种关爱的、而不是带着敌意的方式给患者来分析这些言论。

患者是个中年男人，他在一个强调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社会的家庭背景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官员，是党的官员和活跃人士，他们告诉患者要相信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还告诉他实现共产主义是处理诸多社会、文化不公而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尽管患者还没有真正地加入这个政党，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了，他的世界观仍然持有共产主义信念，而讨厌“自恋文化”和物质至上主义。此外他的人际关系也带着社会主义色彩：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而不是追求个人实现的“自由主义”目标。

治疗师也是个中年男人，政治上属于保守主义，他在一个非常强调个人权利和成就的背景中长大。这种文化氛围认为，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对社会发展基本上没有价值。事实上，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共产主义者及其他人，都被认为是没有用现实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只是对弱者无原则的同情。

当患者谈起他详细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际关系、谈起支持社会改革的需要时，治疗师把这些言论看成是患者通过防卫的姿态来表现一种自恋和自夸的情感。

“如果你20岁的时候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你就是没有同情心，”有一次治疗师告诉患者，“而如果你30岁时你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你就是没有头脑。”

尽管治疗师对患者的解释可能是对的，但他不过是用这些分析来让患者闭嘴。因为任何有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意味的（言论）都会使治疗师产生阻抗，因此他不能共感地倾听患者言论背后的心声。他没有等到能和患者建立足够的信任时，再以一种关爱的、而不是带着敌意的方式给患者来分析这些言论。因此双方陷入了僵局，治疗在好几个月中都没有进展。

案例（83）
女权主义治疗者

治疗师拒绝探究患者的个性问题。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深藏着这样一种观点：男人都是压迫者，女人都是受害者。

一个年轻的女人去找了一位女治疗师，这个治疗师在当地的报纸上宣称自己是一个“维护女权主义”的治疗师。患者向治疗师抱怨自己的丈夫不断地殴打她。

“你找对人了，”治疗师同情地说道，“我已经帮助了很多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要担心，我会教你具体怎么做。”

治疗师着手帮助患者走出困境：首先将她安置在一个妇女庇护所，然后帮她找一所公寓。她还帮助患者控告丈夫殴打她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六个月后，她认为患者一切都做得很好，不再需要治疗了，患者也同意了。患者衷心感谢她的帮助，她们拥抱，然后患者满怀感激和力量离开了。几个月后，这位年轻的女人遇到另外一个男人，这人和她刚刚离开的男人非常像，她和他生活在一起。不久，这个男人像之前那个男人一样殴打她。显然，治疗师并没有帮助患者解决导致她产生困境的潜在心理问题。

患者是个非常易怒的、会煽动情绪的女人，她会无意识中贬低她生活中的任何男人（使男人产生被阉割的愤怒感）。她的煽动及贬低行为必然会引起男人的狂怒反应（即倾向于使用暴力行为）。她总是被像他父亲那样的暴力男人所吸引，她的母亲也是个经常遭殴打的女人，长期扮演着一个无助的受苦角色。患者在整个童年时期生活里，就只知道女人受男人的虐待而不知道有其他可能。女权主义治疗师根本没有解决患者的受虐倾向的心理根源问题。



治疗师拒绝探究患者的个性问题。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深藏着这样一种观点：男人都是压迫者，女人都是受害者。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女人谋杀了一个男人，她也会为这个女人找到因受压迫而导致她去谋杀的理由；而如果一个男人犯了这样的罪行，她会认为他本来就是“坏”，就是恶棍。当然对治疗师而言，她也没有能力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犯罪。她从来没有解析过与自己童年事件相关的自恋情绪的（对男人的）愤怒，现在这种愤怒已经投射到所有男人的身上。治疗师早年生活时代的文化氛围是女权主义盛行，这就使她在目前的生活中更加强了这种愤怒感。她利用一些境遇发泄她的愤怒，比如说将这个患者作为对“大男人主义者”进行“性别迫害”的工具。她需要将自己和患者看作是“正确的”和“无辜的”，因此她拒绝承认患者的处境和问题对她造成了困惑，也拒绝反思自己的自恋型人格结构。

所以患者会继续她的强迫模式，继续错误的循环，这个错误在她的家庭中已经传递了几代，并且很可能将来还要传递给她的孩子。

案例（84）
学术至上的治疗者

她对自己的论文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过于自豪，以至于不能以一种没有偏见的方式去倾听。

她在成为治疗师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沉浸在学术研究中。她的学位是社会心理学，博士论文是关于个性文化的作用。这篇论文是一个关于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裔的美国人）阶层的家庭关系研究。在她看来，白人的家庭氛围都是一些情感沙漠，在这样的家庭里个体的情绪很少公开表达。她的论文论证了在一般情况下，在WASP家庭个体的表达和情绪是怎样受到惩罚的，而保持一致性、淡泊、顺应则是怎样受到奖赏的。

而这次来治疗的患者看起来是个典型的WASP成员。她是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长大，母亲是长老教会员，父亲是天主教派会员。不过，她的家庭氛围倒不是那种很典型的传统样式。尽管她的父亲符合一般白人统治阶层的老套样式：是个抑制、冷漠、不动感情的男人，他远离妻子和孩子，专注工作、高尔夫球、马提尼酒以及阅读书籍。但她的母亲则完全不符合这种文化氛围：有着丰富的情感——激昂、咆哮、会突然嚎啕大哭的女性，经常对孩子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攻击。而家中的孩子则以他们的妈妈作为角色原型，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患者经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患者试图展现她那童年生活里明显充满情感和冲突的困惑，治疗师却经常以她论文里的观点来反驳患者。“你能确定你妈妈真的很情绪化吗？”她问道，“可能，回顾往事的时候，你是在夸大或渲染某些事情。”

“不，我没有夸大事实。”

“噢，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研究的126例WASP阶层的家庭案例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描述的这种情况。”

“我已经告诉你，我的家庭是个特例。”

“也许是这样吧。”

这个治疗师觉得这个患者太情绪化了，她身体上受虐的童年记忆对治疗师的学术成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这些和她的研究结果不符。她对自己的论文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过于自豪，以至于不能以一种没有偏见的方式去倾听。很不幸，她对于患者过去经历的逆向阻抗，导致她不能去认真探索患者童年生活中的诸多创伤，因而也阻碍了治疗的进程和患者情绪的发展。



案例（85）
德国籍治疗者与大屠杀幸存者

“我想是由于你自己是德国人，你不能理解大屠杀。”

一个德国籍血统的心理治疗师，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来到美国，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对德国纳粹的暴行仍然感到非常内疚。这种“文化”的内疚感从来没有在他的职业训练中进行过疏导。

后来，当他在波士顿设立自己的诊所时，有一个中年女患者来找他治疗，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她还是小孩子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遭受了性虐待，被迫帮忙挖坟墓，最后她的母亲就埋在了她挖的坟墓里，而且她还差点饿死。幸运的是，在她死之前，同盟军解救了所有的囚犯。她幸存了下来，但是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创伤。

表面看来，她来治疗是因为她年仅30岁的丈夫最近死了，她感到情绪消沉，治疗师非常好地在情绪上帮她摆脱了丈夫死亡这一事件的阴影，而且对她服丧过程的帮助也很大。可是她的消沉感并没有消失，最后她开始说起大屠杀。不论何时，只要她一说起这事，治疗师就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治疗师内心中有对大屠杀的内疚感，他很少能坚持倾听她的述说。只要有可能他就试图以“强调积极面”为由改变话题。

“在你现在的生活中，有什么令你感到积极的事情吗？”

她是个很合作的患者，于是她忠实地、顺从地想一些积极的事情。

这样的关系持续了几个月后，患者变得更加消沉，甚至会陷入沉默。“我认为你不是我想要的治疗师。”最后她说道。

“为什么呢？”

“我想是由于你自己是德国人，你不能理解大屠杀。”

“胡说，”他抗议道，“我当然理解。”

这次之后，他把这个个案报告给了督导，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疚感所带来的问题，而在这之前他的这种内疚感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回来后他向患者坦白地承认了那些情绪，从此以后他终于能够听她讲述有关大屠杀的事情了。于是在此后的治疗过程中，两个人收获都很大。



案例（86）
犹太籍治疗者与白人新教徒

表面上看来，他拥有一个王公贵族般的体面身份和显而易见的自信；然而，在优越的外表下面，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不成熟的小男孩。

有个犹太籍的心理治疗师，从小在一个鼓励移民的白人新教徒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他的父母都抱怨犹太人是怎样地被那个世界的人排斥，诉说着人生的痛苦经历，而且相信他们的儿子也将遭遇到这一切。于是，这个治疗师为了实现他父母的理想，要出人头地，他经历了很多困难。他被一所高级的白人新教徒预备学校拒绝入学；而后，尽管他被一所有名的联合大学所接受，但是大部分在学期间他都被白人新教徒团体所摒弃，住在一个“犹太人区”的宿舍里度日。这样的情况在他研究生入学后再次发生。因此当他自己开始开诊所时，他对白人新教徒们就有一股很大的怨恨和偏见，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有个典型的白人新教徒年轻人走进他的办公室：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高高的个头，英俊的面容。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并且一直都在上贵族学校。他每年都可以从由其祖父提供的信托基金中得到六位数的定期生活津贴。表面上看来，他拥有一个王公贵族般的体面身份和显而易见的自信；然而，在优越的外表下面，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不成熟的小男孩。他从来没有能够在他的事业中取得过成功，也没有成功涉足过家庭的财政机构。在性生活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出现阳萎，他没有和一个女性建立过成功的关系。他仅有的性经历主要都是和妓女们发生的。他欣酒过度，他担心今后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酒鬼。然而，尽管有上述这些问题，他仍然保持着骄矜、优越的表象，并且努力掩饰他内心卑



贱的自我形象。

治疗师对他的表象立即产生了消极的反应，不能洞察到患者绝望的内心，也就是说，治疗师对分析患者的表象有一种即刻的文化性逆向阻抗。他对这个患者的反应和对其他白人新教徒患者的态度一样，认为他的问题是在拒绝父母和自我。当治疗师听到患者描述对自我的消极感受时，治疗师却在想“这个拥有特别待遇的人怎么会有问题呢？他幻想他有问题吧？他应该听听我的经历。”于是很及时地，患者对治疗师也即刻展现出一种优越、轻蔑的态度（作为对治疗师以沉默无言来忽视他的回应），这就激起了治疗师的嫉妒和愤怒。毫无例外，这也一定会让这个治疗师把这种优越、轻蔑的行为作为移情和阻抗来处理。在无意识里，他希望这个患者失败，希望他像他的酒鬼父亲一样了结此生——甚至更糟。正因为这样，他不想冒与患者对抗争论的危险，这样一来这个案例就一直不能取得进展。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患者对治疗师的优越态度变为狂怒。治疗师最后和他的督导谈到这个情况，这个督导让他明白了他自身的逆向阻抗问题。随后这个治疗师能够对患者不再套用自己的生活模式，而是去逐步体会患者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很快地洞察到患者内心中的轻蔑和优越的性格防卫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并进一步对他内心卑贱的自我形象以及导致他不安全感的童年经历进行了分析。



案例（87）
意大利籍治疗者与波多黎各患者

患者拒绝讨论她的过去，或者不谈身为一个波多黎各人的任何生活细节。这清楚地显示她想忘却她自己是波多黎各人，忘记自己的过去。

有个患者30岁左右，是个漂亮、聪明、世故的波多黎各女人，但她的长相和行为都像是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尽管她抱怨不知道如何与男人交往，体重控制困难，饮酒过量，但她始终保持着一个自豪、体面而自信的姿态，看起来就像是那些问题跟她毫无关系一样。事实上，她是一名出名的职业模特儿，但是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就是和现实没有相关的空白。她那种自我陶醉的自豪感，只是对内心更深层次的羞愧和无价值感的防卫表现。

她的治疗师是一个纽约市女性，她在意大利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区），那儿的人看不起波多黎各人。这个治疗师对这种偏见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反对理论，并且会无意识地证明自己对波多黎各人是多么的没有偏见。尽管她看出了患者有过不少的自豪感，知道这是个需要处理的心理障碍掩饰物，但是她不愿意这么做。她担心她的患者认为她是个带着偏见的人。

患者拒绝讨论她的过去，或者不谈身为一个波多黎各人的任何生活细节。这清楚地显示她想忘却她自己是波多黎各人，忘记自己的过去。治疗师也和她一样停留在这点上，因为她也不想和患者讨论她的过去是波多黎各人的事实，这是出于逆向阻抗的心理。她们也从不曾讨论过患者在这个美籍意大利人治疗师的如此处理下，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于是这个案例治疗没有任何进展，患者慢慢退出这个治疗，去看了另一位治

疗师。这个治疗师对人种问题不抱偏见，她很快地进入到处理患者的过分自豪感的问题中。患者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的困窘和愤怒感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个背景对她而言就是羞愧和耻辱。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并且因为玩女人多次入狱；她的母亲是一位高级应召女郎。她的兄弟一个吸食海洛因，另一个贩买毒品。当这些事实暴露出来后，患者能够放弃她的自豪感表象——至少在治疗过程中——进入到她内心深层次的羞愧和耻辱的感受中去。她的治疗通向一个自我探索和自我改变并充满希望的旅程中去了。



案例（88）
白人新教徒治疗者与犹太“公主”

她认为自己如果不是上帝，那就一定是《圣经·旧约》中摩西送给男人的礼物。

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犹太裔“美国公主”的化身，是个漂亮而有魅力的女人，她认为自己如果不是上帝，那就一定是《圣经·旧约》中摩西送给男人的礼物。多年来她一直在夜总会做服务员，在那儿她遇到很多男人，也与她喜爱的几个人交往过，但是对她而言没有一个男人足够好。她的穿着尽管粗俗但是昂贵，身上装饰的是富丽奢侈但又华而不实的珠宝，涂着厚厚的指甲油，化着浓妆。她想和治疗师讨论的是她男友太没有价值了（就像失去效能的扶手）。她抱怨她的手镯不是足金的，戒指上的钻石不够大，貂皮大衣不是最好的牌子。她对相好的男人有一股持续的愤怒状态，她称他们为不知道如何照顾好女人的“廉价私生子”。

治疗师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在患者述说的过程中一直不动地坐着，她心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是我见过的最无耻的妓女。”当然，她什么也没有说，尽管这可能在她的表情和身体语言中泄露出来（整个过程她都交叠双手坐着）。这个治疗师是在一个白人新教徒家庭中长大成人的，她的家庭认为摆阔和奢侈物质的拥有者就像最严重的失礼一样是令人讨厌的行为。不论何时何地，当这个治疗师自己购买物品时，东西必须不贵、不显眼；对她的丈夫给她的家庭开销费用或零花钱，她也总是非常小心地不提出过多的物质要求。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她刚刚取消为自己买跑车的计划，因为跑车太炫耀了。她对自己的贪婪和表现欲望有这样一种逆向反应模式（结合小时候家庭文化的影响，更强化



了这种反应模式），所以她对这个犹太“公主”似的患者一直感到很惊讶。

她将这个案例报告给她的督导，督导指导她处理自己对患者（和她自身被压抑的）对生活享受的逆向阻抗，还帮助她将患者看作是一个愤怒的、缺乏足够教育的孩子，她尖叫着要求关注、赞美和对她的价值认可。“这是一个用公主气派来炫耀自己、不断索取的患者，她想以此来掩饰自己对妓女角色的不安感，也是她防卫内心痛苦的表现”，督导这般告知治疗师，“基本上，她有着自恋的人格。对她的治疗应该包括一个良好的共感的客体，以便允许她经历孩童时代以来从没有过的自我接纳。”治疗师听从了督导的意见，在治疗中逐渐摆脱自己的家庭文化影响，以及对患者表面上的个性阻抗，终于和患者内心那个孤独、需要帮助的角色联系上了。

案例（89）
大男子主义的治疗者与雄心勃勃的女士

治疗师是在一个蓝领劳动阶层为主体的父权制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不能以一种共感的方式去帮助他的女患者发现她的真正需要和愿望。

一个聪明而有魅力的40岁的妇女接受了心理治疗。治疗者是一个正在为她丈夫作治疗并且和她年龄相仿的男性。只要这个妇女一谈起她和丈夫之间的问题，治疗师总是站在她丈夫一边，他建议她成为一个如她丈夫所希望的顺从的、放弃自我的、支持丈夫的妻子。他劝她放弃自己追求的事业。“你最大的事业，”他这样告诉她，“应该是使丈夫幸福，使你的孩子健康快乐，照顾好家庭。”事实上，她的丈夫是一个残忍傲慢、自我中心的男人；即使这个女人以一个顺从的、放弃自我的家庭妇女形象出现，也很难从她丈夫那里得到任何信任、赞美或者关爱。况且，这些根本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想成为有平等家庭关系的妻子，还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她是个聪明有天分的人，她想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个传媒广告业的导演。

治疗师对于理解、接纳这位妇女对自己丈夫的情绪把握，以及对她追求事业的信心发生了逆向阻抗。他的这种逆向阻抗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权价值系统，因此他内心深处的自我处在一个自恋的、无意识的价值层次上。来访者的情绪和奋斗目标与治疗师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并威胁到了他的自我，如果接受她的想法，就是不知不觉在瓦解他的自我。治疗师是从他过去生活的文化背景中习得这种价值系统的——他是在一个蓝领劳动阶层为主体的父权制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这种父权制经过这些年早已经僵化了。所以现在，他不能以一种共感的方式去帮助

他的女患者发现她的真正需要和愿望。

因此，这位妇女转而接受了另一位朋友的帮助，这个朋友支持她对事业的自由追求和愿望，她离开了治疗师和丈夫，在自己的领域创造了一番杰出的事业。最后，她和一个温和的、支持她的，并且能赞美她的雄心、为她的独立自主而高兴的男人结了婚。



案例（90）
主张堕胎的治疗者

患者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跟随治疗师的价值观去生活。

一个在保守传统文化中长大、不赞同堕胎主张的患者，和一个在自由开放的文化中长大、赞同堕胎的治疗师在心理诊所中构成了治疗关系。当患者怀孕时，堕胎的主题便在治疗中展开了讨论。

患者是个来自新教徒家庭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而治疗师是一位自主心强、年事已高的犹太女人。尽管女孩子的男友说不会和她结婚，但是无论如何她都非常想要这个孩子，并且和治疗师谈论留下这个孩子的利和弊。

“我知道独自抚养孩子会非常辛苦，但是我真的不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女孩说。

“你将堕胎看成是剥夺生命吗？”

“是的，我这么认为。”女孩坚持说，“这就是剥夺一条人命。”

“但是你的生活怎么办？”治疗师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我会很好的。”女孩开始叹息，她盯着治疗师，好像要研究她一样，“我感觉出来了，你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你想要我去堕胎。我认为这不对，我想你不应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治疗？”

开始时候治疗师否认自己企图影响患者，“我只是故意在扮演对立者的立场，”她这样解释道。但是当她后来再回想时，她变得不安了。

然后，她就和督导讨论了这个案例，认识到自己真的对堕胎的做法很支持，而且毫无疑问，她试图影响患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患者身上，并在内心深



处认为自己的观点比患者的观点更正确。这导致患者很悲伤，因为治疗师优越的态度（患者敏感地察觉到的），也因为治疗师对堕胎的态度和她的信念不同，使患者的内心很不好受。患者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跟随治疗师的价值观去生活，督导这样提醒治疗师。“在她的超我还不能容忍堕胎这个决定的时候，如果你影响她去做了堕胎，你将导致她产生很大的精神痛苦，而这迟早会严重破坏你们的治疗关系。”督导告诉她。治疗师明白了督导的意思。

治疗师向患者承认，她对患者想要留住孩子的愿望有阻抗，并向患者保证自己将努力地更加客观地看待到这个问题。在治疗师的支持下，这个患者生下了这个孩子，并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妈妈。

案例（91）
保守的治疗者与想尖叫发泄的患者

“有时候我觉得很寂寞，”患者说，“有时候我觉得如此寂寞，我想尖叫”。

“我想尖叫，”患者说。

“这样做你能得到什么呢？”治疗师问道。

“释放自己。”

“释放自己的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不想讨论这个，我只是想这么做。但是我又担心，我这么做你会不赞成。”

“你觉得我会批评你的尖叫吗？”

“是的。你会认为我任性或者其他什么的。”

“如果，我认为你任性，那么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治疗师套用标准的分析用语问道。

“这将意味着……我也不清楚，我就是想尖叫。我不想讨论它。上帝，我就是想尖叫。”

这种对话在每周三次的一个月的治疗过程中发生过数次。患者是个年轻人，他有个被虐待的童年，他童年期的愤怒到现在爆发出来了。治疗师是个正统的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对尖叫有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有文化原因也有个性的原因。从文化背景上而言，由于他在纽约一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会接受过正规的训练，这个学会强调让头脑中的屏幕空白、中立、节制（欲），聚焦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心灵内部的矛盾关系上。换句话说，这个精神分析学会传授的方法和

培训分析师、督导员以及为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提供的心理学训练，都对表达情感保持一种内在的抵触。自我情感的表达被认为是任性的，是一种对治疗的基本任务没有必要的转移。另外，这个学会仍旧采用这种理论——一种被历代治疗师继承下来的理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所有神经症的核心，只要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个体的神经症就解决了。这样训练出来的治疗师对恋母情结问题和情感表达就有了自己的文化性阻抗。正因为这样，这个患者从治疗一开始就受到这两个打击（不能自由表达情感和不能尖叫）。

“有时候我觉得很寂寞，”患者说，“有时候我觉得如此寂寞，我想尖叫”。

“这样做你能得到什么呢？”治疗师重复他的标准问题。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这么做。你不能帮我想想吗？我只是想这样做而已。”

这个患者永远不能尖叫，至少在这个治疗师的诊所里不行。为此，他不得不寻找另外一个治疗师，他的确这么做了。







九、督导性的逆向阻抗

案例（92）
无法成为治疗师的督导过程

所谓的“精细调整”，针对的正是这些情绪倾向，而不是他们的个人错误。

在处理得当时，对心理治疗师的督导只不过是另一种水平的治疗。所谓的督导过程，即治疗师们在督导者的帮助下，精细调整他们的治疗技能。这常常是通过关注治疗师在督导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倾向来完成的。例如某个治疗师可能会频繁地对患者感到愤怒；另一个可能会经常害怕被患者所遗弃；一个治疗师可能总是害怕犯错；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极度自信而对接受督导忿忿不平。所谓的“精细调整”，针对的正是这些情绪倾向，而不是他们的个人错误。一旦督导发现了这些倾向，他或她应该如同对待逆向移情的问题一样仔细探究其含义，就像在治疗中一样，追溯被督导者生活经历中的根源。另外，督导者需要注意被督导者的移情以及他或她抵触督导过程的方式。

有一位曾经在一所很有声望的精神分析学院接受过训练的督导忽视了这个原则。学院中的其他人都认为督导过程是治疗训练的延伸，而他却与他们持不同的意见。首先，他认为一旦被督导者完成了分析训练，再把他们当作治疗的来访者来对待是对他们的侮辱；其次，他认为精细的调整工作，最好是通过对治疗技术的每个部分进行细致的学习来完成。这一种见解反映了这位督导对细节的强迫倾向，当他做督导时这种倾向保留了下来，在他自己做治疗时也一样。

有时，被督导者一个个进出他的办公室，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神情。他们一个个上交自己治疗案例的每周详细报告。在督导面谈中，每隔一分钟他就会打断他们，问道：“那么你说什么了”，或是“那他说什么了？”“或是“你建议了什么”

再或者是“那时候，他的心情如何？请尽力回想一下。”当被督导者详细描述整个过程、回忆每个字、患者的每个面部抽搐，以及每个间隔时分阳光从窗户中射入的角度等细节之后，督导最终清了清喉咙，给出了他的反馈意见。

“听上去患者想从你这里获得更多的东西。在下次会谈时挖掘一下。注意他的移情。看看他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他会给你什么样的线索。”

“是，是。”

这位督导相信让被督导者关注每一次面谈中的细节，他们就会在这方面发展自我成长的能力。而坚持这一点，最终会让治疗错误消失。

这位督导对这一事实深信不疑，他的被督导者们实际上报告的错误数量也越来越少。这在心理学中是“安慰剂效应”的一个示范样板，在精神分析中也称作“移情治愈”。被督导者们对这位著名的心理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已发展出了正向移情，开始“忠实”地接受督导的见解，并且开始相信他们正在进步，错误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数量上并没有变化，但他们已经不让自己意识到或不报告给督导了。

他们都认为这个过程非常成功，这位督导的所有学员在完成规定的督导培训期后都离开了他。然后在一两年后，几乎所有的人因为出现治疗错误又都回来了。



案例（93）
好建议以及糟糕的督导过程

“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了，”治疗师说道，语气中带着新的失落，“他又在整个会谈中不停地说，甚至一次也不关注我的引导，我该怎么做？”

一位年轻的心理治疗学习者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他的督导。在他的膝上放着一本记事本，他在里面记下了丰富的会谈笔记。他的督导看上去是一个博学的老先生，蓄着修剪整齐的山羊胡子。这位治疗师打开他的记事本，问道：“我可以开始了吗？”

“请吧。”督导说。

治疗师开始念治疗面谈的笔记，描述的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例。每周，每位治疗师都会念前次治疗面谈的内容，然后督导就会叹口气，闭上眼仿佛在沉思，吸气，呼气，最后会意地注视着治疗师。几乎是每周，年轻的治疗师都会问相同的问题，督导则给予相同的建议。这些问题总是关于患者在面谈中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的问题。“我怎样才能和他沟通？”于是治疗师开始询问督导，就如他在每一次的督导会谈中都会做的一样。“他就是不停地说，说，说，好像我根本不在房间里，他总是在生活中不停地犯相同的错，然后就在面谈时一直说，说，说，不让我插话。如果我说什么，他就会点头说‘这很有趣’然后又继续说。我该怎样才能让他听我说话呢？”

督导注视着他，思索着，“你有没有尝试在整个会谈中都保持沉默？你有没有试过不交流，直到他要求你说话？”

“我试过，他根本没有留意到。或是在面谈结束后，当他走出门之前，他会

问：‘今天，您给过我反馈吗？’甚至要他假装听我说话，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延长面谈。但下一次面谈时，他又会忘记我说过的所有事了。”

“我明白了。你有没有试过打断他让他明白，是他不让你分析他的本质问题？”

“哦，有时会有。但反反复复，他就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你对他说的所有事，他都采取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方式？”

“有，有，有。但结果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

这位督导沉思了一会儿。“也许你坚持得还不够久，”他说，“你需要更坚持一点。”

“怎么说？”

这位督导就演示给治疗师看他是什么意思。他模拟这种情景给治疗师看，即装作和治疗师的患者在交谈。他说话的语气带有一种权威性和不可更改性，然后治疗师笑了，说督导做的听上去和看上去都非常坚定不移。“我认为可能会有用，”治疗师说着，眼里泛着兴奋的神采。他们两个人在会谈剩余的时间里，继续通过角色扮演操练这种新的技术方式，时而，治疗师会再加上一句，“是的，这也许会有用。”

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比以前那些建议好多少。有时，在一两次治疗过程中似乎有用，患者不再喋喋不休，治疗师参加随后的督导会谈时就会面带微笑。但是患者如果在生活中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便老毛病重犯说个不停，而这位治疗师又会带着他的记事本回来，向督导询问相同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对于督导来说，给出这样的建议很容易，但这几乎也是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这种给出建议的强迫行为来自于督导的逆向移情，可以追溯到他人格中的一种自恋特性（成为完美的、全知的、能够快速修正错误的督导），或是来源于一种强迫性格（细节导向的而不是过程导向的）。好的督导不会只关注技术或治疗师的患者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而是应该关注治疗师自身的情绪或情感，以及在这种情绪下他在做什么。这位治疗师对他的患者感到愤怒，因为患者

破坏了治疗师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他进行交流的尝试。这种愤怒使他在与患者的会谈中经常会有急躁的态度，而这种急躁的态度又导致了患者拒绝交流。这位督导，因为他自己的逆向移情和逆向阻抗，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于是，几周后，治疗师带着他的记事本又回来了。

“他又开始喋喋不休了，”治疗师说道，语气中带着新的失落，“他又在整个会谈中不停地说，甚至一次也不关注我的引导，我该怎么做？”

“嗯，”督导说道，就如预料中的一样笑了笑，抚着山羊胡子。“嗯，你有没有试过……？”



案例(94)
拯救患者的督导

事实上，如果案例处理得当的话，正是在这些痛苦的情感喷发到表面的关键时刻，治疗过程会有最大的进展。

一位年轻的男性治疗师正在治疗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患者。这位患者在孩提时期遭受过一个叔叔的性侵犯，她还陷入了与父亲乱伦的情感纠葛中。她父亲经常把她放在腿上，抚摸她，吐露与她母亲的性问题。在她与治疗师的移情关系中，她通过不断地引诱治疗师走出诊所，私下里发展一种办公室以外的关系，来发泄早年对父亲的情感压抑冲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她一次又一次恳求治疗师与她见面，喝咖啡，看电影，到她的处所吃饭。治疗师却总是尝试分析她这种想将他带入到一种非治疗关系中的欲望，“你认为这表示什么？对你来说，如果我与你喝咖啡或看电影意味着什么？你把治疗置于何地？”

她会回答：“事实上，我认为与你有一种真正的情感关系，要比目前这种治疗关系更有实际意义。”

过了很长一段时期，这位患者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终于有一天，她进来告诉治疗师，她要结束治疗了。她说她相信自己现在好多了，不再需要他了。

第二天，治疗师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督导，这是一位年长的兼多个同性恋组织的指导者身份的心理学家。治疗师描述了面接治疗过程，然后告诉督导，在患者说要结束治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结束时，出于某种无法向督导解释清楚的冲动，他还问过患者是否想要一个拥抱。他知道一个治疗师不应该那么做，如果他们双方想要一个拥抱，应该是患者首先提出要求的。这

很有可能是逆向移情，治疗师承认这一点。但患者说可以拥抱，于是他抱住了她。“通过拥抱，我感到了性快感，”治疗师困惑地说道。“后来她看上去有些失落，当她出门时，她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我现在想到这个就感到焦虑。”

督导听了以后感到震惊。“你不应该这么做，这很糟糕，”他说道。

“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谈。”

“什么也别做，就等等，看她是否会再联系你。”

接下来一周，患者打电话给督导抱怨治疗师拥抱她的事，她说她想自杀，督导邀请她来见他。在他的办公室，她给他看了一封她写给治疗师的信，详细地记述了他在这方面不恰当的行为记录。她列举了治疗师不合适宜的笑话，以及对她的外表评价（他曾有一次说她很有吸引力），在一次会谈中他还对她吐露自己婚姻中曾经有过的问题。信的最后描写了她对那个拥抱的感受，她宣称她感到了他的身体下部的勃起，她对此觉得害怕和厌恶。

她问督导该怎么办，她说她正在考虑对那位治疗师提起法律诉讼。这位督导被自己的逆向阻抗的冲动击败了，这种冲动来源于他自身的文化偏见——他是知名的同性恋者及妇女权益的拥护者，任何针对女患者的性企图都会使他感到愤怒——他决定支持患者诉诸法律的想法。然后，他自己接手了这个患者（这种做法明显是公私不分）的治疗，并在同一天打电话对那位治疗者说，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他将不再担任他的督导，建议他找一个好律师。这位患者在督导的帮助和证明下，真的对那位治疗师提起了诉讼。同时，患者继续去见督导，在会谈中耗费大部分的时间去哭诉和抱怨她的前一位治疗师。

患者对于前一位治疗师的积怨，在她的余生中一直都没有消失。这位督导没能帮助她恰当地分析问题的根源或将这个问题与她早年的乱伦相联系，因为他完全关注于自己所看到的现象，如眼前令人不愉快的拥抱行为，所以他无法帮助她理解自己的乱伦定势，正是这种定势导致了她对治疗师的诱惑行为，并形成了现在她所厌恶的局面。而前一位治疗师也不能帮助她看到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找一个她可以转移自我内心中所有愤怒的人，而不是追溯到她的父亲和叔叔给



她带来的精神创伤，从而让她在无意识的转移过程中造成了这种令人厌恶的局面：在她的治疗中，她没有前进到能够揭示与父亲和叔叔之间问题的地步，由于她遭受过创伤的那种愤怒，童年期最初的愤怒，依旧压抑着，所以她仍旧停滞不前。

如果这位督导没有被他的文化逆向阻抗所支配，他也许就能处理好这种情形，而不是使之恶化。如果他没有轻易放弃他的被督导者转而接手这位患者（这是他的文化逆向阻抗，以及与他自己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想要保护母亲抵抗父亲的童年时期移情的性格再现），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协调者。他本可以鼓励这位患者再去见一次治疗师，向他表达她的感受，至少给她和她的治疗师一次机会来解决问题。至于他们之后是否能见面，则是另一个问题。他还可以帮助治疗师理解和克服对他的患者所产生的逆向阻抗，而治疗师也可以帮助

患者理清她自身对治疗师的移情问题。

事实上，如果案例处理得当的话，正是在这些痛苦的情感喷发到表面的关键时刻，治疗过程会有最大的进展。患者会留在治疗室里，继续努力重燃她曾经出现过的恋父情结（现在被压抑了），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良好的处理。这就是移情的实质所在，只有对移情和阻抗的分析、消除和最终的解决，才是心理动力学疗法的精髓。



案例（95）
无法挑战的督导

这位督导无法向她发起挑战。她强烈要求他一直充当称赞自己“你在心理行业内最棒”的镜子，而他也确实是面完美的镜子。

她在家庭中是三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从小就是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圣女”，寄托了父母对子女理想化的期望。在他们的眼中，她是一切美好、明智、不容置疑的象征。她在众人关注的聚光灯下长大，总是被父母和弟弟妹妹赞赏。在学校里，她是一个优等生，做任何事都很出色。她坚信她的观点总是正确的，而她周围的人也对她的能力坚信不疑。在她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一个精神分析培训学院。不久，她开始接受一位优雅的年长男士的督导。

这位督导从小时候起就被训练成母亲的仰慕者，他的工作就是成为她的小绅士——而不是向他“粗野的”父亲学习。他从小被教会要听从妈妈的话，成人以后，他娶了一个很像他母亲的女子并且同样听从于她。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商人，他对支持她的事业感到自豪，也为他的自身价值并且有能力成为一个有女性气质的男子而感到骄傲。他很高兴有这么一位“高级的”女治疗师被指派给了他督导。

然而她实在不相信她需要督导或是被他人治疗，她向督导表达了这种想法。他，当然遵从了她的意见。在与她的督导会谈中，她向他解释，他就听着。她解释自己独到的洞察力和她有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即使她刚刚开始训练，她依然相信她对事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处理能力和洞察力。她在大学里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却发现这位大师已经过时了。然后又转向了她更喜欢的拉康和温尼科特

的理论，喜欢“那些善良的但有些疯狂的父亲形象”的心理学大师。她不太与督导讨论她的个案，就好像那会让他知道商业机密一样。

“你知道，接下来我对她说了什么吗？”她笑了。

“你说什么了？”他也报以之微笑。

“我说：‘那好，玛丽昂，我听见你说的了，也许你是对的。’”她又笑了，等待适当的回应。

“棒极了！”督导说道，仍然报之以微笑。

这位督导无法向她发起挑战。她强烈要求他一直充当称赞自己“你在心理行业内最棒”的镜子，而他也确实是面完美的镜子。如果他敢说不是，他就会遭遇到她的愤怒反击，对此他没有能力来应对。他对母亲的逆向移情使他总是处于困境之中。因为他没有挑战这位了不起的治疗师。她便继续着自己的自恋，继续撰写关于“女性与治疗”的书，并很快就出名了。但在她的治疗实践中，她很少有能力在几次会谈后留住或治疗好患者。



案例（96）
平行过程

这是一个有时会发生在督导行为中的平行过程的例子，即治疗师与督导的关系和他与患者的关系是相同的。

这位被督导者是一位帅气的年轻治疗师，散发出一种动人的诱惑力与魅力。他有一种深切的需要，就是要被女子所喜爱。他常常在无意中诱惑着他所遇到的每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但他并不是真的想与这些女子进行交往，只是喜欢她们迷恋上他的感觉。一旦他有了自己“认可的印章”，他就会走开。

在治疗师的童年生活中，他有一位具有诱惑力并且爱与他调情的母亲。母亲常常利用他和他弟弟来对付父亲。有时她会向其中一个儿子吐露她与他们父亲之间的困境，另一些时候她会向另一个儿子吐露真情。于是到现在，这位年轻的治疗师经常会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陷入了与两个女子的三角关系中，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接受一位比他略微年长一些的女士的督导，向她报告一个比他略微年轻一些的女子的个案。

“内尔在这周的会谈中说了一些奇怪的事，”他告诉督导。年轻的治疗师坐在自己的椅子里，倾斜着身子注着视督导。已经有许多女子告诉过他这种倾斜注视很性感。但他仍斜斜地凝视着督导说，“在会谈中间，内尔建议我们停止治疗，出去喝点咖啡。您对此怎么看？”年轻的治疗师羞涩地对督导笑着，他看上去以一种害羞的方式散发着诱惑力。他的“魅力范围”允许他表现得有诱惑力（就如他母亲所做的，允许她自己对他表现得有诱惑力一样），但同时，这些被诱惑的人

也会因此而退后，偷偷地笑话那种诱惑的样子。然而，他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这一点，当然，使他对于很多女子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包括这位督导。

督导在看到他的脸上表情和肢体语言时，暗暗地笑起来，很明显，她已经被他吸引住了。她发现自己有一种想叫这位治疗师出去喝咖啡的冲动，然而她抵抗着这种冲动，赶快强迫自己关注被督导者的案例。“你认为这位患者的童年发生过什么事，使她想要诱惑你？”

“好问题，”被督导者回答道，“她有一个叔叔和一个哥哥和她保持着不适当的亲密关系。”

“嗯。”

这是一个有时会发生在督导行为中的平行过程的例子，即治疗师与督导的关系和他与患者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督导没有被她自己的逆向移情所打败，她就会有能力注意到年轻治疗师引诱她的情感，并用它来理解治疗师被患者诱惑的情感；然后她就可以帮助治疗师，通过理解他是怎样将他与母亲的关系转移至他现在的生活中，转移到他与许多女子的关系上，来彻底解决他自己的逆向移情症结。然而，因为她发现自己对被督导者有相当强烈和愉快的情感，她就不想去“打破这种吸引力”，培养起被督导者与她的正常关系，这与年轻的治疗师不愿分析他对患者的情感是一样的，这是两条平行线。



案例（97）
理解男人

当她和丈夫分居后，她开始利用每一个机会表达她对男子的敌意。如果一位男士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她就会立刻打断他，坚定而完全地反对他。

有位女性督导，她以能驾驭男人而感到自豪。在她的人生中，曾有一段时期非常仇恨男人，那时她不与父亲说话，还与丈夫分居。男人被她视作骄傲自大的动物——他们对家庭特权自鸣得意、自信满满的样子，都会激怒她。当她和丈夫分居后，她开始利用每一个机会表达她对男子的敌意。如果一位男士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她就会立刻打断他，坚定而完全地反对他。她知道如何使男人让步，如何抨击男人的要害。经常是只要她扔出一个关于"性别歧视"的短语，他们就会住口。

一位刚入门的年轻女性治疗师对男性也有着相似的理解。她也对他们感到很愤怒，对他们的傲慢感到不满。当她遇到这位督导时，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女性，提出请她作督导。她很欣赏这位督导对男性的拒绝态度，想与她一样表现坚定。

治疗师呈现给督导的第一批案例中的代表作，是关于一位年轻少妇的治疗经过，这位少妇抱怨自己的丈夫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电脑前看色情作品。"这真令人作呕"，治疗师说道。她讲述了看色情作品如何构成了一种欺骗形式，并加了一句，"这也是对女性性剥削的一种方式。"听了治疗师的这番话，这位少妇使劲地点头同意。

当治疗师向督导汇报这个案子时，督导也报以同感。她建议丈夫和妻子一起

来参加会谈，治疗师同意了。治疗师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了患者，患者也同意了。几周后，当妻子走进门时，丈夫勉强跟进来。妻子先开始哭诉丈夫是如何每夜坐在电脑前忽视她的存在，而他就为了找“有巨大乳房的裸体亮妞”在网上冲浪。这位丈夫在椅子上辗转不安，交叉着双臂，脸上浮现出阴沉的表情。

当轮到丈夫说话时，没说三句话，他妻子就开始大声抽泣，哭叫道：“我不要听！”然后，治疗师与丈夫交谈，嗓音就像在对孩子说话一般。这是一种甜美温柔的嗓音，但也是坚定的、训斥的、带有点威胁的。她告诉他，他与他的电脑有暧昧情结，还解释给他看色情作品是如何伤害女性的。她帮助这位丈夫理解他现在对妻子是消极的性侵犯，而这会如何毁灭他们的婚姻。她在会谈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在说教训示着，而丈夫则被动地听着。

丈夫又来了三次会谈，不过在第三次时夺门而出，认为治疗师有偏见。三周后，丈夫与妻子分居了。

“终于圆满解决了。”当治疗师汇报了他们分居之事后，督导说道，“很有必要将她从对丈夫和男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情境中，督导和治疗师对男子有着相同的文化偏见，所以有着相同的的逆向阻抗情结，这种阻抗使她们对这位丈夫充满指责。她们没有探讨丈夫和妻子是如何共同导致了他们的问题，而只是把问题全部推给了丈夫，认为他应该受到完全的指责。这位丈夫有着一个困苦的童年时期，她们没有对他进行理解，而只是把他简单地看作一个需要教训的、步入歧途的男子。她们没有注意到丈夫看色情作品的需要是一种症状，表示婚姻中深切的无意识冲突和冷漠感的产生，她们把那看作是一种网络欺骗和对女性的性剥削。所以，她们无法帮助当事人解决这起婚姻纠纷，反而鼓励他们分居，其实分居为妻子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这场不幸婚姻中的两个孩子。

案例（98）
沾沾自喜的督导

最后，当每个人都沉默了，报告者就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伟大的人物，就如张开小嘴的雏鸟，这位督导最后会给出几句被认为隐含着智慧的话来。

他是一个培训过很多年轻治疗师的督导，这些遍布在美国各地的治疗师们都成了他督导团体的成员。他的团体日趋壮大，有时，二十几个人围坐一圈。他一周工作五天，每天要应对三到四个这样的团体。在这样庞大的团体里，一个治疗师如果能有机会在一年里报告两三个案例接受他的指导，就很幸运了。尽管如此，仍有大部分治疗师几年来一直呆在他的团体，期望聆听他的教导。

这位督导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他相信在人类行为的研究方面，他几乎知道得比任何人都多。当他走进房间时，他会有一个安详的、权威的表情。当他说话时，他有着温柔、沉着的嗓音和老练的笑容。他坚信他是了不起的，而且他所有的追随者也坚信这一点。他的追随者们也相信如果他们聚集在他的督导团体里，并且，如果他用一些特别的话语、一些特别的任务、一些特别的评判来赞赏他们的治疗工作，这表明他们自己也很了不起，虽然不及这位伟大的人物这么了不起，但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问题是，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督导。事实上，他几乎完全没有进行督导。当某个人报告一个案例时，他会安静地等待，而其余 19 个治疗师即被督导者们等着发表他们的意见。最后，当每个人都沉默了，报告者就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伟大的人物，就如张开小嘴的雏鸟，这位督导最后会给出几句

被认为隐含着智慧的话来。“这个人治疗了多久了？”他会问，眼角闪烁着老练的微笑。

“多久？啊呀，有四年了。为什么这样问？”

“嗯。”

那时，整个小组就会哄堂大笑，报告者也尴尬地笑了，仿佛不仅解决了报告者问题的方法已经昭然若揭，而且也许连解决第二宇宙中反物质问题的答案也都一目了然了。

然而，治疗师们依旧周周来，月月来，有时年年来接受督导，不断地报告相同类型的案例。但作为治疗师他们未曾真正进步过，他们也不去注意自己没有进步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和伟大的领袖人物在一起，这已经使他们了不起了。



案例（99）
督导老婆

他们意识到了这可能涉及公私界限的问题，却仍然推断说如果他们都意识到了，并在督导会谈中讨论了这些，督导过程依然可以是有效的、切实可行的。

这位督导是一位英俊潇洒的中年人，他同时也是一所专长综合心理疗法的培训学院的校长。被督导者是他的妻子，她最初是学院里的一名学生，在接受训练的三年时间里，她接受了这位校长的督导。在他们开始约会以后不久，也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决定结婚了。然而，即使在他们结婚后，这位校长依旧是她的督导。他曾建议她更换督导，但她妄自尊大不想换，说自己的老公已经熟悉了她的工作了。他们意识到了这可能涉及公私界限的问题，却仍然推断说如果他们都意识到了，并在督导会谈中讨论了这些，督导过程依然可以是有效的、切实可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来了一位帅气的年轻患者，他也是学院里的学生。他接受了这位被督导者即女治疗师的治疗，并发展出一种对这位女治疗师的性爱移情，而她也的确是一位具有吸引力的可爱女性。在他的面谈治疗过程中，他表达了对她的爱意。女治疗师也觉得这位年轻的患者很有魅力，并对她的督导即老公说了她的性爱逆向移情。“每天他都用‘我爱你’来开始他的会谈。有时，他坐在那里，睁大眼睛注视着我，说着‘我爱你，我爱你’。今天他说，‘我对你怀着敬畏之心’。事实上，我也有些喜欢他，我该怎么办，我无法叫他住口。”

这位做丈夫的督导感到妒忌了，但却没有在意他的妒忌之情。他意识到自己

对这位年轻患者的强烈反感，但他将这归因于这位患者性格中唐突的特质。

“他正在惹人讨厌。”这位督导回答，“他的诱惑行为是一种对治疗的侵犯行为，你必须停止治疗。”

女治疗师勉强答应了。在下一次的会谈中，她打断了他的求爱声明，说道：“那是不合适的。”这个年轻人感到了屈辱，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他一言不发，治疗进入了冗长的僵局。在这个案例中，督导因为他的自我陶醉，高估了他的客观评价能力，决定打破从事这一专业工作的规则，即禁止对亲朋好友进行督导（或心理治疗）的原则。然而如此一来，逆向移情和阻抗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了。



案例（100）
信奉弗洛伊德的督导

这两个人点点头，吸了一口他们的雪茄，对于能够讨论这些高深的术语都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喜悦和满足。

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年轻督导，在他的书柜中陈列着都是标题为《连接对象与连接现象》和《边缘性条件与病理性自恋》这样高深难懂的书，还有一套发黄破损的《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他读过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可以引用专家提到的任何章节中的任何内容。

被督导者也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比督导年轻一些。他的墙边也放满了书，虽然不像他的督导书架子上的那么多，标题也稍稍逊色一些。而且他还没有拥有一整套弗洛伊德的著作，但一旦他可以买得起，他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它。

当督导和被督导者聚在一起时，他们都会吸雪茄，把他们的脚搁在督导办公室中间巨大的脚凳上。

“今天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督导会问。

“还是瑞丽小姐的案例。她在控制她的情绪方面依旧有问题。也许，就如您指出的那样，她有俄狄浦斯情结，特征是口唇期愤怒和原始的自恋。”

“嗯，有道理，”督导沉思着回答，“事实上，从神经症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情感反映——与理性行为的理论概念相反——经常以原始心理条件的残余或偏离正常生活的形式出现。”

“我可以理解这点。”被督导者继续阐述这一点说，他喜悦地吸了口气。“很清楚，这位患者的感性行为引起了发展上和治疗上的困难，由此妨碍了她对现实

的把握。”

“然而，我们依旧不知道在组织和调控她的自我功能中，她情感反映的重要作用。”

这两个人点点头，吸了一口他们的雪茄，对于能够讨论这些高深的术语都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喜悦和满足。然而，患者继续对她的丈夫感到愤怒，治疗师与督导的术语，以及所有关于她的情感和自我作用的讨论无法帮助她理解或应对这种愤怒。相反，治疗师的这种远离实际的学究式的态度，进一步被督导所助长，结果只能使患者的这种愤怒继续下去。



案例（101）
“深层次”的督导

患者仍然迟到，患者的母亲仍然不听她女儿的，患者仍然不听治疗师的，治疗师与督导仍然细致深入地讨论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位年轻的女治疗师在第一次见到比她年长一些的男督导时，这样说道：“我十分希望这是一次透彻的督导过程，我很想全身心投入这件事。我目前想做的只是先剖析一个代表性的个案，细致地学习。您怎么看？”

“你看上去很尽责，”督导说，“我们就这样做吧。”

他们开始着手分析对她来说很有代表性的案例，每周都在研究。他们研究患者是如何每周都抱怨她的母亲；研究患者是如何无法与她母亲分开的；研究患者的母亲是如何从来不聆听患者的心声，以及患者是如何确实不听治疗者的建议的；他们研究患者是如何几乎每次治疗都会迟到，挖掘她迟到可能的潜在含义（她可能把她母亲的形象转移到了治疗师身上，认为治疗师不会听她的，作为防御，她也不听治疗师的）。他们讨论了患者恭顺的微笑、犹豫的步伐以及口误的潜意识含义，他们也分析了她梦中的潜意识内容。这个案例足足持续了一年，然后又是一年。但是，患者仍然迟到，患者的母亲仍然不听她女儿的，患者仍然不听治疗师的，治疗师与督导仍然细致深入地讨论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最后，大约两年后，督导漫不经心地插了句话，转向治疗师这样评价道：“你知道吗，我在想你对这位患者可能有逆向移情问题。”

“哦，真的？”治疗师惊讶地回应道。她花了一秒钟深思了一下说：“不，没有，我对她只有正常的想法和感受。我只想帮助她。您为什么会这么问，您发现

了什么？”

“哦，不，我只是感到好奇，不管怎么样……这周发生了什么？”

治疗师继续报告她与患者上一次的面谈内容。督导仔细地听着，他们又继续“深层次”地研究这个案例。



案例（102）
眼珠一转

她常常问督导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质量不高时，督导就会转动眼睛，而其余两人就忍不住会笑。

有一位慈祥的年长的督导，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当他认为某个人说了什么荒谬之事时，他就会把眼睛在眼窝里一转。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的眼珠定睛一转，他妈妈就说："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然后母亲就笑了，他父亲也笑了。打那以后，他经常转动眼睛，甚至可以不假思索。

他有一个三人构成的小型督导组。三个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女性，她对自己的治疗技能没有什么信心。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问她父亲很多傻问题，她父亲就会嘲笑她。所以她现在会特别关注如何来提问。在督导小组里，她常常问督导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质量不高时，督导就会转动眼睛，而其余两人就忍不住会笑。

"您认为这样的治疗真的会有帮助吗？"她问督导。

他的眼珠一转，"我不知道，有帮助吗？"

"我是在问您，您是督导。"

"你可是治疗师。"

"我的意思是，今天我读过邮报上的一篇新闻稿，这篇文章好像对心理治疗是否有用给予了质疑。说真的，您认为心理治疗真的有用吗？"

他又转了转眼珠，其余两个人又笑了。

几个月后，这位年轻的女士离开了督导小组，说她的日程变化了，无法把小

组活动纳入到她的新安排里。后来，这位督导和两个剩下的治疗师还好奇她为什么会离开。一个治疗师认为她离开，是因为她抵触探讨她对于从事心理治疗的真实感受，另一个治疗师和督导很快同意了。然后，督导回忆起她的一个愚蠢问题，他的眼珠再次定睛一转，另外两个被督导者就又开心地大笑起来。





十、职业病理的逆向阻抗

案例（103）
着迷于成名

我曾经一度幻想要拯救她，带她去某个地方，对她进行有帮助的治疗。我也曾一度幻想要写一本书，并以此成名。

治疗师最常见的职业病理之一，就是太全神贯注于某个特定的来访者，太有功利心了。在我刚从事治疗师这一职业的初始阶段，确切地说，是在从业的第一年，某天一位有着多重人格的患者来预约接受治疗。我已经在另一本书《珍妮芙和她的自我》里记录过这一案例。

这名患者是一位年轻而有魅力的舞女，现在已经自杀身亡了。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似乎有些过分地关注对她治疗了。一旦发现她有七重人格后，我变得更加醉心于她的个案研究了，并决定将此个案与其他个案加以区别对待。而且奇怪的是，在与其他来访者面谈的过程中，我也会想起她。我晚上也思想着她，甚至梦见她。我曾经一度幻想要拯救她，带她去某个地方，对她进行有帮助的治疗。我也曾一度幻想要写一本书，并以此成名——现在回想起这些来，似乎很有些难为情。

将她作为某个特殊个案的这一举动，有其益处，也有其不利因素。最重要的益处是，自那时起，相比其他患者，她获得了治疗师更多的关注。正如我所说的，我相当地醉心于对她的个案治疗和研究。当她自愿住入精神病房时，我去拜访她。当她打电话诉说她有自杀意图时，我急忙赶往她的寓所。我把她与其他来访者区别对待，部分原因是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当我将它作为一个案例报告撰写成文后，我将以一个什么样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毫无疑问，我试图以一



个正义的心理治疗师身份来描绘自己，他要去拯救一位“在痛苦中挣扎的弱女子”。正是由于我对于她的专注，使我能够帮助她释放出许多被压抑的想法和感觉，从而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治疗中，她躺在地板的垫子上，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情绪释放过程。(在那段时期，我对她进行了格式塔疗法与生物能量学疗法。)

我过分关注于这个案例的不利因素是，我过于急切地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以至于我尽可能地抑制了我的消极情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对她生气了，并开始对她种种的要求表现出不满。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逆向移情。我知道我已经越界了，但是我固执地拒绝向我的督导谈及此事。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督导在得知这些之后将会对我说些什么。但最终，我还是向

我的一位年长的督导谈及了这个个案。他说出了我所担心的话：他建议我将她转介到另一个治疗师那里，于是我这么做了。

在这个个案中，我的自恋和俄狄浦斯情结使我沦陷。我迫切地想要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做出属于自己的成就，这种迫切地想要得到名声的动机是与我人格中的自恋特质相关联的，这可以追溯到我早期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想在家乡当一个歌手，并幻想从此能一举成名，但这一梦想最终由于我弟弟的诞生而破灭。而且，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尿床的习惯，从而产生了羞耻感和自卑感。成名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想要以名望来弥补我儿童性器官发育前期的自卑感。情感上的逆向移情，起源于我小时的俄狄浦斯情结期，那时我想要从我酗酒的父亲那里拯救我的母亲。眼前案例中的这个有魅力的、处于困境中的年轻舞女如同我的母亲，伴随着她对我的强烈移情，导致了我也产生一种相同程度的强烈的逆向移情。

此后，我从事了很多年的心理治疗和督导工作，已经至少有10年没有再太全神贯注于某一个特定的来访者了。现在，我已不再为了名声而写书，而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和心理学专家，为了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而工作。



案例（104）
梦到来访者

正是在一次极其令人恼火的会谈后，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立刻揭示了我逆向移情的原因。

关于来访者的梦通常会暴露出逆向移情的征兆，梦不仅能揭示出治疗师对来访者的潜意识感觉，也能为发现移情的本质问题而提供线索，就像下面这个我所做过的关于我的一个男性患者的梦。

"我在一所公寓里，坐在一个躺椅上看书。约翰，我的一位来访者，从我背后走来并开始按摩我的肩膀。我放下书，闭上眼睛。然后我感觉他的手向下滑动到我的两腿之间。突然间，他拉开我裤子的拉链，拿出我的阴茎。我猛地惊醒过来。"

此梦中的来访者是一名年轻的男性，他对我有抵抗情绪，就如同他对他的父亲有抵抗情绪一样，这种情绪显然是将其针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有意识到的是，我对他也有逆向移情。当他听不进我的解释时，这种逆向移情使得我对他感到极其恼火。由于阻抗的作用，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的任何治疗分析。正是在一次极其令人恼火的会谈后，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个梦。

这个梦立刻揭示了我逆向移情的原因。在我青少年阶段的某个时期，我的弟弟（他比我小5岁），有一次撞见我在手淫。我向他解释了我在做什么，并告诉他，总有一天他会理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事发生后过了没多久，某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走过来，拉开我裤子的拉链，开始抚摸起我的阴茎。他只做了几分钟，然后觉得这事没劲就走开了。这样的事只发生一次。

这个梦揭示了在我的逆向移情中，来访者化身为我的"弟弟"，即化身为那个顽固的、违背我每个意愿和要求的弟弟。所以，当我的来访者拒绝接受我的解释和分析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好弟弟"了，我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会失控了。

案例（105）
失约的心理治疗师

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治疗的控制，以至于会忘记来访者的会谈。

如果偶尔失约，比如说一年中只有一两次，而且每次都是对不同的来访者，也许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位来访者失约两三次，就会对治疗进程造成巨大的影响。

我有一位来访者，他要求很高，相当挑剔。在与他的面谈中，他谈及了他前几任治疗师们是如何虐待他，以及其他一些使他失望的琐事。据他所说，有一位治疗师曾经爱抚过他。在他与我的面谈刚刚开始时，他就开始寻找我将会使他失望的种种迹象。当他进门时，会充满戒心地偷偷瞄着我，他的语速很慢，显得犹豫不决，而且反复推敲我的措词表达，好像是为了寻找任何背叛的蛛丝马迹。如果我沉默，他就对我的沉默表示质疑。如果我向右边看，他就会猜疑我为何看右边。如果我说话，他就对我说的话表示质疑。比如有一次我问他，对于某件事他感觉怎样？他回答说："那只是一个典型的套话吧。"

我反问："如果我问了一句典型的套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你并不真正关心我，你只是问教科书上的问题而已。"

"怎么才能使你相信，我是真的关心你呢？"

"我不知道。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见我没有立即回答，他继续说道："你瞧，你不理解我，你不理解为什么我来这里。"

每个星期的面谈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每周他拖拖拉拉地来到门口，经常迟到15—20分钟，对我察言观色一会儿。如果我问他为什么会迟到？理由总是地

铁延误，或者他不得不去参加了什么活动。这就是因为他对心理治疗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所产生的抗拒心理。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担心他的失约了。但起先我还并没有意识到我会有多么担心，我以为一切还在我的掌控之中。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要求更换面谈的时间。当他的治疗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已经出门购物去了。他像往常一样迟到，按了几次门铃，估摸着我大概把他给忘了。当我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后，打电话向他道歉。我没有说谎，我承认我忘了他预约的面谈时间，因为上星期他把治疗换到了其他时间，那时间恰巧是我经常用来做其他事情的空闲时间。在我看来，我只是单纯地因为这个原因而忘了。

然而，一个月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又过了一个月，我第三次失约。那时我已不能再将失约归咎于单纯的不小心了，尽管我很想那么做。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治疗的控制，以至于会忘记来访者的会谈。

最终，我意识到我内心是多么的恼怒。我一直在压抑自我，欣赏自己有多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来访者的不断猜疑、挑剔与阻抗。我告诉自己："让他继续表示他的猜疑，让他继续迟到吧，总有一天，他会意识到我和其他令他失望的治疗师不一样，那么他就会好转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他始终没有好转，于是我微笑点头。而在微笑点头的背后，怒气正在慢慢积累，而我自己却并不知道。

等到我认清这一情况后，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逆向移情。他激发了我曾经针对母亲而有的陈年旧恨。她总是不停地对她的儿子们说，她丈夫（我父亲）是一个酗酒的畜生。但一旦我和弟弟试图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被斥责。我们感到我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可笑的、幼稚的。这和来访者给我的感觉是同一类的，即让人有受挫感，让人恼怒。

这个来访者在我第三次失约后不久便离开了。我想他也会对他下一任治疗师谈起我。

案例（106）
犯困的下午

她的躲避具有传染性，她的凝视让人感到恐惧。

我告诉我自己，一切都是因为“那正是白天中的那个犯困时间”的缘故。那件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即使开着空调，我的办公室里还是非常热。我刚从某家泰国或中国餐厅用餐归来，我酒足饭饱，脑袋一片空白。我坐回我的椅子上，闭目养神。那时，门铃响了起来。

来访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压抑了许多怨气，都是关于她童年时期所遭受的体罚与虐待的事情。她曾经饱受她继父的拳打脚踢，甚至，不把她当人对待。她的母亲任由她继父那么做，出于自身的某种原因，她还讨厌自己的女儿。每当患者被虐待的时候，她还要克制住内心的怒气，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现。记得有一次患者表现出了生气的迹象，结果被打得比以往更厉害。所以她养成了温顺的脾气和轻声说话的习惯，而且总是避免做妨碍别人的事情。

她差不多是踮着脚尖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悄悄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我，那时我正坐在一个沙发上，但是她却没有选择坐在沙发上。她怕万一我化身成他继父那样来虐待她可就惨了，所以她不得不一直盯着我。她坐在那里看着我，用很轻的声音说话，以至于我不断地要请她重复。

治疗者在面谈中睡着有许多种原因。就这个案例而言，由于父母长期无视她的感受，她压抑了她的感情，尤其是她的怒气，所以她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再加上她对我的刻意防备，我的眼皮变得沉重。有一次，她发现我的眼睛合上了。我尚未打呼噜，但如果她没有叫醒我的话，我也许真的会睡过去。自然地，她脸上

流露出相当沮丧的神情。

“你希望我离开是吗？那样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不，没关系。对不起。这正好是一天中的那个慵懒时间。我在午饭后总是容易犯困。”

“我知道了。嗯……也许我应该把治疗时间换到其他时间。”

“没关系，我现在感觉挺好。你正说到你丈夫很晚还没回家？”

在接下来的面谈中，她变得愈加缄默。当她走出门的时候，她转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起初，我真的以为我之所以犯困，是因为这正好是一天中的那个慵懒时间的缘故。但是，当我仔细想来，我意识到这与患者紧张不安的凝视有关。她的躲避具有传染性，她的凝视让人感到恐惧。出现犯困现象，只是逆向移情时的一种行为表现。她的行为尽管没有唤起我对过去生活经历的记忆，然而更糟的是，我此种犯困的反应和通常人们对于她的行为表现所做的忽视反应一样(这点在我后来对她的提问中证实了)。她报告说，她一度感觉到自己像个透明人——事实上她主观上希望自己变成透明的物体，不想引起他人的注意。然而，一旦她成功地使自己变成透明人以后，她并不快乐，她记得别人经常无视她的种种情景。

所以，最终，我的犯困变成了治疗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引导我们深入地思考她带给我和其他人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人们会产生那种无视她的反应，它最初的根源又何在。



案例（107）
性挑逗

治疗师们的确会被性挑逗，而且他们无法控制自己。

这通常发生在年轻的心理治疗者身上，他们血气方刚，正值青年期性欲最旺盛的阶段。不时地，有来访者出现，轻轻叩击治疗师们无意识的性幻想。每当此时，治疗师们常会出现生理上的性爱反应。当然，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逆向移情的病理，不幸的是，关于治疗师受到性挑逗的话题，很少在心理治疗机构中被讨论过。治疗师们仅仅是被告诉不要被诱惑。然而，治疗师们的确会被性挑逗，而且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一个涉及到生物学规律的问题，非意志可以控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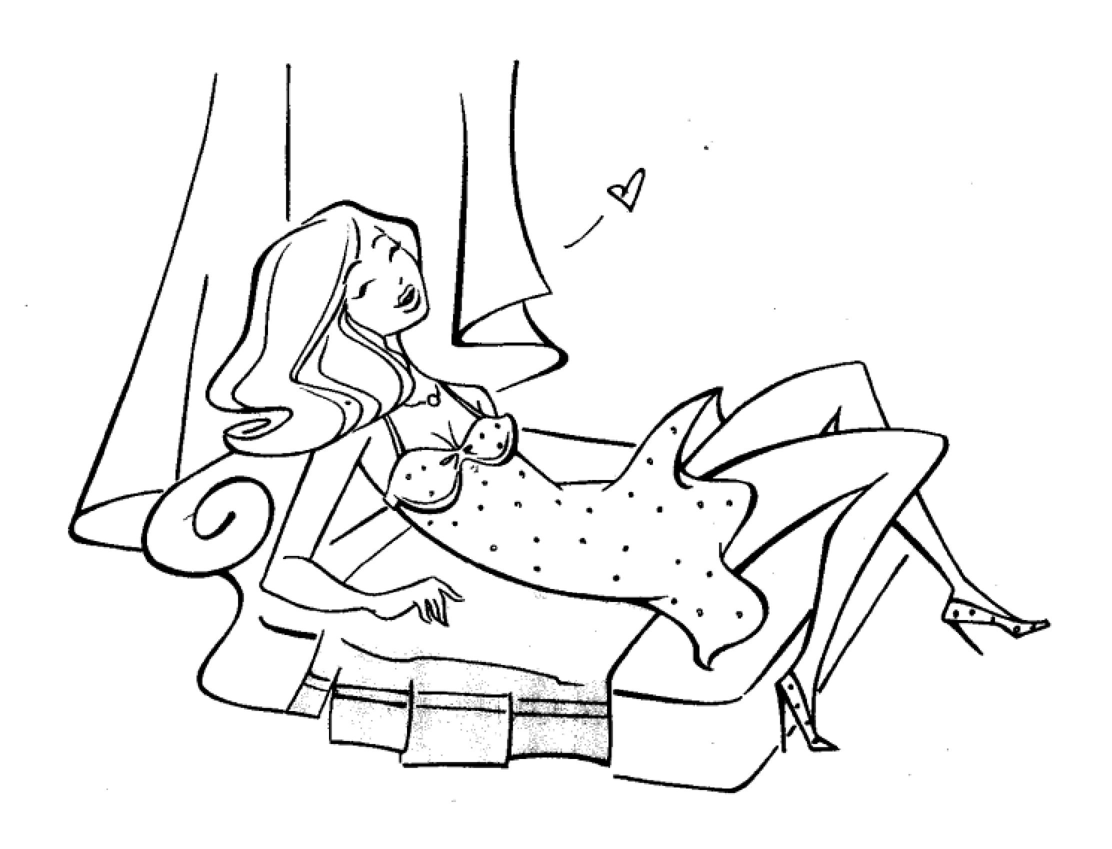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我的来访者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应召女郎。在治疗中的某一刻，她突然滑倒在躺椅里，伸开双臂打呵欠。就在那时，她的双腿分开，暴露出了内裤。我瞥了一眼那个地方，当我抬起头的时候，她正冲着我坏笑，说："我知道你们这些男人在想些什么。"她的某种姿势以及和那个坏笑组合在一起，启动了我体内的某个开关，还来不及得到任何警告，我的性冲动已经被挑逗起来了。

然后我试图通过交叉双腿来掩饰"证据"时，她笑得更欢了。最终我发问了，"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们这些男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努力试图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提问，可是我的声音显得有一点儿急躁了。

她讥笑道："呵呵，没什么。"

"是你说的，所以你一定是有所指。"

"别提了，忘了吧。"她开始继续谈别的事情，就在那一周之中，她打电话来



说她改变主意了，不想进一步治疗了。

我的其他案例中的女性来访者，当然也包括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也在我的办公室有过类似的表现，而我却没有任何性反应。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她的姿势和笑容，却变戏法似的唤起了我过去的记忆。在我5岁的某天，我闲逛进了浴室，恰巧撞见我的母亲，她坐在马桶上，门虚掩着。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她的外生殖器——下方有一簇黑色的绒毛。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性的性器官，并沉浸在我所窥见的兴奋之中。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的母亲坏笑着看着我，这是与那个应召女郎一模一样的坏笑。那个应召女郎的性挑逗唤起了我一种恋母情结的移情，问题就出在这里。

案例（108）
变成友人的来访者

每个走进我办公室的来访者都有其特定的磁场。

正如我先前写到过的，每个走进我办室的来访者都有其特定的磁场。某个患者会发出愤怒的振荡波，另一个会释放出性的能量，还有一个会营造出恐惧的气氛。在我治疗生涯的初始阶段，遇到过一位人格相当成熟而冷静的来访者。事实上我曾质疑她是否需要进行治疗。

她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于是照顾弟弟妹妹就成了她的职责。因此，她一直被迫发展一种成熟的性格。她不仅要照顾她的弟弟妹妹，还要扮演她母亲的“监护人／依赖者／拯救者”的角色。因为，她母亲患有慢性抑郁症而无法负担家庭职责，另外她还要被迫扮演她的母亲与她具有攻击性的父亲之间纠纷调节者的角色。在治疗过程中，她很快对我产生了移情，她将她自己视为我的“监护人／依赖者／拯救者”，而且她总是考虑到我的感受。她看我的方式就像一位母亲看着她有问题的儿子，好像她确切地知道我的内心感受。

我发现我向她披露关于我自己的私事过多了，对她也比对其他来访者的关系更好。我的家庭与她的很相似，有一个抑郁的母亲和一个攻击性的父亲。偶尔在她的催促下，我会告诉她一些我的家庭背景，当然不仅仅同病相怜，是让她知道我与她的境遇有共通点。她是一位极好的倾听者，而且很具有同情心，这很容易让我忘记我是治疗师，而她只是来访者。

当我出版了一本故事或诗集的时候，我送给了她一本。这看起来很自然，因为她似乎更像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来访者。那本书包含了我的自传和一些忏悔

诗，这成为了暴露我生活背景的新开端，我还通过其他很多方式来满足她的要求。她总是负债累累，不时地，我会和她作些交易：使她为我做些事情，比如为我的信封设计一个标志（她是一个艺术设计工作者）或买她一幅画来替代治疗费用。然而，随着我不断地满足她的要求，我开始感到越来越困难了。

不久之后，我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她的移情造成了我相应的逆向移情，我潜意识里有一种需要，希望被一位有智慧的、有同情心的母亲所拯救。但是在我幼年时期，这一愿望却以失望而告终。这种逆向移情促使我有那么一瞬间，过分看重来访者的那种希望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愿望。事实上，每当她表现出要援助我的同时，她也要求我接受她成为一名特殊的朋友，或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以便控制我来好好对待她，作为一种双方的交换。在她成熟冷静的外表下，是一个小女孩受伤和寂寞的心。她从幼年以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小女孩对待过，她对于无条件的接受与爱的渴望也从未得到过满足。这么多年来，她已经几乎可以完全抑制住内心中这个“小孩子”的需求了。

确实，我回想起来，她受过伤。在很多次会谈中，我分析了她的状况，向她解释其口唇期的需要如何没有得到满足，以及这是如何在她的移情过程中以及在与外界的交流中表现出来的。当我停止满足她以后，她才开始意识到其口唇期需要的受挫问题，并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愤怒感。直到那时，她才真正开始谈及被剥夺了童年期的感受。



案例（109）
心不在焉

当遇到有阻抗的来访者时，我就会心不在焉。

这是一名性格孤僻的年轻来访者，他戴了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头发早秃。在面谈中，他的声音始终轻微而低沉。“这个星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对治疗师低声说，“我对琳达说，而她说她的哮喘病好点了……我一直工作到很晚，到家很晚……我母亲打电话来让我这周末去吃饭。我不知道要不要去……你怎么看呢？我应该和她一起去吃饭吗？”

他持续地以这种单调的低音嘀咕了约10—15分钟，我已经跟不上他说话的节奏了。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问了一个很中性的问题，“你对此有何感受？”

“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感受，”他回答，“就像我平时的感受一样。”

“再告诉我一次。”

来访者把头转离沙发，说：“你是不是一直在听我说话？”

“当然。”我说，“我一直在听，怎么了？”

“嗯，你似乎注意力不集中。”

“我在听，请继续吧。”

当他继续说时，我试图找到在面谈中我总是心不在焉的原因。有时，当遇到有阻抗的来访者时，我就会心不在焉。但这个案例似乎不一样。我考虑了他的家庭教养背景，终于找到了原因。他是家庭中七个孩子中排行居中的那个，像个隐形的孩子，没人注意他。每当他在饭桌上说话时，就像没有人在说话一样；可是

每当他的哥哥说了什么，他们的父母以及其他孩子们都会注意到；而每当他的弟弟说话时，大家都会笑，认为他弟弟很可爱；然而他说话时，每个人仅仅只是打呵欠。于是他对他自己也发展出了一种相同的态度，例如在面谈中谈到他自己时，似乎对自己也毫无兴趣，经常会说："哦，这不碍事。"

我的逆向移情问题，表现在面谈过程中是一种情绪倦怠反应与注意力的分散，这是对于他自我忽视的一种反感。一旦我了解到这一点，我就会重新让他追溯到产生这种反应的问题根源上去，也修正了我"心不在焉"的治疗失误。



案例（110）
失去耐心

你不要插话，不要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这是一个等待的游戏。

无论什么时候，一旦治疗师们发现他们对来访者失去了耐心（并非主观故意的），他们就会当即打断来访者。那种情形通常都潜伏着逆向移情的问题，正如我曾经治疗过的一名男士一样。我一直不停地打断他，因为他总是不断地表示阻抗。

他对我的阻抗有许多种表现方式：每当我做出一种解释，他必定会拒绝接受；每当我提出一项建议，他必定会污蔑它；而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他都会用同样的问题反问我。然而，他对我最主要的阻抗方式是，不时地说起他并没有从治疗中得到任何东西。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打断他。

“我一直在考虑这次治疗，”他会这么说，然后不加停顿地继续讲下去，“我一直很怀疑这种治疗是否真的有所帮助，你认为这有用吗？我不那么认为。事实上，我认为我将请一段时间的假。人们会在治疗中请假吗？我的朋友理查德就请过一次假，他希望能有一段时间去体会如果没有治疗会是什么感受，我想那正是我想做的……”

更有甚者，在其滔滔不绝的言谈中，他会把我拉进去（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再把我推出来（又让他自己回答了自己）。几分钟以后，我郁结于胸中的怒气终于爆发了出来，当即便打断了他。

“你看，你一直在问我问题，然后又自己回答。”

“哦！真是的。我很抱歉，你说吧，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开始精心分析我所观察到的结果，他开始假装听着，事实上，他可能正在



幸灾乐祸，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惹火了我。他矛盾的说话方式，充满着阻抗情结，他用被动性攻击（无意识的做法）来挫败我，并试图得到我不良的反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次了。他假装在听，但到了下一次面谈的时候，他又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模式，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上次说的话一样。他的这种被动攻击行为模式可能会引起大多数治疗师类似的情绪冲动。我表现出的冲动，事实上毫无疑问就是我主观上的逆向移情，我有一个哥哥，他也总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对待我。

对于这类来访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在他进行这种仪式的时候，安静地倾听，不去中他的圈套，从而挫败他。你不要插话，不要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这是一个等待的游戏。你要一直等到他把你带回真实的世界。通常，这会在面谈的最后出现，因此他就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治疗时间。

“顺便问一下，你对于我今天说的有什么看法吗？”

正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我们的会谈结束了，下次再问吧。”

来访者会持续进行这个游戏。在下次面谈时，他并不会在开始的时候提问，还是会等到结束的时候来提。同样，正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我们的会谈结束了，下个星期面谈的开始时，请你再问吧。”

最终，在经过四五次或是十次这样的会谈后，他会在下一次会谈一开始就老谋深算地提起这件事。只有当他提起的时候，我的话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针对他这种被动攻击行为的解毒之药，就是以其人之道（被动攻击）来还治其人之身，而不要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方式（即插话打断）来失去自己的治疗耐心。

案例（111）
害怕被抛弃

她不直接与我目光接触，说话爱兜圈子，这些特征引发了我被抛弃的恐惧。

某天，我的一名来访者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已经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了。顿时，我心里很焦虑，胃里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纠结起在一起。她只说了没几分钟，就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花板。

"您今天似乎很难开始。"我说。

"是的。"她说。

又过去了几分钟。我胃里的结似乎更加紧了。最终，她叹了口气，开始说话了。

"我想我已经决定了。"她说。

那个结又多绕了几圈，我预计她会说她已经决定结束治疗。我正在头脑中酝酿着怎么回答。

"是关于治疗的事情吗？"我问。

她转过头看着我："不是，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试图隐藏起我的尴尬。"我只是猜想而已。那么你的决定是什么呢？"我继续问道，情绪很快恢复了过来。她不慌不忙地说："嗯，我想我要另外找一份工作。"

那个结解开了，我松了一口气，感到舒坦起来。

对于这位来访者，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每当她在会谈中沉默的时候，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每当她打电话来说要改治疗时间时，我更会有这种感觉。每当她在沙发上改变坐姿的时候，我也会产生这种感觉。我知道这与我5岁时被母亲抛弃的回忆有关。这是我主要的情结问题之一。那名来访者长得与我的母亲没有一处相像的，但她的那种犹豫不决与躲闪的姿态与我母亲的一模一样。例如，在面谈中，她不直接与我目光接触，说话爱兜圈子，这些特征引发了我被抛弃的恐惧。我总是有解不开的心结在那里。我知道那与我儿时的分离焦虑有关。甚至，有时这种感觉过于强烈，我便会说一些本不应该说的话。

幸运的是，在这个案例的发展进程中，这种失误不算太致命，治疗还可以继续下去。我及时克服了这种恐惧，并能够更好地控制住它，治疗才有了新的进展。



结语：《心理治疗师宣言》及其解读

读完本书《111个失败的案例——常见的心理治疗错误》后，不少读者会有这样的疑问：心理治疗者或咨询师本身也有不少的不健康心理因素，并且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心理咨询或治疗还有用吗？心理治疗者或咨询师这个行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把心理治疗者或咨询师看成是心灵的"天使"，他们是神圣的、圣洁的、具有超人的拯救力量、从来不会犯错，那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已经是在产生错误的移情观念了。心理治疗师是人，他（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她）要和我们一同生活，当然免不了犯错。既然是真实的人，也就有其弱点和"心病"，也会产生"职业病"。因此，他（她）在助人的同时也要助己，在治疗他人的同时努力"治疗"自己，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优秀的心理治疗者。什么时候心理治疗者和咨询师走下"天使"的神坛，卸下虚假的"超人"光环，即处理好移情和阻抗的问题时，心理治疗和咨询才能体现出其真正的存在价值。

本书的著者杰拉德·斯考尼沃夫有鉴于此，在本书的末尾附上《心理治疗师宣言》一文，对心理治疗的存在价值、咨询师和治疗者的自我真实性，以及他们的社会存在意义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积极的评价和"告白"。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有助于人们澄清有关心理治疗师的各种不切实际的观念，有必要认真解读一下。兹全文附录于下。

心理治疗师宣言

精神分析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攻击，最近，怀疑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疗法，甚至怀疑心理治疗的动向表现得尤其尖锐。弗洛伊德详尽解说了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者是做什么的，但他没有提到心理治疗师“是”什么。因此，我设计了这份宣言，一方面可以回应对弗洛伊德和心理治疗的攻击，另一方面则是想重申我对于成为一名治疗师持什么样的观点。

1．心理治疗师要拥有一个心智健全的声音

要拥有一个心智健全的声音，治疗师本人必须知道什么是“心智健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神错乱标准，不同的心理学家和治疗学派也有各自的诊断标准。如果一个学派自身不健全却自称是健全的，就会演变出形式独断的精神错乱。某个学派会说：“自尊就是健康，健康就是自尊，你知道这点就足够了。”而另一个学派会说：“有节制的攻击性就是健康，健康就是有节制的攻击性，其他都不重要。”又一个学派会说：“人际关系良好就是健康，健康就是人际关系良好，其他都微不足道。”这些主张和观点其实是从不同方面看同一事物。

心理治疗师的心智健全超越时间、地点和任何治疗学派。它是与自身的感情相融合但又不让感情支配行动；它能够区分理性防御与非理性防御；它能够理解真实的爱与自恋的爱；它是详辨事实与错觉、观念与意识形态、希望与迷恋、需要与沉溺的能力。它意味着能保持清醒和谦恭，知道自己何时处于疯狂，何时处于冷漠，并能加以处理。

2．心理治疗师是治疗的精通者

达到心理治疗精通的程度，意味着自身与环境达到了和谐一致。和谐意味着在生活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自觉接受；和谐意味着理解并消化个人

内心长久积聚的仇恨与轻蔑、追求正确和优越的需要、与我们认为最正确和优越的人结盟的需要。精通治疗的人知道自己有时是正确和优越的，有时是错误和低下的，当然通常他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精通治疗者没有政治信念、动机和信仰，他质疑所有的政治信念、动机和信仰。

心理治疗师有老年人的睿智和孩子般的天真，他了解追求短暂的满足是愚蠢的，所以他能够远离诱惑；他了解政治的本质是多变的，所以不会屈服；他觉察价值观的本质是狡猾的，所以不会轻易赞同。心理治疗师在来访者最激烈的辩论、恳求、诱惑和操纵面前仍能保持坚定的立场。

来访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他们以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召唤着爱和渴望，但治疗师知道此时让步就等于终结治疗。来访者可能会雄辩地想说服治疗师自己是“昆虫”，而治疗师是“小鸟”，此时治疗师必须表现出对他的特别体谅。他可能会主张治疗师和他一样是“昆虫”，所以应该和他一起来对抗世界上的“鸟类”；或者他会坚持认为他们两人都是“鸟类”，所以他鼓动治疗师一起来嘲笑世界上的“昆虫”。治疗师知道与来访者陷入这样的争论就是成为终结治疗的帮凶。来访者可能会哀嚎、哭泣、虔诚恳求，此时谁不马上对来访者加以抚慰，似乎就显得毫无同情心；但治疗者知道一旦屈服于这种操纵，就等于锁上了来访者的疾病之门，然后扔掉了钥匙。

治疗师既在来访者之上又在来访者之下；治疗师走在来访者前面一点但又不超越他太多；治疗者支持来访者但不在后面强行推他；治疗者挨来访者的揍，但从不回揍来访者。

3．心理治疗师是先导者

心理治疗师坚持理性，反对疯狂。当其他人头脑不清醒时，治疗师仍然保持稳定；当其他人在追赶新潮流时，治疗师仍坚持做不媚俗的事；当其他人在最新的思潮中狂欢时，治疗师却敢于触摸那些过去历经尝试并被证明是

正确的观念。当其他人转向那些非自然的事物，并称它们为自然事物之时，治疗师却避开那些非自然的事物，并再次肯定那些真正的自然事物。

治疗者静静地走向现实的而不是非现实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对少部分人，而且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好的；这条道路慢慢地带给人们满足，而非迅速带来幸福快乐；这是条信心之路，而非胜利之路。因此，即使其他人宣称时代已经改变，那些不随时代一起改变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落伍者，治疗师却静静地守护着那些已有的真知不变。治疗师不与群众对抗，只是简单而丝毫不受干扰地追随着传统的真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在黑暗中点燃一支小小的蜡烛。

古人说的很有道理："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一些表面的标准；只是人们和他的自我陶醉感改变了。所以来访者可能走进我的治疗室，充满自信和热情地说："我很正常。时代变了，如果你说我不正常，你就是在冒犯我。"我会回答说："去吧，去保持你的正常！我会待在办公室里，开着门，带着觉醒的心灵。如果你发现那条标记着"正常"的道路不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你就回到这里，我们可以再谈一次。先去走你自己的道路吧，改天再回到我这里来。"

4．心理治疗师是真理的守护者

治疗师让真理自然显现，而不去试图鼓动、引导、刺激或扭曲真理。治疗师不会把真理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柔和或者更冷酷，他只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真理现身。

因此，无论来访者说出了什么，在治疗师耳中听不到邪恶。如果一位来访者宣称他想做坏事，例如想伤害他母亲的生殖器官，治疗师应该目不斜视；如果一位来访者大叫她幻想她父亲、叔叔、三个远方表兄弟，在扬基运动场左边的靠墙地方与她进行口交，治疗师连眉毛也不抬一下；如果

一位来访者吃吃地笑着说,如果上帝死于痔疮那就太好了,治疗师的鼻孔既不会张大也不会颤动;即使来访者笑得非常灿烂,脱口而说出治疗师是人道主义的抽水马桶,这也丝毫不会惹恼治疗师。就当是来访者放了个屁,并随即飘入了宇宙黑洞——是的,治疗师的嘴既不会为此闭得更紧,也不会为此分泌出更多的唾液。

5. 做一个真正的心理治疗师

当然,没有人可以完全达到以上这些标准。但这是我们想要逐渐靠拢的一个理想目标,是否能够达到需要碰运气了。有时候,治疗师会避重就轻,附和社会上的一些非理性合唱,甚至迷失自己的方向,跟随时尚而改变自己的标准,为了感觉更舒适而歪曲令人不快的事实。但在那些时候,他就不再是位治疗师了,他已经加入了制造虚假希望的行列,也加入了功利性的把治疗人视如快速修理"机器",以及移置仇恨和盲目自负者的行列。

总而言之,治疗师将会宽恕他自己,宽恕来访者,宽恕整个世界,回归到最谦恭温顺、最天真质朴的自我。他知道,最终,在所有的心理分析进行之后,在所有的干预实施之后,治疗师仅仅还是一个治疗师——是人类巨大有机体中的一个微小部分,宇宙细胞中的一个小细胞。他知道每个细胞相互联系,没有哪个细胞比其他细胞更重要。每个细胞都有它的使命,并努力为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仅仅为了这一使命——而生活着。

这是一篇文字幽默生动但又很严肃真挚的宣言，作者的行文有一种古道热肠、铁肩担道义的独立不羁的风格，全文为心理治疗师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工作做了形象的界定：心理治疗师应具有心智健全、精通各种治疗技术、坚持真理等重要品质，还必须做一个人生的先导者和有真实自我的人。这些见解对于心理治疗者和咨询师的自我发展和修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前所述，心理治疗师有时会自我感觉过好，治疗取得一点儿或大或小的进展，常常会忘乎所以；然而一旦遇到挫折，或者遭受攻击以及不理解的言行，又会丧失自信。此外，在长期的心理治疗和咨询工作中，治疗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也会有所耗损，或者出现精神障碍。但只要他（她）保持着本书著者杰拉德·斯考尼沃夫所说的“心智健全”的品质，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健康受损了还可以自我调节回来；自我感觉太狂热了，可以省悟过来；遇到挫折了还可以重振旗鼓，并不会轻易丧失自信。即心理治疗师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与时俱进，不断地追求真知。所以心理治疗师的第一素质应该是“心智健全”。

当然，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还应热爱自己的专业，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兢兢业业，即具有“敬业”精神。他（她）要精通或熟练各种治疗技术，并能将它们综合运用，而不是固步自封，固执己见，把一派或一己的治疗技术吹得神乎其神，如同武侠小说中的武林帮派似的，变成互不干涉、自我吹嘘的“独门秘技”；或者拉山头，搞宗派，把心理治疗事业搞成谋私利的小团体活动。心理治疗和咨询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治疗技术是归属于这个社会的人民大众的。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心理治疗师是患者的人生先导，他（她）有时是患者的楷模和“导师”，但如本书著者杰拉德所说他（她）“走在前面一点”，但又不远离患者；“治疗师既在来访者之上又在来访者之下”；他不是“神灵”、“天使”或“超人”；他坚持真理，又具有真实的自我，这些论述都是很有真知灼见的。也许要做好“治疗师”，先要学会做“人”。这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提出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专业人员15条素质标准：

（1）优秀的心智与判断力；

（2）永不枯竭的新鲜感、好奇心和自学态度；

（3）不把人作为机械的治疗对象，关爱人和充满人性化；

(4) 具有洞察自我的人格特征，以及幽默乐观的态度；

(5) 有独创性和柔韧的思考力；

(6) 能感受人们的动机复杂性和形成因素；

(7) 宽容、谦虚；

(8) 与周围的人保持一种良好、温暖的人际关系；

(9) 勤勉、有规则的工作习惯，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

(10) 有责任感；

(11) 反应敏捷而有协调性；

(12) 有综合思考力、自制力和安定性；

(13) 有识别各种伦理价值观的感觉；

(14) 具有丰富的人文修养背景，教养深厚；

(15) 对心理学，特别是对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有极大的兴趣。

这15条标准要求很高，也很严格，把杰拉德·斯考尼沃夫《宣言》中的五条要求都包括在其中了，能做到这些，他（她）就是一个人世间最优秀的、最理想化的，即最完美无缺的心理治疗师了，这是常人难以企求的境界。但我认为，由于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职业特殊性质，他（她）与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打交道，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有益处的，也是必需的，如果缺少了理想化的标准，也就没有了今后发展的动力。正如本书著者所说的，心理治疗师要有一种追求真理、完善人性的“使命感”。

我觉得做一个普通的、真实的心理治疗师，除了要具备杰拉德·斯考尼沃夫的五条标准以外，还要有一个特质——即自我内在的“第三只眼睛”，它能客观地洞察和分析自我，如同心理诊疗室的监视录像机一样。自我观察，自我督导，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使我们减少犯像本书中“111个失败的案例”这样的常见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心理治疗领域一本非常珍贵的教材，起到无数心理治疗理论书籍所无法起到的作用。认真研读本书，你一定会得到许多的人生真知灼见，开启人生智慧的大门。

徐光兴

于华东师大心理健康辅导中心